丹丹俗

鉛鉛

雜續

錄錄言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丹鉛雜錄

楊慎撰

本館據函海本排印初編各叢書僅有此本

吳郡顧其志、作攬薤微言。具載升菴以丹鉛名錄之義。謂中古犯罪者。以丹書其罪。魏律、緣坐爲工樂雜戶者。皆用赤紙爲籍。以鉛爲卷軸。升菴名在赤籍。故寄意於此。然則是書之作。其在先生入滇以後乎。觀其名、可照其志矣。攷先生著書目錄中。以丹鉛命名者。凡十種。有丹鉛錄、總錄、要錄、摘錄、閏錄、餘錄、續錄、別錄、賸錄、等名。而丹鉛雜錄、人多未之見。所見說郛。則寥寥數頁而已。余家舊有雜錄十卷。其書不名一體。大率皆記註文字。筆之於篇。故曰雜也。獨恨焦竑升菴外集之刻。意在表章升菴。而擇之不精。遂至以雜錄之半。闌入字學中。不知所謂字學者。皆升菴韻書。如轉注古音之類。非可以雜錄混之也。余故取家藏本。急梨之。以正焦氏之謬。而並攄丹鉛命名之意於簡端。童山李調元序。

丹鉛雜錄卷一

明 成都 楊 愼 撰

嚴君平註老子

嚴君平註老子。其文奇。世多未見。如云肝膽爲胡越。眉目爲齊楚。又云。生不枉神。死不幽志。又云。天地億萬。而道王之。衆靈赫赫。而天王之。倮者穴處。而聖人王之。羽者翔虛。而神鳳王之。毛者蹏實。而麒麟王之。鱗者水居。而神龍王之。介者澤處。而鼈龜王之。百川並流。而江海王之。又云言爲禍厄。默爲害工。進爲妖式。退爲變容。管鼎一臠。可知其味也。

莊子憤世

莊子憤世嫉邪之論也。人皆謂其非堯舜。罪湯武。毀孔子。不知莊子矣。莊子未嘗非堯舜也。非彼假堯舜之道。而流爲之喙者也。未嘗罪湯武也。罪彼假湯武之道。而流爲白公者也。未嘗毀孔子也。毀彼假孔子之道。而流爲子夏氏之賤禮。子張氏之賤儒者也。故有絕聖棄智之論。又曰。百世之下。必有以詩禮發家者矣。詩禮發家。談性理而疾行利者以之。其流最盛于宋之晚世。今猶未殄。使一世之人。吞聲而暗服之。然非心服也。使莊子而復生于今。其憤世嫉邪之論。將不止於此矣。

郭象注莊子

昔人謂郭象注莊子。乃莊子注郭象耳。蓋其襟懷筆力。略不相下。今觀其注。時出俊語。與鄭元之注檀弓。

亦同而異也。洪容齋嘗錄檀弓注之奇者于隨筆。予愛郭注之奇。亦復錄於此。如逍遙篇注云。大鵬之與斥鴳。宰官之與御風。同爲累物耳。養生主注云。向息非今息。故納養而命續。前火非後火。故爲薪而火傳。又以生死爲寤寐。以形骸爲逆旅。又云。多賢不可以多君。無賢不可以無君。又云。通彼而不喪我。卽所謂惠而不費也。又云。天性在天資乃開。又云。堯有亢龍之喻。舜有卷偻之談。周公類之走狼。仲尼比之逸狗。又云。律呂以聲兼形。元黃以色兼質。又云。生之所無以爲者。分外物也。知之所奈何者。命表事也。此語尤精。可比於荀孟。又云。草不謝榮于春風。木不怒凋于秋天。李太白用爲詩語。而人不知其本於子元也。

賈子韻語

賈子曰。君子重襲。小人無由入。正人十倍。邪僻無由來。又曰。見祥而爲不可。則祥反爲禍。見妖而迎以德。則妖反爲福。皆極文字之妙。

王嘉

隴西處士王嘉。隱居倒虎山。有異術。符堅迎之入長安。按嘉字子年。今世所傳拾遺記。嘉所著也。其書全無憑證。直構虛空。首篇謂少昊母有桑中之行。尤爲悖亂。嘉蓋無德而詭隱。無才而強飾。如今之走帳黃冠遊人羽客。僞藥欺人。假丹誤俗。是其故智。而移於筆札。世猶傳信之。深可怪也哉。嗚呼。子書之奧妙不傳者何限。而今乃傳鬻子。子華子。唐詩之佳而不行者無算。而世乃盛傳許渾、胡曾。小說之可觀者多矣。而天寶遺事。杜詩僞蘇注。至名家亦爲所惑。且引用焉。噫。

太元非擬易

孫明復曰。揚子雲太元。非準易。乃明天人始終之理。君臣上下之分。蓋疾莽而作也。桓譚曰。是書也。可與大易準。班固曰。經莫大於易。故作太元。使子雲被僭經之名。二子之過也。

天鬪天總

潛夫論。世主欲無功之人而強富之。則是與天鬪也。況使無德之人、與皇天鬪、而欲久立。自古以來。未之嘗有也。又曰。民安樂則天心總。天心總。則陰陽和。此皆格言也。天鬪天總。文字尤奇。

蟪蛄蜩螗

說苑、載孔子曰。蓬山十里。蟪蛄之聲。猶尚在耳。言政事之惡譁而喜肅也。夫蟪蛄之聲。必在山林之地。蓬山十里。則朝市矣。市有蟪蛄之聲。則朝有蜩螗之沸。政之譁也甚矣。史記云。魯之衰也。洙泗之間、蓋斷斷如也。斷斷。爭之意。卽孔子之所謂譁也。

鹵莽滅裂

莊子謂耕之不善曰鹵莽。耘之不善曰滅裂。鹵、剛鹵之地也。耕剛鹵之地、必加功。呂覽耕道篇。所謂強土而弱之也。莽、草莽之地。詩所謂載芟載柞。乃善耕也。不治其剛鹵。不芟其草莽。是曰鹵莽之耕耘以去草。古有烏芸之說。如烏俯而喙食。乃善芸也。呂覽善耘者。長其兄而去其弟。兄、嘉禾也。弟、荼蓼也。不善耘者。長其弟而去其兄。是滅也。裂者、幷其土而扣之。

喬宇嵬瑣

嘉靖初給事中張翀上疏言時政中論學術不正一條有喬宇嵬瑣之語上以此四字問內閣值慎在史館即取荀子非十二子篇以復敬所蔣公喜曰用修之博何減古之蘇頲乎近日之學謂不必讀書考古不必格物致知正荀子所謂喬宇嵬瑣者也

論衡

論衡孔子出使子路齎雨具子路問其故孔子曰昨暮月離畢他日孔子出子路請齎雨具孔子不聽出果無雨子路問其故孔子曰昔者月離其陰昨暮月離其陽故不雨史記仲尼弟子傳亦載此事而刪除子路問其故以下數句蓋文有以含蓄不盡爲工者若莊子數九淵之目而止列其三今子書九淵具陳說盡則索然無味矣

逐鼓

宋儒語錄今之古文如舞逐鼓人多不解爲何語按元人樂府有村里逐鼓之名宋人樂苑有衙鼓格圖官衙嚴鼓之節也衙訛爲逐曲名村里逐鼓者以村里而效官衙其衣裝聲節必多可哂者以是名之語錄云如舞逐鼓者謂舞古人之樂而效古人之言如村人學官衙鼓節也

戲婦

抱朴子疾謬篇云世俗有戲婦之法於稠衆之中親屬之前問以醜言責以慢對其爲鄙瀆不可忍論或

壁以楚撻。或弊足倒懸。洒客酬酢。不知限劑。至使有傷於流血、蹉折支體者。可歎也。古人感離別而不滅燭。悲代親而不舉樂。禮論娶者壺而不賀。今既不能動蹈舊典。至於德爲鄉閭之所敬。言爲人士之所信。宜正色矯而呵之。何爲同其波流。長此敝俗哉。今此俗世尚多有之。娶婦之家、新壻避匿。羣男子競作戲調。以弄新婦。謂之謔親。或裹裳而鍼其膚。或脫履而覩其足。以廟見之婦。同於倚市門之倡。誠所謂敝俗也。然以抱朴子考之。則晉世已然矣。歷千餘年而不能變。可怪哉。

康節不信命

張橫渠喜論命。因問康節疾。曰。先生推命否。康節曰。若天命已知之矣。世俗所謂命。則不知也。康節之言如此。今世游食術人。妄造大定數。蝨子數。託名康節。豈不厚誣前賢。

五代史學史記

嗚呼。自唐失其政。天下乘時。黥髡盜賊。兇兇巍巍。吳蜀南唐。姦豪竊攘。蜀險而富。漢險而貧。閩陋荊蹙。楚開擘服。劍剽弗堪。吳越其尤牢牲視人。嶺蛋遭劉。百年之間。並起爭雄。山川亦絕。風氣不通。語曰。清風興。羣陰伏。日月出。燔火息。故眞人作。天下同。右六一公五代十國世家序也。其文豐約中程。精彩溢目。殿文第一篇也。李耆卿謂公之五代史。比順宗實錄。有出藍之色。似矣。然不知五代史。本學史記。非學韓也。古云。學乎其上。僅得其中。俗云。攀高一丈。牆打八尺。信其然乎。

綱目減字

司馬溫公資治通鑑云、補闕喬知之有婢名碧玉、美色善歌舞、知之爲之不昏、昏與婚、古字通用、蓋言知之惑溺此婢、不娶正室也、綱目去不字而云知之爲之昏、蓋誤以婚姻之昏、爲昏惑之昏也、字義不明、文理不通矣、綱目似此類極多、蓋朱子門人趙師淵奉師命所編、朱子固無與也、師淵史學既非所長、而古文又未經心、其疎舛固宜、今人以爲出於朱子、合於春秋、殆魏子牟所謂承餘竅之鄙夫、誠可笑也、

史傳遺事

張唐英論王威、高君雅、在晉陽謀誅李淵、爲隋之忠臣、胡安國論五代宋令珣死事之跡、歐陽公遺之、予觀郭忠恕、初事湘陰公瑩、爲郭威所殺、忠恕佯狂遁去、亦清節之士也、史皆不能表章之、噫、若此者、亦不幸矣、

李密陳情表

李密陳情表、有少仕僞朝之句、晉備者、謂其篤於孝而妨於忠、晉見佛書引此文、僞朝作荒朝、蓋密之初文也、僞一字、蓋晉改之以入史耳、劉靜修詩、若將文字論心術、恐有無邊受屈人、蓋指此類乎、近日趙宏作令伯祠記、辨僞朝字、惜未見此、

微子面縛

史記宋世家、武王克商、微子肉袒面縛、左牽羊、右把茅、亡弟恢讀史至此、謂予曰、微子有四手、兄知之乎、予曰、書傳未聞、乃笑曰、使無四手、何以既面縛、而又有左手牽羊、右手把茅乎、然究言之、皆必無之事、肉

袒面縛。出於左氏。乃楚人以誅莊王。受鄭伯之降。借名於武王。而誣微子也。史云。微子抱祭器而入周。既入周矣。又豈待周師至、而後面縛乎。又究而言之。抱器入周。亦必無之事。劉敞曰。古者、同姓雖危不去國。微子、紂庶兄也。何入周之有。論語云去之者。去紂都也。雖去不踰國。斯仁矣。

秀胤多能

北史、稱崔浩氐纖慵弱。胸中所懷。乃過甲兵。不如說苑稱孫叔敖秀胤多能四字。文而不贅。先秦文人造語。如商鼎周鼎因物賦形。文質得中。後世不朴則雕矣。

皐夔讀何書

王安石與公卿爭新法曰。君輩坐不讀書耳。趙閱道折之曰。皐夔稷契。所讀何書。此言未足以折安石。皐夔豈不學者耶。若折之曰。相公誤矣。共工、驩兜、孔光、張禹、豈不讀書耶、則能折其口、而理亦協矣。

漢辭深厚

貢禹乞骸。元帝詔答之。引傳曰。亡懷土。所稱傳者、卽論語小人懷土之文。易小人二字作亡。蓋嫌於以小人稱其臣。漢世訓辭深厚。皆此類也。後世平交間辨難之文。卽如怒罵。況君臣之間乎。

宋主禮儒臣

宋之君、崇禮儒臣、過於漢唐。正史之所遺者、有二事。其一、眞宗臨楊礪之喪。降輦步吊。重其介清也。其二、富弼母卒。仁宗爲之罷春宴二事。雖三代令王。不過此也。其後徽宗之待蔡京、王黼。南安之待秦檜、侂胄、

似道恩禮倍此然前之則如蕩子之交狹客後之則如弱主之畏豪奴豈曰榮遇美事乎書之祇辱

讀書不求甚解

晉書云陶淵明讀書不求甚解此語俗世之見後世不曉也余思其故自兩漢來訓詁甚行說五字之文至於二三萬言陶心知厭之故超然眞見獨契古初而晚廢訓詁俗士不達便謂其不求甚解矣又是時周續之與學士祖企謝景夷從刺史檀韶聘講禮城北加以讐校所住公廨近於馬肆淵明示以詩云周生述孔業祖謝響然臻馬隊非講肆校書亦以勤蓋不屑之也觀今詩云先師遺訓今豈云墜又曰詩書敦夙好又云游好在六經又云汎覽周王傳游觀山海圖其著聖賢辟甫錄三孝傳贊考索無遺又跋之云書傳所載故老所傳盡於此矣豈世之鹵莽不到心者耶予嘗言人不可不學但不可爲講師溺訓詁見淵明傳語深有契耳

丹鉛雜錄卷二

永嘉前文字

爾雅出於漢世。正名命物。講說者資之。於是有訓詁之學。文字之興。隨世轉易。務趨便省。久後乃或亡其本。三蒼之說。始志字法。而許愼作說文。於是有偏傍之學。五聲異律。清濁相生。而孫炎始作字音。於是有音韻之學。篆隸古文。爲體各異。秦漢以來。學者務極其能。於是有字書之學。

文字

王晏古今通論。見意林。云。倉頡造書。形立謂之文。聲具謂之字。許叔重云。獨體爲文。合體爲字。李登云。物相雜故曰文。文相滋故曰字。

雨粟鬼哭

王充嘗辯雨粟鬼哭之妄云。河圖洛書。聖明之瑞應也。倉頡之制文字、天地之出圖書。何非何惡。而令天雨粟。鬼夜哭哉。使天地鬼神惡人有書。則其出圖書非也。此乃正論。漢書緯書。又云。兔夜哭。謂憂其毫將爲筆也。堪一笑。

焚惑不識古文

類苑云、古文自變隸。其法已錯亂。後轉爲楷字。愈訛。殆不可考。如云有口爲吳。無口爲天。吳字本從口從

天非從天也。後世謬從楷法言之。予又嘗戲謂吳元濟之亂、童謠有小兒天上口之讖。又如董卓爲千里草。十日卜王恭爲黃頭小人。皆今世俗字。非古文也。史謂童謠乃熒惑星爲小兒造謠。審如此。熒惑星亦不識古文乎。蘇易簡云。神不能神。隨時之態。

陳熊序語

陳了翁、序張謙中復古編云。經天緯地之文。不在止戈之後。閑邪窒慾之義。不假皿蟲而知。其覺也。元熊朋來序信父鐘鼎篆韻云。周公之時未改籀。尙存科斗之書。其語皆相似。非相蹈襲。理則然也。

說文引孔子

說文引孔子之言甚多。如狗叩也。叩氣吠以守。又曰視犬之字、如畫狗也。又曰。牛羊之字、以形舉也。又曰。黍可爲酒、禾入於水也。又一貫三爲王。此類恐未必孔子之言。班固所謂宗師仲尼。以重其言也、

棗棘象形

說文。重束爲棗。並束爲棘。洪邁曰。棘與棗類。棘之字兩束相並。棗之字兩束相承。沈括曰。棗棘皆有刺。棗獨生高而少橫枝。棘則生卑而成林。以此爲別。其文皆從束。束音刺。木芒刺也。束而相戴。立生者棗也。束而相比。橫生者棘也。不識二物。觀文可辯。古人制字之妙。義如此。孔子曰。牛羊之字、以形舉也。又曰。視犬之字如畫狗也。棗棘二字。亦何異於畫二木哉。

字體相易

六書合體爲字。上下左右。可以相易。如秋之與炓。鼏之與鼒。相易而音義同。惟重束爲聚。並束爲棘。日乘千爲旱。從日爲旰。此則不可易。又不知何說也。

古字異構

平秋、馬融本作萉秋。棄飫、左傳注作棄飽。蕭茅、晉注作茜茅。蔓菁、周禮注作菜菁。

王起

王起。唐貞觀時人、博學有聲。太宗嘗撰字試之。起曰。臣於世間字。所不識者、惟八駿圖中數字耳。按八駿諸名。具列子。華騮作服駬。白義作白蟻。秦丙作奔奔。注引石經。又怪不可詰。起謂之不識者。蓋謂其不合六書之義。不了了耳。

亢倉子古字見藝林伐山

鸐爲。冢。終。挚。悸。炙。害。鈴。萬。鼒。共。玨。瞻。訊。孰。家。衡。衆。終。

俊迭

古毘陵志有漢司農劉夫人碑文。許邵所製。存者僅百十字。中有俊迭二字。不知何音義。又酒官碑有厽字。亦不知識。書以詢知者。

八分書厽字

蜀夾江縣有酒官碑。今狐世弼所書。字畫有漢魏法。其中有云。南由市入爲閘。北抵湖出爲厽。閘中之館。

厽字不知何音義。錄于此。以俟博洽者問之。唐韻厽即亦字。

崔希裕略古

二水爲委。三水爲涉。四水爲散。見崔希裕略古。淼今音渺。古音涉。

晟夜字

夙夕爲夜。其夕惕乎。曰辰爲晟。其日乾乎。造書者深於易矣。

字義

所、鐵砧也。从斤。別作鎖。賚矣。棘、同市也。自東而復於東。故从兩東。官曹之曹。从棘、其音義可知。今別作曹、賚矣。源委之委。从兩水。火焰之焰。从兩火。可以類推。〇以中爲仲。以說爲悅。後人以亂旁爲舌。揖右無口。龜龜从龜。奮奪从雀。席中从帶。惡上安西。鼓外設皮。鼜頭生鼓。離則配禹。壑乃施谿。巫混經旁。皐分澤外。獵化爲獦。業左益土。靈底著器。其何法哉。

荊公字說

王荊公好解字說。而不本說文。妄自杜撰。劉貢父曰。易之觀卦。卽是老鸛。詩之小雅。卽是老鴉。荊公不覺欣然。久乃悟其戲。又問東坡。鳩字何以從九。東坡曰。鴟鳩在桑。其子七兮。連娘帶爺。恰是九个。又自言波是水之皮。公曰。然則滑是水之骨也。

轉注

唐王叡炎穀子云。滑稽者。轉注之器也。若漏巵之類。以比人言語捷給。應對不窮也。余按古六書轉注。亦取應物不窮之義。

音韻之原

或問余音韻之原。余曰。唐虞之世。已有之矣。舜典曰。聲依永、律和聲、是也。元首喜哉。股肱起哉。百工熙哉。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熙之叶喜起。明之叶良康。卽吳才老韻之祖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於我有何力哉。卽沈約韻之祖也。（王充論衡。作帝於我有何力哉。力字上文。息食爲韻。列子作帝力於我何有哉。恐是傳寫之倒。）大凡作古文賦頌。當用吳才老古韻。作近代詩詞。當用沈約韻。近世有倔強好異者。既不用古韻。又不屑用今韻。惟取口吻之便。鄉音之叶。而著之詩焉。良爲後人一笑爾。

李涪譏陸法言

唐李涪云。後魏李啓、撰聲韻十卷。夏侯諸撰四聲韻略十二卷。至陸法言、採諸家纂述、而爲己有。原其著述之初。士人尙多專業。經史精練。罕有不述之文。故切韻未爲時人之所急。後代學問日淺。尤少專經。或捨四聲。則乖筆多礙。自爾遂爲切要之具。然吳音乖叫、不亦甚乎。今依之以上聲呼恨。去聲呼恐。與若存不爲有識者所笑乎。夫吳氏之言。如病瘖風而噤。每啓其口。則語淚喎吶。隨聲下筆。竟不自悟。涪之言若此。譏之甚矣。然陸氏所著。亦本先儒。觀其注云。徐邈讀。鄭司農讀。劉昌宗讀。示不敢臆說也。如越廣之越音活。華而皖之皖音滑。隆準之準音拙。假借之假音嫁。牢愁之愁音曹。玉轡啾啾之啾音銚。皆有據證。非

盡屬吳音。涪之譏亦過哉。

音辭篇略

顏之推音辭篇略。于九州之人言語不同。自春秋標齊言之傳。離騷有楚辭之經。蓋其較明之初也。南方水土和柔。其音清舉而切詣。其失在浮淺。北方山川深厚。其音沉濁而訛鈍。其得在質直。然冠冕君子。南方爲優。閭里小人。北方爲愈。此其大較也。若易服而與之談。南方士庶。數言可辨。隔垣而聽其語。北方朝野。終日難分。蓋南染吳越。北雜夷虜。皆有深弊。不可具論。其謬又曰。兄當爲所榮切。今俗不行此音。亦古語之不可用者。又曰。北人之音。多以舉莒爲矩。李季節云。齊桓公與管仲、謀於臺上。謀伐莒。東郭牙望桓公口開而不閉。故知所言者莒也。然則莒矩必不同呼。此爲知音矣。又曰。焉字鳥名。或云語詞。葛洪要用字苑。始分其別。若訓爲何。訓爲安。當音於愆反。音鄢。於焉逍遙。於焉嘉客。焉用佞。焉使不及是也。若送句及助辭。當音矣愆反。音烟。故稱龍焉。故稱血焉。有民人焉。有社稷焉。託始焉。爾昏鄭焉依是也。

安字義

古文安爲語助。猶言抑也。或作安。或作按。荀子、安特將學雜職志順詩書而已。禮記三年問作焉。戰國策、秦與韓爲上交。秦鴈安移于梁矣。秦與梁爲上交。秦鴈安移于趙矣。呂氏春秋。吳起謂商文曰。置直爲臣

丹鉛雜錄卷三

字音

宋元章晉史云。五音六律十二宮。旋相爲君圖。極精微。夫五音之出于五行。自然之理。管仲深明其指要。著其形似。沈約只知四聲。求其宮聲不得。乃分平聲爲二。以欺後學。幾于千年無人辨正。愚陋之人。從而祖述。作爲字母。謹守其說。故以東冬爲異。中鍾爲別。以象爲獎。以動爲董。因其吳音。以蹔後學。莫之能正。余於是以五方立五音。求五行。乃得一聲於孟仲季位。因金寄土。犁然明白。字字調聲。五音皆具。削去平上去入之號。裒以角宮商徵羽之名。有聲無形。互相假借。千歲之後。疑互判清。太初漏露。神姦鬼祕。無所逃形。著曰大宋五音正韻。

字音正訛略

孫愐示兒編云。晉音訛楚。音凶、作蛩音非。俗以娀松爲戎。以鄱訾爲晉。以軺遙爲迢。以蔆蓩爲侵。以譜補爲普。以煞蓩爲欣。以覩見爲閱。以叅糯爲耐。以葯擸爲約。以屈橘爲諰。以唶窄爲昔。以薁科爲戈。

一音無複字

乖、齋、開、歪、腮、○買、揣、改、矮、歹。

空有四音

一字有四音。平聲音枯公切。說文、竅也。天曰太空。紗名方空。從平聲。上聲音孔。考工記。函人眠其鑽空。舜紕穿爲匿空、旁出。莊子。譬空之在天澤。注、小穴也。張騫傳、樓蘭姑師小國、當空道。柳子厚祭張舟文。空道北出。式遏蠻陬。大宛傳曰。張騫鑿空。皆音作上聲。去聲音控。詩、不宜空我師。論語、其庶乎屢空。揚子、酒誥之篇俄空焉。唐詩、潭影空人心。又曰、天空霜無影。皆音去聲。入聲音窟。古者穴地穿崖而居。謂之土空。司空官名。居四民、時地利也。故曰司空。周禮注、司空、主國空地以居民。空地卽窟地也。天上星有土司空。亦映地之土穴。詩曰。陶復陶穴。又曰、曰爲改歲、入此室處。室卽土空也。冬時萬物閉藏。故司空之官屬冬。

尊宗同音

古帝尊盧氏。一作宗盧。宗尊古通用。故賈逵以宗盟爲尊盟。穀梁以伯宗爲伯尊。

宗升同音

儀禮注、布八十縷爲一宗。宗、古之升字也。按古音升作宗。易彖傳曰。天險不可升也。與以剛中也叶。是其證。

榜字有四音

榜字平音作邦。船艚也。又併船也。江賦、宇宙澄寂。八風不翔。舟子于是搦棹。涉人于是檝榜。又江湖中兩船相倚曰榜。今江湖中盜暗曳船行劫、曰抽榜。是也。又音彭。所以轉正弓弩。見柳文注。又音綁。答也。又音滂。進船也。

離字義

字義之多者。莫如離。離別。通訓也。卦見易。黃離。倉庚。見說文。大琴曰離。見爾雅。流離、鳥名。見毛詩注。前長離而後脩皇注。長離、鳳也。見相如賦。纖離、馬名。見李斯書。侏離、夷語也。見史記。陸離、散亂參差也。見文選。木名、見孔子世家。水名、見地理志。人姓。見氏族志。江離、草名。接離、冠名。此皆字書已引者。予又見公羊傳。二人會曰離會。謂各是所是。各非所非。不能定也。此離義與二鳥離立之離同。

龜玆朱龜

鄭樵通志略、篆書龜。楷作龜。龍子有角曰龜。無角曰虯。西域有龜玆國。漢隸有侏龜碑。皆此字。今皆作龜。非。國字亦从龜。今从龜亦非。

治字音

治、古音遲。如治國之治、及官名治中之治。又諺曰。有病不治、乃得中醫。可證也。轉音作稚。如蜀刺史治成都、揚州刺史治會稽、是也。又六朝詩話云。錢唐杜明師、夜夢東南有人來。入其館。是夕靈運生於會稽。其家以子孫難得。送靈運於杜治舍之。十五方還。故名客兒。詩家稱謝客是也。注。治音雉。奉道之家靖室也。○今按道室稱治。猶今之觀也。又奉道之室、曰化。蜀有文昌二十四化。又有主簿化。化也。治也。猶今之曰宮曰觀耳。然亦罕知之。○又音怡。水名。漢雁門郡陰館縣。治水所出。東入于海。

祇有兩音

祇有兩音。音岐者神祇之祇。音支者訓適、是也。如詩亦祇以異。楊子、茲苦也。祇其所以爲樂與。並音支。杜詩韓文、或書作祇。而俗讀曰質。如祇言池未滿。祇是照蛟龍。祇如閒信馬。皆當平音。至如飄泊南庭老。祇應學水仙。不作平聲讀可乎。俗又作秖。亦非。秖、禾始熟也。

來釐丕三字相通

羅鄂州爾雅翼曰。詩云。誕降嘉種。維秬維秠。說文解秠字云。一秠二米。詩、貽我來牟。而說文解字云。周所受瑞麥、一來二縫。秠與來、皆后稷所受于天。皆一秠二米。則秠卽來牟也。來牟又爲釐麰。古者來釐秠三字相通。方言、貔、陳楚江淮之間。謂之狸。北燕朝鮮之間、謂之貉。音丕。關西謂之貔。彼雖說獸、而以一名通三音。則此物亦然。來猶狸也。丕猶貉也。釐猶貔也。要是一物。○羅氏此解、會合詩與說文方言。妙得物理。特表出之。○牟字作麰。韓詩作鰲。漢地理志、后稷生於黎城。字作郃。皆以來牟誕降而名其物。又名其地也。又來往之來。亦音釐。儀禮、來女孝孫。注爲釐。○詩惠然肯來。叶悠悠我思。楚辭、天路限艱兮獨後來。漢書無說詩曰。鼎來。○釋名、往歸于彼。故其言之語頭以指遠也。來使之入也。故其言之低頭以招之也。

麗字義

麗之爲訓、連也。又雙也。周易麗澤兌。周禮麗馬一圉八麗。三五歷紀。古者麗皮爲禮。又音禮。蕭該說、彭蠡古作彭麗。

音字訓丕

古書通字訓多。毛詩女子善懷。前漢志。屈善前。後漢記。鑿善收。晉春秋、陸雲善笑。皆訓多也。

㚔

㚔、古眉字。周韓城鼎銘、用祈㚔壽。又作㚔。秦鐘鼎銘。亦同。篆作㒳。上象眉毛之形。下从目而有尾。改篆爲隸。以目之尾爲一橫。與眉相混。說文亦不能辨也。又音門。詩、兕觥在㚔。箋云。㚔之言門。詩緝云。山當水路。令水勢斷絕也。又縣名。漢地理志。金城有浩㚔縣。注、水流峽山間。兩岸深若門。黃山谷詩。帶月旌旃宿渚㚔。或作㚔。維㚔維芭。又音徽。周禮、其其㚔鬯。或作㚔。左傳觀㚔而動。又音妮。勉也。易、成天下之㚔㚔者。增韻。不倦之意。鄭注、役役也。或作孳。王莽傳。孳孳。韓文、秋懷詩。孳孳抱秋明。徐鉉云。說文無㚔字。當作妮。按說文、妮、順也。美也。非不倦之意。楊雄仲曰。㚔古作㚔。㚔芭之㚔。用之爲聲。今爲許刃切。說文、血祭也。象祭竈也。從㒳省。从酉。酉所以祭也。从分。分亦聲。徐曰、酉、酒也。分、分牲也。亦分布也。廣韻、牲血塗祭器也。增韻、血者幽陰之物。㚔用血。所以厭變怪。禦妖㚔也。禦妖㚔而謂之㚔。猶治亂曰亂也。周禮天府。上春㚔寶鎮及寶器。注、殺牲以血㚔之。太祝隋㚔。凡血祭曰㚔。或謂器成必有㚔隙。殺牲取血。塗其㚔隙。以祓除不祥。又斯干疏。引禮記成㚔則㚔之。其禮、雍人舉羊升屋、南面刲、血流于前。乃降路寢。則考之而不㚔。亦作釁。注、設盛食以落。又賈誼傳。㚔面吞炭。鄭曰。漆面以易貌。顏曰。薰也。以毒薰入之。周禮、女巫㚔浴。謂薰香沐浴也。或作衅。樂記、車服衅而藏之。亦作與。禮記。既與器用幣。亦作釁。

賈字七音

易賁卦、釋文云、賁有七音。彼義切、卦名也。陸德明。彼僞反。徐廣。甫寄反。李軌。府鼈反。傅氏云。古斑字。王肅。符文切。禮記、廣賁之音作、而民剛毅。荀子。下比周貴潰以離上矣。音父吻切。與七傳憑怒之憑同義。又沸也。穀梁傳、賁酒于地而賁。又方問切。禮記、賁軍之將。義與僨同。又音肥。周勃爲襄賁令。地在東海。史黥布傳、趙將賁赫。又音墳。大也。尚書。周宏茲賁。淮南子、鼈三足曰能。龜二足曰賁。食之殺人。骨肉皆化爲水。又音奔。尚書、虎賁三千人。周禮、虎賁氏。舍則守王閑。閑、棧柘也。今之行馬。鹿角。又音番。山海經。桂林八樹作賁隅。今廣東縣名。又音渾。韓文注、陸渾山、古作陸賁。又與墳同。古書三皇之書曰三墳。言大道也。古文禹貢、厥土黑賁。注、土膏脈起也。以此證之、不止七音也、

蕃伴同字

周禮居幹之道。蕃菜不逕。沈重讀蕃爲悉四切。又考工記。察其蕃、蚤不鬬。注、蕃謂輻入轂中也。泰山平原。呼所樹立物爲蕃。聲如鼙。博立桑基。亦爲蕃。蕃蓋借字。今文作伴。又作胖。史記、不敢胖刃於公腹。管子。春有以胖耕。夏有以胖耘。注、齊地謂物立地中爲伴。管子又謂戰士曰胖戰之賓。

毗與髽同

毗、紕羽爲車飾也。又云。鹿毗、麑也。一曰紕羽爲衣。一曰兜鍪上飾。唐太宗詩。彤庭飛彩毗。翠幌耀明璫。沈佺期詩。鸚鵡時林彩毗分字。作髽。文選東京賦。髽髦被鬙。注、髽髦、卽髦頭也。漢雪、翠爲髦頭。餘見衣類。

丹鉛雜錄卷四

類字說

六書攷類、力遂切。種各肖似也。同氣自相求也。類从犬。蓋鳥獸之名。列子曰。亶爰之獸。自孕而生。曰類。羅從願爾雅翼云。以山海經類之。類有二種。其一則獸之出亶爰山者。如狸而有髮。其名曰朏類。如列子之說。其一則帶山之鳥。如鳥而五采文。其名曰奇類。今類字。說文不收。而通作類。从犬。取種類相似。惟犬爲然。易曰。方以類聚。物以羣分。類从犬。羣从羊。今楷書作犬。草書作丬。取其便於結構。失之遠矣。

二小爲地

何燕泉引宋人易義。一而大謂之天。二而小爲之地。一大二小。天字示字也。天曰神。地曰示。此易義。乃姚孝寧所作。朱子亦嘗稱之。愼按天曰神。古韻天亦有作汀因切者。與神相近也。例推之。示亦有地音。地亦有示音。精於字學者始知之。

四咽同字

儀禮注。古書三四之字。皆積畫。堯典。咨三岳。皐陶曰。外薄三海。其後隸書作四。按說文。咒。毛氏云。从口从入。鄭樵曰。脉入之數。未能上達。卽道書吹呼吸咽之咽。張平子思元賦。咽河林之蓁蓁兮。偉關雎之戒女。注。咽、息也。咽與咽、字異義同。由此觀之。則三乃三三之字。四卽俗四字也。胡一桂書三字作丌。

口字義

口字。說文音圍。象四周匝之形。六書故、以爲府狠切。與方圓之方同。蓋方圓皆象形也。淮南子云。左畫圓。右畫方。論衡云。方圓畫不俱成。圓必作○形。方豈不作口形乎。田从口、會意。開方之法出焉。畫又从口會意、畫也者。畫田之四至也。唐人寫畫字、有作畫形者。是其義也。口又作國。商子書、弱民口強。口強民弱。有道之口。務在弱民。國字皆作口。蓋古文倉頡所制也。今文國从口。又从或。或域同。戈守口下一地也。內口而外又口。複矣。且緜始造城。倉頡上世豈有戈守口之事。由此觀、口一形而三音。方也。圍也。國也。皆同形借用。古文所以簡而括。不若後世之繁賚耳。

衣字義

春秋緯云。代殷者姬昌。日衣青光。衣之爲言被也。如人着衣。文選繁星衣青天。注者不達。改衣爲依。非。

蕭暉與翛翏字義

衛覬華山碑、神樂其靜、翛翏無形。注、翛翏與蕭暉通。飛騰迅速之音也。言神人異處。逼近則不敬。黃庭經姹女窈窕翳霄暉。字雖異。其義一也。

苴有十四音

苴七閭切。麻也。子閭切、苴杖也。又子旅切、麤中薦也。又布交切。天苴。地名。在益州。見史記注。又天汎與巴同。又子邪切。榮壤也。一曰獵場。又似嗟切。苴咩城在雲南。又鉏加切。詩傳曰、木中傳草也。水草曰苴。字一作蓌。又

作涂、非又都賈切。土苴。不精細也。又側不切。糞草也。又側魚切。說文曰、酢菜也。酢古醋字。又莊俱切。姓也。漢有苴氏。又則吾切。芋藉祭也。又將預切。糟魄也。又子余、切苞苴。賤貨也。

州音殊

周公職錄云。黃帝受命。風后授圖。制地布九州。春秋說題辭云。州之爲言殊也。合同類異其界也。釋名。州注也。郡國所仰注也。易林。鷗陰徙巢。西至平州。遭遇雷電。霹我菅廬。又紫馬白州。曰驌。唐詩。青虬紫燕坐生風。轉音昨。與胄同音。

區音

區本音袪。又音鉤。樂記。草木茂區萌達。音甌。左、豆區鍾釜。區、四豆也。又楚文王作僕區之法。僕、隱也。區、匿也。人姓。王莽傳。中郎區博。音邱。論語。譬諸草木。區以別矣。文選。瓜田芋區。荀子。言之信者。在乎區蓋之間。注、藏物處。漢書儒林傳。唐生。褚生。應博士弟子選試。誦說有法。疑者區蓋不言。曲禮。不諱嫌名。注、若字與嘔邱與區。按字嘔今讀不別。邱區今讀則異。然尋古語。其聲亦同。陸機詩。普厥邱宇。又晉宮閣名。所載若干邱。則知古邱區音義俱同。

葩

篆文云。葩今之篆字。包愷音作既悅切。賈逵曰。束茅以表位也。見史記孫叔通傳注、按卽葩字之通。从色不从巴。

喻歙同字

喻歙二字。並有平去二音。說文引相如凡將篇。淮南謗喻。蓋曲名也。與吳歙巴歙同。其字或從口。或從欠。亦猶嘆之與歎。嘯之與歗。唉之與欸也。

邪字音

邪音餘。詳左傳。音徐、郠、詳詩說。又班彪北征賦。降几杖于藩國。折吳王之逆邪。惟太宗之蕩蕩。豈曩秦之所圖。又音頗。漢書邪龍地名。孫愐讀。

塗字音

塗字從余。余有三音。一音餘剩之餘。又音蛇。今人姓有余氏。卽余之轉注。而俗書从入从示作余。乃小兒強作解事也。一音賒。故賒字从余。可證也。東方朔傳。老拍塗。解曰。塗者。漸迦徑也。柳子厚詩。善幻迷冰火。齊諧笑拍塗。叶入麻韻。又雨多塗則滑而顛。得其音矣。李義山蜀爾雅云。禹貢、厥土惟塗泥。夏小正。寒口滌凍塗。二塗字音在巴茶之間。蓋禹本蜀人。故塗泥東塗。皆叶蜀音。今蜀人目濕土曰塗泥。肉爛曰塗肉。蓋禹時已有此音。蜀之土音亦古矣。○毛詩昔我往矣。黍稷方華。今我來思。雨雪載塗。易林、雨雪載塗。東行破車。旅人無家。以此博證之。則古音昭昭矣。（按。華音敷。家音姑。不可強引。）

跗萼華不敷五字同文

詩曰。棠棣之華。鄂不韡韡。不華足也。易曰。震爲萼。萼華蒂也。通作敷。鄒湘甫游仙詩。紫芝列紅敷。丹泉激

陽酒字書作跗。古詩。紅萼青跗定滿枝。字又作蒘。莊子折楊皇蒘。通作華。易。枯楊生華。老婦得其士夫。夫與華爲韻可證也。

茶荼

荼卽古茶字也。周詩記荼苦。春秋書齊荼。漢志書荼陵。顏師古、陸德明、雖已轉入茶音。而未易字文也。至陸羽茶經。玉川茶歌。趙贊茶禁以後。遂以茶易荼。

骨胥

骨胥字。文選七發、弭節五子之山。通爲骨母之場。骨當作胥。史記。吳王殺子胥。投之於江。吳人立祠江上。因名胥母山。古字胥作骨。其字似骨。其誤宜也。今雖善書者。亦不知骨之爲胥也。

侯字音

侯音明。詳詩。又音號。史尉佗贊。尉佗之王。本由任囂。遭漢初定。列爲諸侯。隆慮離瀼疫。佗得以益驕。甌駱相攻。南越動搖。漢兵臨境。嬰齊入朝。

野序杼同音

書云。天球河圖在東序。雒書宅滍瀙。引之作東野。班固典引。御東序之祕寶。王儉褚淵碑云。鎡東野之祕寶。李祟賢云。野當作杼。古序字也。○據此。序野古同音。後人加土作墅。不通之甚。俗書至晉日繁矣。

硱韻會以爲砆字非也。元次山文。怪石臨淵。硱硱石鼎。白沿硱綺競切。音義近瑩。非硯也。

云古貟字

今之云字。乃貟之省文。秦誓、雖則貟然。注、貟卽云。毛詩。聊樂我貟。石鼓文。君子貟獵。貟獵貟遊。按此條又見升菴外集。

斗音主

古文易。日中見斗。斗音主。鄭元注詩、酌以大斗。斗亦音主。儀禮、司宮設罍於洗東。有枓。釋文枓音主。注枓斟水器也。徐廣志。聚於斗溝洫志。涇水一石。其泥數斗。且旣且糞。長我禾黍。

裨海

說文、裨、接益也。以小益大曰裨。西域傳有裨王。漢書有裨將。鄒衍書、四海之外。有裨海環之。書名有裨蒼、裨雅、皆以小益大之義。

甄字音

宋韋季裕、雞肋篇云。甄徹、字見獨。登進士時。林攄爲樞密。當唱名。讀爲堅音。上以爲眞音。攄辯不遜。遂坐貶。後見姓譜云。舜子商均。封虞。周封陳。楚烈王時有陳逋奔周。周以舜居陶甄之職。命爲甄氏。按說文、甄陶也。从瓦。垔居延反。吳書、孫堅入洛。屯軍城南甄宮井上。且有五色氣。人入井探得傳國璽。以甄與己名音叶。以爲受命之符。則三國以前。未有音爲之人切者矣。孫權卽位。竝堅爲帝。江左諸儒。爲吳諱。故改音

眞說文顚闐以眞爲聲。煙、咽以甄爲聲。馴、紃以川爲聲。詵、詵以先爲聲。此皆先眞韻中互以爲聲也。其後秦苻堅諱隋爲楊堅諱。皆暫避其音耳。嘉祐中王陶作甄氏墓銘云。甄以舜陶氏出於陳。避吳苻隋時以爲甄。南北溷訛。姓音莫分。本之於古。乃識其眞。○按王逸楚辭云。鹿谿兮躋躋。獌貉兮蟫蟫。鸛鶴兮軒軒。鶤鴨兮甄甄。甄以此知古元音堅。又音稭云。

甄音稭

春秋命歷敍曰。神農甄四海。白阜脈山川。白阜、人名。甄注音稭。錦帶書云。神農更王。軒轅承紀。甄野畫疆。爰封衆子。佛經甄明之甄。亦音稭。此字集韻不收。吳才老韻補。亦遺之。

張有論六書

張謙中復古編。謂象形者。文之純。肇於此。指事者。文之加滋於此。會意者。字之純。廣於此。諧聲者。字之加備於此。假借者。因其聲。借其義。轉注者。轉其聲。注其義。文字之變化無窮矣。

刺字訓

淮南子序典中郎將弁捷、借八卷刺之。又漢文帝命諸儒刺六經。作王制。刺之爲言取也。

俗用刊字誤

說文。刊音邱寒切。剟也。削也。劉歆答揚雄。懸諸日月。不刊之書。言不可削除也。今俗誤作刻梓之用。是乃削除除梓行也。此誤雖大方之家。亦然。唐肅亦國初文士。送人從軍詩云。碑因紀積刊。謬誤可笑。各處鄉

試序。多云刊其文之佳者若干篇。讀者亦不之怪。學之不講。一至此乎。

哱耕

今字書以哱爲耕。非也。哱上聲。唐六典。論府兵之制云。居無事時。哱於耕。以此證之。可見哱耕音義有別。

飣饘饕餮

飣孟子飣粥之飣。又作餖。說文、糜也。周謂之餖。宋謂之餬。檀弓注。厚謂之餖。希謂之粥也。饕見說文。徐邈云。今饘字。又作餮。左傳。餮於是。饕於是。又作餕。荀子、酒醴餕饕。又作餮。禮記、取稻米爲酏。酏當讀爲餌。古文作餈。集韻又作屭、糍、粢。

大鳳

通史。緻大鳳于青邱。戩脩蛇於洞庭。大鳳作大鳳。內典引古讖記。鳳鳳逆序。菩薩叔度注鳳音梵。鳳字當作鳳。从馬。非鳳凰之鳳也。予舊著古音駢字。古音附錄。亦誤從之。今特正之於此。

細巾見藝林伐山

說文、細、青絲綬也。音關。仲長統昌言。身無半通青細之綬。而繫三辰龍章之服。爾雅。細似細。組似組。東海有之。皆以草色似也。細、鹿角菜。組、海中苔。今之燕窠菜也。詩人白細巾。紫細巾。皆合用此字。而俗多用綸。細白細綸白綸。豈可混用也。

演字三音

滇字有三音。漢書。西南滇池。音顛。預州滇陽。音眞。其後訛爲愼陽也。杜預傳。滇淤之田。畝收數鍾。此滇字又音填塞之填。

擾音饒

尙書擾而毅。徐邈讀作饒。左傳。擾龍氏事孔甲。師古音作饒。

窕

窅窕。又音妖。荀子、其文飾也。不至于窕冶。又音恌。左傳、楚師輕窕。五行志。小者不窕。又音條。淮南子。霄窕之野。與蕭條同。

菌蠢字

古文嬾與懶同。見後漢書。嬾亦借作妍媸之妍。論衡云。形佳骨菌。皮媚色稱。又骨體菌麗。皆妍之借也。菌乃嬾省東。蠢又省女。古人用字。意勝于法。例如此。

劉邵之邵从卩不從阝

劉邵字孔才。宋庠曰。邵从卩說文高也。故字孔才。楊子。周公之才之邵、是也。三國志、作劭。或作邵、从邑。皆非。不叶孔才之義。从卩爲邵、乃叶。

佗字兩音

孟子、尹公之佗。漢書、趙佗。項羽傳、項佗。過秦論、帶佗。後漢華佗。五人名。並音徒何切。讀爲駝。左傳賈佗。北

宮佗．陽它．毛詩陳它四人名．又音施．

崛字

李太白有送族弟凝、至晏崛詩云．鳴雞發晏崛．別鴈驚峽州．晏崛、地名．在單父三十里．崛字、玉篇不載．惟宋史李全傳有出沒島崛．崛亦水島之類也．

騕與婉同

韋莊應天長詞云．想得此時情切．淚沾紅袖騕．騕字義與婉同．而字則讀如婉字．入聲．始得其叶．然說文玉篇．俱無騕字．惟元詞中、馬驟騕、人語喧．北音作平聲．四轉作入聲正叶．

冶作野

古冶字．或借作野．金陵有冶城．楊子江有梅根野．或作冶字、而音渚．齊武帝詩．昨經樊鄧役．阻潮梅根冶．深懷悵往事．意滿辭不敍．劉文房詩．落日巢湖色．空山梅冶烟．孟浩然水溢梅根冶．烟迷楊葉洲．皆以冶爲野也．

撻打同字

書曰．撻以記之．撻音入聲．又轉入上聲．俗用打爲撻非．打字从手从丁．當音丁歷切．見歐陽公集古錄云．打字以音義言之．當爲丁歷切．不知何以轉爲音迴切．盖打字从丁爲聲．轉爲上聲．與鼎同音．又轉爲入聲．與鏑同音．其義皆訓擊也．義與撻同．故俗借用之．是知庶書撻字．轉爲打．韻書音鼎．歐公音鏑．俗語打

坐、打乖、作搥上聲。於音和同爲透字母也。古俗皆通。

笨字義

笨字音奔、去聲。粗率也。晉書、豫章太守史畴、肥大。時人目爲笨伯。宋書王微傳。亦有麤笨之語。今俗諺亦然。朱子語錄云。諸葛亮只是笨。不是此字。乃書作盆。而音發之。噫。諸葛豈笨者哉。

解音賈

僧皎然、題周昉書毗沙天王歌。憶昔胡兵圍未解。感得此神天之下。解讀如道家尸解之解。與下相叶。吳氏韻補。亦失此一字不收云。

吳吳

吳音華、大口也。字从口、从大。與吳不同。後漢臧洪就傅。鍥斧、注引張揖纂文。音華。其字从金吳音也。若詩不吳不敖、吳音娛。張子厚理窟云云。當矣。今多音華。非吳自吳。吳自吳。何得混耶。

大字古音

大字古音戴、音垓。而無一駕切者。惟今音有之。今之韻書二十二祃。亦不收大字。豈以爲非古音乎。予考淮南子。宋康王世。有崔生鷇占曰。小而生大。必霸天下。以大叶下。古亦有一駕切之音矣。惜乎作韻書者之不考也。予作古音略、古音餘、二書。於字之形聲。多所發明。而刊補前人者、有一得之愚。必有後世子雲知之耳。

畫字音與化同

江左韻、畫音胡界切。話音戶快切、卦音古賣切。至今遵之。以爲古音。愚謂非古音也。南蠻鴃舌之音也。何以知其然。春秋莊公六年、寔來。公羊傳曰。慢之。曰何以慢之。化我也。穀梁。畫我也。故簡言之也。化畫同音。既在春秋之世。又中原之音。可不據此。乃從江左乎。國朝洪武正韻釐正之。不易之論矣。

等

一作補里切。韓非、主妾無等。必易嫡子。韓退之許國公銘。上之宅憂。公讓太宰。蓌安蒲坂。萬邦絕等。宰叶獎里切。○又都怠切、類也。崔也。管子、還有善士。捕捘貨人。入則乘等。出則黨駢。捕音輔。又漢書郊祀志。今年得寶鼎、其冬辛巳朔旦。冬至朔旦。與黃雲時等等同也。○本音齊、簡也。从竹。从寺。寺官曹之等平也。古者、簡書皆有尺寸。如漢世天子詔尺一、官府及民庶書札、盈尺。故曰尺素書。是齊等之義也。唐韻、齊也。類也。比也。程也。又候待也。稱輕重也。又級也。論、出降一等。賈誼傳至無等也。王褒僮約。焚槎發等。焚槎、火田也。發等、沐樹也。又佛書有方等經。

蹙字訓

左傳、莒子朱儿林雍、斷其足。蹙而乘於他車。以歸。蹙音聲。一足行也。梅聖俞送寧鄉令張沆詩。長沙過洞庭。水泊風搖矴。青山接天疊。白晝鴉鳴蹙。竹存帝女啼。蓮學林雍蹙。不嫌卑濕憂。清風入詩興。此蹙字韻書不收。

丹鉛雜錄卷五

羨與汞通

古字羨與汞同。韓詩、江之汞矣。作江之羨矣。博古圖。汞寶用享。作羨寶用享。

煬字音向

煬字本音向。今音恙、非也。按莊子、煬者避竈。司馬彪曰、對火曰煬。淮南子曰、富人衣纂綿。貧人煬竈口。唐詩、老人秋向火。是煬卽向。同音可證。

日昊曰映

梁元帝纂要云。日在午曰亭。在未曰映。王仲宣詩。山岡有餘映。謂日昊也。

夠字

廣雅曰、夠多也。音遘。今人謂多曰夠。少曰不夠、是也。文選魏都賦、繁富夥夠。不可單究。五臣注。誤音作平聲。不知夠究本文自協韻也。

湛涔同字

論衡云、旱、火變也。湛、水異也。又引天官書。正月朝、占四方之風。風從南方來者旱。從北方來者湛。又曰。一湛一旱。時氣也。又曰、日月之行。出入三道。出北則湛。出南則旱。淮南子。旱雲烟火。涔雲波水。又曰。國有九

年之蓄。雖涔旱災害之殃。民莫窮困流離也。又曰。涔水不能生魚鼈。涔水、行潦也。湛涔音義同。皆古字借用。又羊戎切。楚辭九辯、乘精氣之搏搏兮。驚諸神之湛湛。驂白螭之習習兮。歷羣靈之豐豐。

恁字音

班固典引、勤恁旅力。注、恁、思也。如深切。今轉音作去聲。

點與玷通

點與玷通、古詩多用之、束晳補亡詩、鮮侔晨葩。莫之點辱。左思唐林兄弟贊。二唐潔己。乃點乃汚。陸厥答內兄希叔詩。既叨金馬署。復點銅駝門。杜子美詩。幾回青瑣點朝班。正承諸賢用字例也、

帆字音

帆字符咸切。舟上幔也。又扶泛切。使風也。舟幔則平聲。使風則去聲。蓋動靜之異也。劉熙釋名曰。隨風張幔曰帆。註去聲。廣韻曰。張布障風曰帆。音與梵同。左傳宣十三年註、拔旆投衡。上使不帆風。謂車旆之受風。若舟帆之帆風也。舟帆之帆平聲。帆風之帆去聲。疏云。帆是扇風之名。孫綽子曰、動不中理。若帆舟而無柁、南史、因風帆上。後前運烟。荊州記云。宮庭湖廟神。能使湖中分風而帆南北。晉湛方生。有帆入南湖詩。又有還都帆詩。謝靈運有遊赤石進帆海詩。劉孝威有帆度吉陽州詩。選詩、無因下征帆。徐陵詩。南炎大楚。北帆湘湖。劉刪詩。回艫乘派水。舉帆逐分風。張曲江詩。征鞍稅北渚。歸帆指南陲。張燕公詩。離魂似征帆。常往帝鄉飛。趙東曦詩。帝城馳夢想。歸帆滿風檣。杜詩。浦帆晨初發。韓退之詩。無因帆江水。包何詩。

錦帆乘風轉。金裝照地新。孟浩然詩。領北回征帆。巴東問故人。徐安身詩。暮雨衣猶濕。春風帆正開。近蘇州刻孟詩。改征帆爲征棹。何仲默笑曰。征帆改征棹。錦帆亦改曰錦棹可乎。蓋淺學忘改。非刻誤也。

沙漠沙幕兩音

漢書。武帝元朔六年。衛青將六將軍絕幕。注、沙土白幕。今按幕、漫也。西域傳。難兜國以銀爲錢。文爲騎馬幕如人面。如淳曰。幕音漫。韋昭曰。幕錢背也。靈基經。十二基子、皆陰。謂之純陰。漫然則漫幕同義。李陵歌曰。徑萬里兮度沙漠。注、此匈奴沙漠地。崔浩謂之河底。猶今人呼帳幔亦曰幙。可依字讀、義無爽。○今按京師謂錢背曰漫兒。呼帳面曰幔子。則沙漠與絕幕作漫莫、兩音皆通。

泣與澀同

素問、脉泣則血虛。又云、寒氣入經而稽遲。泣而不行。又云。多食鹹、則脉凝泣、而變色。泣、音義與澀同。按說文、泣、水不利也。泣與淚同。泣亦水不利也。泣與澀同。亦可互證。

屈字四音

字音不可不細辯。如屈之一字有四音。屈原人名。屈產、河東地名。九勿切。音與矻同。尺蠖之屈、與屈信之屈。曲勿切。音與麴同。漢書。賈誼傳。用之無度。物力必屈。渠勿切。音與倔強之屈同。玉藻、君命屈狄。通作闕。翟后服刻繪爲衣。不盡也。

瓊字訓

許氏說文、瓊、赤玉也。此訓恐非。按詩、尙之以瓊華。尙之以瓊英。尙之以瓊黃。則瓊爲玉之光彩。非赤玉也。皆用毛詩之訓、不以說文爲然。

鄂字从卩

文選笛賦。不占成節鄂。注、鄂、直也。从邑者。乃地名也。非此所施也。據此則節鄂連綿字。皆从卩。而今刻本皆誤从阝。

雥雥異音

篆文二鳥曰雥。音戠。三鳥相聚。其羽戠戠也。雥字从此。其音與積同。下从木。鳥集於木也。音義皆殊。元、趙古則、周伯温皆妄作解事。便以雥爲集。非也。按隋許善心神雀頌曰。景福氤氳。嘉貺雥集。可砭趙周之謬。雥之與集。猶氤之於氳。以雥卽爲集。謂氤卽是氳可乎。

上番

杜工部竹詩。會須上番看成行。獨孤及詩。舊日霜毛一番新。別時芳草兩回春。不堪花落花開處。況是江南江北人。番去聲。但杜公竹詩番字。於義不叶。韓石溪都憲家、有蔡夢弼杜詩箋。上番音上貿。蜀名竹叢曰林箕。易說卦爲蒼筤竹。古注亦音浪。

揎字義

東坡詩。玉腕半揎雲碧袖。余嘗謂喬白巖家東坡四詩詞。喬公言揎字說文所無。惟玉篇有之。注、捋衣也。

廣韻。揎、手撥衣也。永嘉林應龍曰。左傳。撰衣出其臂。撰亦可借。但古今音微不同。○愼按博雅、作尊。手循。又按他文。頭圓曰顓。面圓曰圇。則尊字元有揎音也。

勿勿

董伯思云。右軍帖語、有頓乏勿勿。顏氏家訓云。書翰多稱勿勿。相承如此。莫原其由。或有妄言。此忽忽之殘缺耳。說文、勿者。州里所建之旗。蓋以聚民事。故恩遽者稱勿勿。僕謂顏氏以說文徵此字。爲長。而今世流俗。又妄於勿勿中。斜加一點。謂爲匆字。彌失眞也。按祭義云。勿勿其欲饗之也。注、勿勿、猶勉勉也。慇懃之貌。杜牧之詩。浮生長勿勿。是知勿勿出於祭義。唐人詩中用之。不特稱於書翰耳。又恩字解云。多遽恩恩也。是恩恩亦古語。好古者但知勿勿。而笑恩恩。逐俗者又但知恩恩。而駭勿勿。皆非也。是以學者貴博古而通今。

心字

張有云。古文心字。以倒火作火。心火臟也。予按今之草書寫心字。及火。皆作散點。亦有理。

泊薄同字

老子道德經。薄作泊。王充論衡。酒之泊厚。同一麴糵。人之善惡。同一元氣。又曰。人生於陰陽。有渥有泊。玉生于石、有純有駁。泊薄同一字也。

乙字音義

史記東方朔傳。止輒乙其處。乙音黜。有所絕止。黜而記之曰乙。如今士人讀書。以朱志其止處也。又文字有遺落。勾其旁而添之。亦曰乙。唐試士式。塗幾字。乙幾字。是也。今試式亦然。而字作脫也。註乃黜之訛耳。又官府文書。以朱書黜其要處。亦曰乙。周禮注、治中。治簿書之要也。當其中而黜之曰中。

榮字當入東字韻

榮音與融同。楚越齊魯。其音皆同也。按淮南子云。聖人之能、固已多矣。而所守又約。故動而必榮。愚人之知、固已少矣。其所事者多。故動而必窮。以榮與窮叶。越絕書曰。種留封侯。不知令終。二賢比德。種獨不榮。以榮與終叶。古韻已如此。後人入庚字韻。蓋誤以縈爲榮也。

道字訓從訓由

山海經、風道北來。天乃大水。泉。郭璞注、道、從也。韓非子、元鶴二八。道南方而來。亦訓道爲從。中庸、極高明而道中庸。禮記。民道之而有功。文選東都賦。回行道乎伊闕。邪徑焱乎轥轢。皆訓道爲由。由亦從也。

勞極洒洒

洗古音蘇。官名有洗馬是也。字一作洒。神農本草。勞極洒洒。如癆狀。素問、洒洒惡寒。注並音蘇。

欲極同義

爾雅、欲。音劇。郭璞曰。疲極也。相如子虛賦。微欲受詘。說文、欲、勞也。燕人謂勞曰極。字一作亟。俗又作欲。皆筆勢小變耳。別作殛。方言引春秋外傳。余病殛矣。又作僳。音義並同。晉人但用極。世說新語、顧和謁王導。

導小極。對之疲睡也。商芸小說。載明帝問沐啓云。沐伏久勞極。不審尊體何如。帝答之曰。去垢甚佳。身不極也。後讀神農本草云。勞極洒洒。注、極、欲倦也。則極字反古於欲豫諸字。晉人所用。當是從本草。未可以爲俗書也。

王字

今之王字。均爲玉二畫近上爲王。王加二曲於旁爲玉。音粟。治玉之工。周禮、玉人是也。呂氏春秋。有公玉姓。漢公玉帶其後也。自篆改爲隸。後人皆不識玉字矣。

漯灤二字與濕同

許氏說文、濕、水名。音榻。卽禹貢之漯水。孟子所謂淪濟漯也。班史地理志。右北平俊靡縣漯水。南至無終。東入庚水。經注庚水、與鮑邱水合。俊靡。魏書道武帝如馬邑。觀漯水。注卽紫河也。出鴈門陰館縣補頭山。一曰治水、師古曰、漯、力追切。丁度集韻、漯灤濕三字同。注曰。水出鴈門。合而證之。則古名濕水、音榻。今名漯水音累。二音皆通。

古文七作泰

泰卽七字。書六律五聲八音七始。而古文作夾始。史記作來始。夾與來皆泰字之誤。太元七政。亦作泰。褚遂良書枯樹賦七亦作泰。

軼轍字同

古字今軼與轍同。莊子、夫子奔軼絕塵。而回瞠乎其後。今謬讀軼作逸。遂失其義。戰國策。王者循軼之途。注軼轍、同車迹也。

雒字

字書云。後漢都洛陽、以火德王。爲水克火、故改爲雒。此說非也。春秋經。晉公子遂會雒戎、盟于暴。左傳凡洛皆作雒。已十餘處。豈因後漢而始改乎。

䰟音蔑

抱朴子、舉秀才。不知書。舉孝廉。父別居。寒素清白濁如泥。高第良將怯如䰟。泥音涅。後漢書引論語涅而不緇、作泥而不滓。可證也。䰟音蔑。爾雅注、引䰟勉從事、或作蠛沒、又作密勿、可證也。泥音涅、則䰟當音蔑、䰟或音密。則泥當音匿。古音例無定也。晉書作怯如雞。蓋不得其音而改之。

夾陝古字通

吳大帝築東興堤。左右結山、陝築兩城。注、今柵江口有兩山。濡須山在和州界。七寶山在無爲州界。兩山對峙。中有石梁。陝讀作夾。古者陝夾二字通用。漢隸華山亭碑文。有云。吏卒陝路。晉宋書。有陝殼隊。皆以陝爲夾。

丹鉛雜錄卷六

論文

犀有通。石有暈。珠有光。木有瘿。皆文也。

玉素

良玉不琢。素以爲絢。質斯貴矣。玉有圭璋。素有藻繢。文可遺乎。

瓊枝旃檀

佛經云。瓊枝、寸寸是玉。旃檀片片皆香。比之聖賢。欲無德不備。喻之詩文。欲無字不工也。又曰。擊珊瑚樹枝枝好、撒水銀珠顆顆圓。亦此意。

李華論文

李華曰。文章本乎作者。而哀樂繫乎時。本乎作者。六經之志也。繫乎時者。樂文武而哀幽厲也。有德之文、信、無德之文詐。皐陶之歌。史克之頌。信也。子朝之告宰嚭之詞。詐也。夫子之文章。偃、商傳焉。偃、商沒、而伋、軻作焉。蓋六經之遺也。屈平、宋玉。哀而傷。靡而不遠。六經之道。遯矣。淪及後世、力足者不能知之。知之者力或不足。則文義浸以微矣。愼謂華之論文。簡而盡。韓退之與人論文諸書。遠不及也。特難爲褊心狹見者道耳。

論文

論文或尙繁。或尙簡。予曰。繁非也。簡非也。不繁不簡亦非也。或尙難。或尙易。予曰。難、非也。易、非也。不難不易亦非也。繁有美惡。簡有美惡。難有美惡。易有美惡。惟求其美而已。故博者能繁。命之曰該贍。左氏相如是也。而請客者、頃刻能千言。精者能簡。命之曰要約。公羊穀梁是也。而曳白者終日無一字。奇者工於難。命之曰複奧。莊周禦寇是也。而邨樸劉煇。亦詭而晦。辨者工於易。張儀蘇秦是也。而張打油、胡打鉸。亦淺而露。論文者、當辨其美惡、而不當以繁簡難易也、

蕭顯士論文

蕭顯士云。六經之後、有屈原宋玉。文甚雄壯。而不能經。賈誼文辭最正。近於治體、枚乘、相如、亦瓌麗才士。然而不近風雅。揚雄用意頗深。班彪識理。張衡宏曠。曹植豐贍。王粲超逸。稽康標舉。左思詩賦。有雅頌遺風、干寶著論。近王化根源。此後良絕無聞焉。近日惟陳子昂文體最正。蕭之所取如此。可以知其所養矣。

珊瑚鈎詩話

帝王之言。出法度以制人者。謂之制。絲綸之語。均日月以照臨者。謂之詔。制與詔同。詔亦制也。道其常而作縣憲者。謂之典。陳其謀而成嘉猷者。謂之謨。順其理而廸之者。謂之訓。屬其人而告之者。謂之誥。卽師衆而申之者。謂之誓。因官使而命之者。謂之命。出於上者謂之教。行於下者謂之命。時而戒之者。勑也。言而喻之者。宣也。路而揭之者。贊也。登而崇之者。册也。言其倫而析之者。論也。度其宜而揆之者。議也。別嫌

疑而明之者。辨也。正是非而著之者。說也。記者記其事也。紀者紀其實也。纂者、纘而述焉者也。傳者。傳而信之者也。序者。緒而陳之者也。碑者。披功列事功而載之金石也。碣者、揭示操行、而立之墓隧也。誄者。累其素履、而賁之鬼神也。誌者。識其行藏而謹其終始也。檄者。激發人心而喻之禍福也。移者。自近移遠。使之周知也。表者。布臣子之心。致君父之前也。牋者。脩儲后之問。仲官闈之儀也。簡者。質言之而略也。啓者。文言之而詳也。狀者。言之於公上也。牒者。用之於官府也。捷書不緘。插羽而傳之者、露布也。尺牘無封、指事而陳之者。劄子也。詩黃鵠黴、經緯以相成。總謂之文也。此文之異名也。

古人獨勝處

宣獻宋公、嘗謂左邱明工言人事、莊周工言天道。二子之下。無有文矣。雖聖人復興。蔑以加云。予謂老子道德篇。爲元言之祖。屈宋離騷。爲辭賦之祖。司馬史記。爲紀傳之祖。後人爲之。如至方不能加矩。至圓不能過規矣。

許顗滸

許顗滸曰。余少時、苦不達爲文之節度。讀上林賦。如觀君子佩玉冠冕。周還折讓。音吐皆中規矩。終日威儀。無不可觀。又云。班固諸序。可以爲作文法式。

辭尙簡要

晉曰。辭尙體要。子曰。辭達而已矣。荀子曰、亂世之徵。文章匿采。楊子所云說鈴書肆。正謂其無體要也。吾

觀在昔文弊於宋奏疏至萬餘言同列書生尙厭觀之人主一日萬幾豈能閱之終乎其爲當時行狀墓銘如將相諸碑皆數萬字朱子作張魏公浚行狀四萬字猶以爲少流傳至今蓋無人能覽一過者繁穴故也元人修宋史亦不能刪節如反賊李全一傳凡二卷六萬餘字雖覽之數過亦不知其首尾何說起沒何地宿學尙迷焉能曉童稚乎予語古今文章宋之歐蘇曾王皆有此病視韓柳遠不及矣韓柳視班馬又不及班馬比三傳又不及三傳比春秋又不及予讀左氏書趙朔趙同趙括事茫然如墮瞢騰既書字又書名又書官似謎語誑兒童者讀春秋之經則如天開日明矣然則古今文章春秋無以加矣公穀之明白其亞也左氏浮誇繁穴乃聖門之荆棘而後人實以爲珍寶文弊之始也愛忘其醜可乎

古今文字繁簡

程去華云精一執中無俟皇極之煩言欽恤兩字何至呂刑之滕口蓋古今世變不同而文之繁簡因之孔子曰夏道未濟僻推而言之則殷周之僻已濟矣韓退之云周公而下其說長

禹穴

司馬子長自敍云上會稽探禹穴此子長自言徧遊萬里之目上會稽總吳越也探禹穴言巴蜀也後人不知其解遂以爲禹穴在會稽而作地志者以禹廟旁小坎如舂臼者當之噫是有何奇而妄子長之筆耶按蜀之石泉禹生之地謂之禹穴其石奇深人迹不到頃巡撫儀封劉遠夫修蜀志搜訪古碑刻有禹穴二字乃李白所書始知會稽禹穴之誤大抵古人作文言簡而括若禹穴在會稽而上云上會稽下又

云探禹穴、不勝其複矣。如禹貢曰、雲土夢作乂。雲在江南。夢在江北。五言而括千餘里。又曰、蔡蒙旅平。蔡山在雅州。蒙山在雲南。今名蒙樂。山上有碑。具列其事。亦四字而括千餘里。鄭元、孔穎達、蔡沈、夏僎、皆所未至。而繆云蒙山亦在雅州。如此則禹貢所紀山川。無乃俗所謂關門閉戶掩柴扉乎。古人立言。說義理性命。恐其不明。則不厭複。如易曰、明辨析也。詩曰、昭明有融。高朗令終之類。言山川物產。則一言盡之。如鐳鐵絲枲橘柚、如徽纆彭濮庸蜀羌髳之類。更不複書。此易知耳。

翻著韄法

知梵志翻著韄法。則可以作文。知九方皐相馬法。則可以觀人文章。

古文之奧論一本作衡

孔子出。使子路賫雨具。有頃果雨。子路問其故。孔子曰。詩不云乎。月離于畢。俾滂泥矣。昨莫月正離畢也。他日月離畢。孔子出。子路請賫雨具。孔子不聽。果無雨。子路問其故。孔子曰。昔者月離其陰。故雨。昨莫月離其陽。故不雨。史記仲尼弟子傳。有子事載此文。而刪月離陽離陰末節。蓋有深意。作傳之旨。本以見有子不如孔子處。故不說盡。而文益蘊藉。如莊子九淵而止說其三。又夔憐蚿。蚿憐風。風憐目。目憐心。止解夔蚿風三句。而憐目憐心之義缺焉。蓋悟者自能知之。若說盡。則無味。知此者。知古文之奧矣。

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喻也。天子如堂、羣臣如陛、衆庶如地。亦喻也。京邑猶身。王畿猶臂。四方猶指。亦喻也。文章蹊徑遠矣哉。按此條文義與上不屬。似應添注題文章蹊徑四字作。

司馬彪

晉司馬彪傳云。春秋不脩。則仲尼理之。闕雖。既亂。則師摯修之。此以亂爲錯亂之亂。其說亦異。

易林

焦氏易林。西京文辭也。辭皆古韻。與毛詩楚詞、叶音相合。或似詩。或似樂府童謠。觀者但以占卜書視之。過矣。如夾河爲昏。期至無舩。搖心失望。不見所歡。如三驪負衡。南取芝香。秋蘭芬馥。利我少姜。如翩翩翳翳。貧鬼相責。無有歡怡。一日九結。如三夫共妻。莫適爲雌。子無姓氏。父不可知。其辭古雅。魏晉以後。詩人莫及。又如憂思約帶。卽古詩去家日以遠。衣帶日以緩也。而以四字盡之。如簪短帶長。尤爲奧妙。簪短卽毛詩首如飛蓬也。帶長。卽衣帶日以緩也。兩詩意以四字盡之。解我胸脊。卽毛詩憂心如擣也。影略用之。最爲元妙。且其辭、古之文人。亦多用之。六目瞭瞭。韓文祖之曰。萬目瞭瞭。九鴈列陣。王勃滕王閣序用之。酒爲歡伯。白皃如帶。穴蟻封戶。天將大雨。唐詩多用之。他如雌鸞生鵬。又文山鴻豹。肥腯多脂。鵠名鴻豹。以鵠準食鴻。爲鴻之豹。猶言魚鴈也。亦僅見此。可補爾雅。其云俱如且飢。卽詩愬如調飢。據韓詩作朝飢。言朝飢難忍也。此云且飢。蓋與韓詩合。可證調飢爲朝飢。無疑也。其云。大樹之子。百條其母。當夏六月。枝葉盛茂。鸞鳳以庇。召伯遊暑。遊暑、避暑也。此卽用詩甘棠事。遊暑、憩甘棠也。古說如此。今注謂召伯聽訟於甘棠之下。成周之時。制度文物備矣。豈有以召伯之貴。而坐於甘棠樹下。如老人里長。斷爭鷄之訟者乎。遊暑之說。蓋近於人情物理也。其曰。舜登大禹。石夷之野。又可證禹生石紐村之事。此皆有裨於經史。

又不但爲脩辭之助而已.

王伯厚語

王伯厚云.嘉量之銘、祭侯之辭.皆極文章之妙.而梓人荀簴之制.文法奇古.蓋精於道者.兼物物而後能制器.莊子所謂梓慶削木爲鐻.鐻成.見者驚猶鬼神.以天合天、道與藝俱化.豈物物而雕之哉.

莊周李白

莊周、李白、神于文者也.非工乎文者所及也.文非至工.則不可爲神.然神非工之所可至也.

李耆卿評文

李耆卿評文曰.韓如海.柳如泉.歐如瀾.蘇如潮.余謂柳如泉未允.易泉以江可也.

評李杜韓柳

杜詩語及太白處.無應十數篇.而太白未嘗假借子美一語.以此知子美傾倒太白至難.晏元獻公嘗言.韓退之扶導聖教.剗除異端.則誠有功.若其祖述墳典.憲章騷雅.上傳三子(當作史)下籠百世.橫行闊視於綴述之場者.子厚一人而已.

稱贊文章之妙

王半山評歐文云.積於中者、浩如江河之淳滀.發於外者.爛如日星之光輝.其清音幽韻.淒如飄風急雨之驟至.其雄詞閎辨.快如輕車駿馬之奔馳.又稱老泉之文云.其光芒燦爛.若引星辰而上也.其逸駃奔

放。若決江河而下也。葉水心稱李巽巖之文曰。風霆怒而江河流。六驥調而八音和。春暉秋明。而海澄岳靜也。曾點之瑟方希。化人之酒欲清。

歐陽公之文。粹如金玉。蘇公之文。浩如江河。歐之模寫事情。使人宛然如見。蘇之開陳治道。使人惻然動心。皆前無古人矣。至於老泉之文。侈能盡之約。遠能見之近。大能使之微。小能使之著。煩能不亂。肆能不流。其雄壯俊偉。若決江河而下也。其輝光明著。若引星辰而上也。若求其似。在孟荀之間。史漢之上。不可以文人論也。

浮溪之文。明徹高爽。歐蘇之下。邈焉寡儔。

細嵐紺日

細嵐紺日。煥霍房戶。

張陸奇語

張又新煎茶水記。粉拾末旗。蘇圖新桂。陸羽茶經。育華救沸。皆奇俊語。

廬山記

懸遠有廬山記。文多奇語。唐以下文人。遠莫能望。如云。風雲之所攄。江山之所帶。高崖仄（一本作反）宇。嶂萬尋。幽岫窮崖。人獸兩絕。又甘泉湧出。冷暖與寒暑而相變。盈減經水旱而不異。造語尤奇。

丹鉛雜錄卷七

水經注

水經注所載事。多他書傳未有者。其敍山水奇勝。文藻駢麗。比之宋人臥遊錄。今之玉壺冰。豈不天淵。予嘗欲抄出其山水佳勝爲一帙。以洗宋人臥遊錄之陋。未暇也。又其中載古歌謠。如三峽歌云。巴東三峽巫峽長。猿啼三聲淚沾裳。又云。朝見黃牛、暮見黃牛、三朝三暮黃牛如故。又云。灘頭白勃堅相持。倏忽淪沒別無期。記褒道謠云。楩溪赤木。盤蛇七曲。盤羊鳥攏。勢與天通。皆可以入詩材。勝俗子看韻府羣玉遠矣。

分沙漏石

酈道元水經注。形容水之清澈云。分沙漏石。又曰淵無潛甲。又曰魚若空懸。又曰石子如樗蒲。皆極造語之妙。

空遊

柳子厚小石潭記。潭中魚可百許頭。皆若空遊。無所依。此語本之酈道元水經注、涤水平潭。清潔澄深。俯視遊魚。類若乘空。沈佺期詩。魚似鏡中懸。亦用酈語意也。

諸皇記序

段少卿諸皐記序云。聖人定璇璣之式。周禮立巫祝之官。考乎十煇之祥。正乎九黎之亂。當有道之日。鬼不傷人。在觀德之時。神無乏主。若列子言黿下之駒掇。莊叟說戶下之雷霆。楚莊爭隨兕而禍移。齊桓覩委蛇而病愈。

玩鷗亭記

玩鷗亭記云。使吾心有以勝物。則李廣之石。可使爲虎。使吾爲物所勝。則樂令之弓。亦能爲蛇。苟吾心如木石。則鷗莫得而窺矣。何爲不可玩哉。

三遊洞記

白居易三游洞記。雲破月出。光景含吐。互相明滅。晶熒玲瓏。象生其中。雖有敏口。莫能名狀。語造如此。何異柳宗元世以爲大易、輕議之。蓋亦未深玩之也。

半山文妙

王半山之文。愈短愈妙。如曹刿客傳後云。曹沫將而亡人之城。又劫天下盟主。管仲因勿倍。以市信一時可也。予獨怪智伯國士豫讓。豈顧不用其策耶。讓誠國士也。曾不能逆策三晉。救智伯之亡。一死區區。尙足校哉。其亦不欺其意者也。聶政尊於嚴仲子。荊軻豢於燕太子丹。此兩人者。汚隱困約之時。自貴其身。不妄願知。亦曰有待焉。彼挾道德以待世者。何如哉。味此文。何讓史記乎。與讀孟嘗君傳。同關紐矣。

朱紫陽

剖析性理之精微。則曰精月明。窮詰邪說之隱遯。則神搜霆擊。其感激忠義。發明離騷。則苦雨凄風之變態。其泛應人事。游戲翰墨。則行雲流水之自然。其紫陽之文乎。或謂文與道爲二。學道不屑文。專守一藝而不復旁通他書。掇拾腐說。而不能自造一辭。反使記誦者嗤其陋。詞華者笑其拙。此則嘉定以後。朱門末學之蔽。未有能救之者。

吳潛宅揆廉

予方重宵旰之憂。汝不以聲錦爲樂。入趨延英之召。亟奉天章之咨。惟事務之孔殷。顧弊源之滋甚。邪不可以干正。而君子小人之界限未明。戎不可以亂華。而內夏外夷之名分未肅。士氣抑鬱而弗振。民力殫疲而莫紓。在庭狃於意見之偏。在邊玩於守備之弛。當體以歎濟川其誰。遺大投艱。孰念救寧之計。任重道遠。實惟宏毅之賢。於乎詩有天保采薇。當屬修政攘夷狄之志。道在中庸大學。尚明治國平天下之經。惟至誠足以動感神明。惟大公足以信服中外。繄我耆俊。毋煩訓詞。

黃忠文公雷雪奏議

宋紹熙二年二月。雷雪交作。黃忠文公具封事略曰。謹按易、帝出乎震。震爲雷。君象也。震本坤體。陽自外來交之。有動乎情欲之象。是以聖人於六十四卦中。凡涉震體。取義尤嚴。在復則曰以至日閉關。欲其復之靜也。在隨則曰嚮晦入宴息。欲其居之安也。在頤則曰愼言語。節飲食。欲其養之正也。復之靜。豈不可以鄭聲撓之。居之安。夜不可以欲心蕩之。養之正。食不可以旨酒亂之。至於重震之卦。則曰恐懼修省。恐

懼在君心。修省在君政。豈可以虛文、責之有司百官哉。黃公名裳、字文叔。蜀劍州人。樓鑰稱之曰。先見如呂中丞。勇決如范蜀公。敢言如蘇東坡。蓋司馬公自以爲不及者。公或過之。而皆得其全。識者以爲知言。

楊文安公戒諭諸將銘

金人敗好。率先興戎。朝廷應兵。誠非得已。惟諸大將。皆吾爪牙。忠憤慨然。誰不思奮。上爲社稷。下爲生靈。聲援相聞。如手足之捍頭目。緩急相救。如子弟之衛父兄。追廉頗之遺風、思寇賈之高誼。叶成犄角之勢。用濟同舟之安。諸將讀之。無不感奮。當時謂可與陸宣公奉天一詔同。朱子取二句入孟子註。則此文膾炙當代久矣。楊公名椿字省元。眉山人。

李巽巖撰趙待制開墓銘

蜀、蕞爾國。偏處西南。初幸自保。社鼠相蠶。驟通秦塞。開明始貪。膠擾肇茲。事難盡談。秦亟取蜀。篋胠靈探。獘既野童。葛仍谷口。山王靡在。淵珠莫湎。昔萬億稊。今儲石儈。上豈云富。下滋不堪。役困則傷。告病如譖。兵端孰弭。寇鋒誰戢。蟻聚蠭屯。猶虓虎闞。公起圖之。寧忍一憩。推茗酒鹽。兼用此三。織梧寓弊。重輕相參。吏姦游賊。交關並譖。止蓄一作樊蠭聲。射沙蜮含。沙可救時。蒸苦蘇甘。退省其私。不滅一錙。公曰我法。要祇能覃。彼兵與民。互爲矢的。長此安窮。亂是用餤。解而更張。五盍手攬。天不變遺。斷鞅脫驂。使民至今。未弛負擔。豈無若威。遠願釋憾。公弗久矣。幽公沈沈。我作銘詩。神明所鑑。刻諸北山。維石巖巖。羨其必傳。澤亟卒斬。後此千載。勿毀勿撼。

祭文

祭王向文稱霜落之林豪鷹雋鶚萬鳥逃避直摩蒼天又曰如鸇酸馬以駕柴車側身隨鼠與鼷同窌

汪莊敏銘

洪容齋作汪莊敏銘詩凡八十句眞可與韓公會合聯句相敵今錄于此其詞曰維天生材萬彙傾竦侯王將相曾是有種公家江東世繹耕壟桃谿之涘是播是穜孰丰厥培藝此珪珙公鸇未奮逸駕思騣沈酣春秋蹈廸周孔徑策名策稍辭牒簿橫經湘沅士敬如捧蓬萊方丈珮飾有琫應龍天飛蒼蔚雲滃千官在序摩厲慫慂吾惟片言借箸泉湧正冠霜臺過者卞悚顏顏殿陛聲氣不動顯仁東攢巫史呼洶昌言一下恩浹千家燔鬻孔熾邊戎毛氈姅婀當位左掣右壅公云當今沸渭混溷天威震耀誰不憤踊遂遷中司西柄是董出關啓施籌檄倥傯業業荆襄將懦曰拱投袂電赴如遵乃勇鄧唐蔡陳馳捷系踵佛埋一作狸歸骴民恃不恐璽書賜朝百揆掺摻總亞勛贊册國勢尊疆督軍載西寄責深重方規許洛事掾秦隴符離罔功奇畫膠著鈎樞建使宰席元龍還臨西州夾道歡擁有御未罣病癖且尰會不憖遺使我心憒湘湖高邱草木蔚蓊維水容裔維山龍蔟矢其銘詩詞費以冗奈何乎公萬禩毋聳

梓碧山人

四明梓碧山人許奎作百忍箴多率合衍賢予獨取其危箴云圍棋制淝水之勝單騎入回紇之軍此宰相之雅量非將軍之輕身蓋安危未定勝負未決帳中倉皇則麾下氣懾正所以觀將相之事業浮海遇

風色不變於張融。亂兵掠射。容不動于庾公。蓋鯨鯢澎湃。舟楫寄躬。白刃蠭午。節制誰從。正所以試天下之英雄。噫。可不忍與。

唐宰相多能文

唐開元宰相奏請狀。及鄭畋鳳池稿。多用四六。皆宰相自草。五代亦然。至范質始除其煩辭。故萊公謂楊文公曰。予不能爲唐時宰相。蓋嫻於辭也。

韋孝寬薛仁貴

後周韋孝寬。參麟趾殿學士。考校圖籍。唐薛仁貴著周易新生本義四卷。二子皆勇將。而精意經術如此。

集文選文士姓名

梁昭明太子統。聚文士劉孝威、庾肩吾、徐防、江伯操、孔敬通、惠子悅、徐陵、王囿、孔燦、鮑至、十人。謂之高齋十學士。集文選。今襄陽有文選樓。池州有文選臺。未知何地爲的。但十人姓名。人多不知。故特著之。

王晙稱温子昇見藝林伐山

濟陰王晙云。江左文人。有顏謝任沈。我温子昇。足以陵顏轢謝。合任吐沈。

楊炯稱王勃

炯序勃文集云。薛令言朝右文宗。託末契而推一變。盧照鄰入門才傑。覽清規而輟九知。所謂九知者。蓋用漢書九變復貫。知言之選之語也。

職林。載岑文本善職而敏速。或策令叢遝。勑吏六七人。泚筆分口占授。咸無遺意。

三俊五君

二陸與顧榮號三俊。五君嵇康、阮籍、劉伶、向秀、阮咸也。竹林七賢。有山濤。王戎。

玉箱雜記

蔡邕、崔寔。號雙鳳。崔晏與許受號武龍。王仲宣號泥下潛蛙。曹植號綉虎。鄧艾號伏鸞。陸雲號隱鵠。○南唐查文徽。以策干李後主。主奇之曰。菰蘆中偉人。○陶淵明、褚炤之、王琳、柳元景、馮道根、傅縡、章華、六朝之最星鳳皇也。○許懋卓乎天人。（謂其圖村禪）

莊周李斯

莊周出于子夏。李斯原於荀卿。○蜀人郪隅子。黃晞。裴子野雕蟲論。力言晉宋以降之文弊。其略曰。悱惻芳芬。靡曼容與。蔡應等之俳優。揚雄悔爲童子。深心生卉木。遠致極風雲。其興浮。其志弱。荀卿有言。亂代之徵。文章匪采。斯豈近之乎。

古人文法有祖

古人文法。皆有祖。韓非內儲說曰。門人求水而夷射誅。濟陽自矯而二人罪。鄭袖言鼻惡而新人劓。費無忌教郤宛而令尹誅。陳需殺張壽而犀首走。燒芻廥而中山罪。班固漢書曰。子輩謀桓而魯隱危。欒書搆郤而晉厲弒。豎牛奔走叔孫卒。郈伯毀季昭公逐。費忌納女楚建走。宰嚭譖胥夫差喪。李園進妹春申斃。

上官譖屈懷王執。趙高敗斯二世縊。伊戾坎盟宋座死。江充造蠱太子殺。息夫作姦東平誅。宋景文唐書效之爲姦臣贊曰。三宰嘯凶牝奪辰。林甫將藩黃屋奔。鬼質敗謀與元璹。崔柳倒持李宗覆。東坡贈宋壽昌詩。用此法。又奇矣。

漢文

漢興。文章有數等。枏通、隋何、陸賈。酈生游說之文。宗戰國。賈山、賈誼、政事之文。宗管晏申韓。司馬相如、東方朔、譎諫之文。宗楚辭。董仲舒、匡衡、劉向、揚雄、說理之文。宗經傳。李尋、京房、術數之文。宗讖緯。司馬遷紀事之文。宗春秋。嗚呼盛矣。

余知古

唐余知古。與歐陽生論文事云。韓退之作原道。則崔豹答牛享書。作諱辨。則張昭論舊名。作毛穎傳。則袁淑太尉王九錫。作送窮文。則揚子雲逐貧賦。

柳子厚句法本子雲

揚子雲書州牧箴在邱之誉。柳子厚在溪之曹。句法本之此。

晏子語

君子獨立、不慚乎影。獨寢不慚乎魂。此晏子語也。今例知爲宋人語。不知祖于晏子。

柳文蘇文

郭象莊子注曰。工人無爲於刻木。而有爲於運矩。主上無爲於親事。而有爲於用臣。柳子厚演之爲梓人傳一篇。凡數百言。毛萇詩傳云。涇、風行水成文也。蘇老泉演之爲蘇文甫字說一篇。亦數百言。得奪胎換骨之三昧矣。

金谷序

世說新語。謂王羲之作蘭亭記。人以方金谷序。羲之甚有欣色。金谷序今不傳。其實蘭亭之所祖也。余舊得宋人石刻一本。今錄於此。其辭曰。余以元康六年。從太僕卿出爲使、持節監青徐諸軍事、征虜將軍。有別廬。在河南縣界金谷澗中。或高或下。有清泉茂林。衆果竹栢藥草之屬。莫不畢備。又有水碓魚池土窟。其爲娛目歡心之物備矣。時征西大將軍祭酒王詡。當還長安。余與衆賓共送。往澗中晝夜遊晏。屢遷其坐。或登高臨下。或列坐水次。時琴瑟筐筑合。在車中道路並作。及住、令皷吹迭奏。遂各賦詩以敍中懷。或不能者。罰酒三斗。感性命之不永。慨凋落之無期。故列敍時人官號姓名年紀。又寫詩著後。後之好事者。其覽之哉。

蘭亭記

文選不收蘭亭記。議者謂絲竹管絃、四言兩意。非也。絲竹管絃、本漢書語。古人文辭。故自不厭鄭重。如易曰、明辨晰也。莊子云、周徧咸。詩云、昭明有融。高朗令終。宋玉賦、旦爲朝雲。古樂府云、暮不夜歸。左傳云、遠哉遙遙。郡鄣淳碑云、邱墓起墳。古詩云、被服羅衣裳。莊子、吾無糧、我無食。後漢書、食不充糧。在今人則以

爲複矣。

致足樂耶

王右軍帖、致足樂耶。水經、茂竹便媚、致可翫也。致極也。晉人語例如此。

韓子連珠論

北史李先傳、魏帝召先讀韓子連珠二十二篇。韓子韓非子。韓非書中、有連語。先列其目、而後著其解。謂之連珠。據此則連珠之體、兆于韓非。任昉文章緣起、謂連珠始於揚雄、非也。

孔叢子

孔叢子、載孔子之言曰。古之聽訟者。惡其意、不惡其人。求其所以生之。不得其所以生。乃刑之。歐陽永叔作瀧岡阡表云。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皆無憾也。世莫有知其言之出于孔叢子也。

先憂後樂

先憂事者、後樂事。先樂事者、後憂事。此曾子立事篇語。大戴禮所載同。范文正公先憂後樂之語。本此。

三五步驟

後漢書。三五步驟。優劣殊軌。注、引緯書云。三皇步。五帝驟。三王馳。五霸蹶。七雄倔。○注、德隆道用、日月爲步。時事彌順、日月爲驟。勤思不已、日月乃馳。○陸子曰。三皇垂策。五帝繫手。禹湯馳轅。五霸覆轍。六國摧輪。

遮軸

王元長曲水詩序。沈冥之怨既缺。遮軸之疾已消。本考槃詩二句、而會合之。此李商隱灰釘之祖也。文選英華、求賢判云。盡岩穴之英奇。總濮梁之遮軸。儲光羲詩。清言問遮軸。惠念及滄浪。用字又祖王元長也。

灰釘

李商隱雜纂。飛走之期既絕。灰釘之望斯窮。宋人小說。謂灰釘用杜篤論都賦、熘康居、灰珍奇。椎鳴鏑、釘鹿蠡。近燕泉何子元、餘冬緒錄中。證其非。謂是曹爽在獄中。乞棺釘與灰于司馬懿事。其事本不僻也。余又考梁書。徐勉上疏請禁喪家速殯云。屬纊才畢。灰釘已具。陳書、陳寶先九錫文。袄眚震慴。邊請灰釘。以二條證之。尤足破宋人之謬說。胡應麟曰。曹爽禁獄。乞食于司馬懿。懿送臘豉大豆等物。又按王凌傳。凌請灰釘于司馬懿。懿卽送與之。凌因自殺。

登三乘六

涼州艾獻晉帝表。登三緯地。乘六御天。宋人德奉三無。功安九有。句法祖之。

轉喉觸諱

柳文。轉喉觸諱。本漢食貨志。搖手觸禁之語。

紫電清霜

三國典略。三國。江南關中鄴。當有明與王僧辯書。凡諸部曲。並使招攜。赴投戎行。前後雲集。霜戈電戟。無非武庫之兵。龍甲犀渠。皆是雲臺之仗。唐王勃滕王閣序。紫電清霜。王將軍之武庫。正用此事。以十

四歲之童子。胸中萬卷千載之下。宿儒猶不能知其出處。豈非間世奇才。杜子美、韓退之、極其推服之。良有以也。使勃與杜韓並世對毫。恐地上老驥。不能追雲中俊鶻。後生之指點流傳妄哉。

衆人望人

諸葛恪與陸遜書曰。以道望人、則難。以人望人則易。張子厚云、以衆人望人則易從。其言本此。

風行水上見藝林伐山

楊誠齋文有云。風與水相遭也。爲卷爲舒。爲疾爲徐。爲織文。爲立雪。爲湧山。細則激激焉。大則洶洶鞠鞠焉。不制于水而制于風。惟風之聽。而水無拒焉。本於蘇老泉文云云。凡二百四十三字、變化奇偉。類莊子。其實本于毛公詩傳云。漣、風行水成文一句。漢人五字一句。便可衍爲後人數百言。古注疏、良不可輕也。蘇老泉文云。且兒嘗見大水之與風乎。油然而行。淵然而止。渟泓汪洋。滿而上浮。是水也而風實起之。蓬蓬然而發乎太空。不終日而行乎四方。蕩乎其無形。飄乎其遠來。既往而不知迹之所存。是風也。而水實行之。今夫風水相遭乎大澤之陂也。紆徐委蛇。蜿蜒淪漣。安而相推。怒而相凌。舒而如雲。盤而如鱗。疾而如馳。徐而如徊。指譴旋辟。相顧而不前。其繁如穀。其亂如霧。紛紜轇轕。百里若一。沿乎順流、至乎滄海之濱。滂薄洶湧。號怒相軋。交橫綢繆。放乎虛空。掉乎無垠、橫流逆折、潰旋傾側、宛轉交戾。回者如輪。縈者如帶。直者如矢。奔者如焰。跳者如驚。投者如鯉。殊狀異態。而風水之極觀備矣。故曰風行水上渙。此亦天下之至文也。愚謂老泉之文奇矣。而細檢點。猶有重復可刪、如云。交橫綢繆。卽前之紆徐委蛇也。號怒相軋。

即前之怒而相淩也。故文字必簡而後潔。

日而月之

唐文粹、日而月之。星而辰之。本莊子尸而祝之。社而稷之之語。然日月星辰語。若出今人見之。口其不笑也幾希。

古人多譬況

秦漢以前。書籍之文。言多譬況。當求於意外。如尚書云。說築傅巖之野、築之爲言居也。後世猶有卜築之稱。求其說而不得。遂謂傅說起於板築。雖孟子亦誤矣。伊尹負鼎以干湯。謂尹有鼎鼐之才也。猶書曰。迓衡云耳。橫議者、遂謂伊尹爲庖人。若然。則衡、秤也。尹曰迓衡。其亦舞秤權之市魁乎。子貢多學而識。故孔子曰賜不受命、而貨殖焉。莊子便謂子貢乘大馬。中紺素表之衣。太史公立貨殖傳。便首誣子貢。如此。則子貢一猗頓耳。聖門四科。子貢善言語。太史公信戰國游士之說。載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強晉、而霸越。其文震耀。其辭辯利。人皆信之。雖朱文公亦惑之。獨蘇子由作古史考、而知其妄。考左傳齊之伐魯。本于悼公之怒季姬、而非田常。吳之伐齊。本怒悼公之反覆、而非子貢。其事始白。若如太史公之言。則子貢一蘇秦耳。毛詩曰。漢有游女。不可求思。韓嬰曲之爲說曰。孔子南行。至楚之阿谷。見女子有佩瑱而浣者。使子貢挑之。不得。如韓嬰之言。則孔子乃一馬融。而子貢不如盧植遠矣。又論語爲命、裨諶草創之。左氏遂謂裨諶謀于野。則獲。蓋因草之一字誣之也。孔父正色而立朝。左氏遂謂孔父之妻、美而艷。蓋因色之

一字誣之也。例此以往。則國語謂驪姬蝎譖申生。必將如吉甫之掇蜂。禮所云諸侯漁色于下。卽小說家謂西施因網得之類矣乎。姑發此以諗知者。

警策

陸機文賦。立片言以居要。乃一篇之警策。蓋以文喻馬也。言馬因警策而彌駿。以喻文資片言益明也。夫鞭之法。以策駕乘。今以一言聚于衆辭。若策駈馳。故云警策。在文謂之警策。在詩謂之佳句也。若水之有波瀾。若兵之有先鋒也。六經亦有警策。詩之思無邪。禮之毋不敬是也。

夷羊蓽鴻

史記、周紀。武王曰、維天不享殷。自發未生。於今六十年。夷羊在牧。蓽鴻滿野。徐廣曰。夷羊、怪物也。蓽鴻、蟻蠭也。張守節曰。夷羊一本作麋鹿、喻小人在朝也。蓽鴻、喻君子放棄。鄭元曰。蓽鴻、鴻鴈也。知避陰陽寒暑。喻民去無道。就有道。愚按三說、皆如眯目而道黑白者。詳此文據實事言。非喻也。紂有鹿臺以養鹿。故曰麋鹿在牧。蓽鴻、鴈名。若白蟻紫蟫之類。蓋良鴈也。養麋鹿而棄良鴈。故曰麋鹿在牧。蓽鴻滿野。言其養無用而害有用也。

白翎雀

札木言于汪罕曰、我于君是白翎雀。他人是鴻鴈耳。白翎雀塞暑常在北方。鴻鴈則南飛就暖耳。言己心堅。而他人心不可保也。

綜理

綜、機緵也。所以持經而施緯。使不失條理者也。三蒼解詁。綜、理經也。謂能統理衆務爲綜理。漢宣帝綜核名實。晉陶侃綜理微密。是也。○綜理、經綸、皆以織喻人事。鹵莽、滅裂、皆以耕喻人事。

精鑿醍醐

儒書以精鑿喻學。精鑿、皆言米也。穀一石得米六斗爲糲。一石五斗爲穀、得四斗爲鑿。得三斗爲精。精之爲字。从米爲義。從青爲聲。古文作晶。象三米之形。尤見意義。佛書以醍醐之教、喻於佛性。從乳出酪。從酪出酥。從生酥出熟酥。從熟酥出醍醐也。（鑿穀俱作鑿）

丹鉛雜錄卷八

蔣之翰稱離騷

蔣之翰稱離騷經。若驚瀾奮湍。鬱閉而不得流。若長鯨蒼虬、偃蹇而不得伸。若渾金璞玉。泥沙掩匿而不得用。若明星皓月。雲漢蒙而不得出。

大招

楚辭招魂一篇。宋玉所作。其辭豐蔚穠秀。先驅枚馬。而走儷班楊。千古之希聲也。大招一篇。景差所作。體製雖同。而寒險促迫、力追而不及。昭明文選。獨取招魂而遺大招。有見哉。朱子謂大招平淡醇古。不爲詞人浮艷之態。而近於儒者窮理之學。蓋取其尚三王。尚賢士之語也。然論詞賦。不當如此。以六經言之。詩則正而葩。春秋則謹嚴。今責十五國之詩人曰。焉用葩也。何不爲春秋之謹嚴。則詩經可燒矣。止取窮理。不取艷詞。則今日五尺之童。能寫仁義禮智之字。便可以勝相如之賦。能抄道德性命之說。便可以勝李白之詩乎。

軫石

楚辭九章。軫石崴嵬。蹇吾願兮。王逸注、軫、方也。周禮說車制。軫之方也。以象地也。言己雖放棄。執履忠信。志如方石。終不可轉。

浴蘭兮沐芳

劉義慶曰、古制、廟方四丈、不墉壁、道廣四尺、夾樹蘭香、齋者煮以沐浴、然後親祭、所謂蘭湯可補楚辭注。

疎麻

楚辭、采疎麻兮瑤華、注、以疎麻卽麻也、近見南越志、載疎麻大二圍、高數丈四時結實、無衰落、則自有此一種木也。

索瓊茅而莚篿兮

篿、趙古則云、束也、折竹達ㄙ于神曰專、从叀ㄙ、中象纏束之形、古作叀、通用專、篿俗字也、沈存中曰、審方面熟視、量高深遠近、謂之專術、專文象形、如繼木所用墨斗、姑存以備考。

滛留

時紛紛其變易兮、又何可以滛留、蘭芷變而不芳兮、荃蕙化而爲茅、留音勞、與茅叶、淮南招隱、猨狖羣嘯兮虎豹嗥、攀桂枝兮聊滛留、按高誘註淮南子云、留連之留、非劉氏之劉、初讀其語而疑、觀楚辭之音、乃釋然。

春氣發物萬物遞只

遞尺驟切、楚辭、青春受謝、白日昭只、春氣發物、萬物遞只、朱子曰、遞从遞平聲爲韻、又自韻而爲驟、乃得其讀也、王岐公集中、亦以昭遞合韻、按古音或四聲互用、或切響通用、此字則四聲切響、兼有之、隱奧之

極也非朱子釋之殆不可讀

朱明之野

楚辭、歷祝融於朱明、注、朱明之野、南方也、

馬雨踞踔而日加

蓬艾入御于牀笫兮、馬雨踞踔而日加、加、五何切、叶捐蘅芷與杜衡兮、余柰世之不知芳何、孝經緯、孔子曰、三皇設言民不遠、五帝畫象世順機、三王肉刑噬漸加、叶、應世黠巧姦僞多、

訓詁之文貴顯

楚辭、吉日兮辰良、王逸注、日謂甲乙、辰謂寅卯、逸之意本謂日爲甲乙之屬、辰爲寅卯之屬、而各省二字、後之讀者、不曉、便謂甲乙爲吉日、寅卯爲良辰、雖朱子注楚辭、亦誤用俗見也、高誘注呂氏春秋云、日從甲至癸也、辰從子至亥也、此則明白無疵、大凡訓詁之文、貴顯如此、

紫莖屏風

楚辭、紫莖屏風文綠波、注、以屏風爲草名、又曰、屏風謂葉障風、○今按後說最是、屏音丙、屏風、正與綠波爲對、最見工緻、宋吳感詩、繡被夜歌青翰檝、綠波春漾紫莖風、

黃棘

薛符溪楚辭悲回風云、借光景以往來兮、施黃棘之枉策、蓋秦楚嘗盟於黃棘、後懷王再會武關、遂被執、

是黃棘之盟。楚禍所始。朱子以黃塵荊棘解之。謬矣。

朝霞作雨

素問云、霞擁朝陽、雲奔雨府。楚辭云。虹蜺紛其朝霞。夕淫淫以淋雨。唐詩云。朝霞晴作雨。俗諺云。朝霞不出市。

墜露落英

楚辭、朝搴木蘭之墜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有問於謝疊山曰。菊英無零落。露墜矣、可飲乎。疊山曰。木蘭不常有。得蘭露之墜者、亦當飲之。秋菊不常有。得菊英之落者。亦當飧之。愛之至。敬之至也。非謂蘭露必墜。菊英必落也。此說頗得騷人言外之意。

揭來

今文語辭、揭來非來、不知所始。按楚辭、車既覆兮揭而歸。不得見兮心傷悲。舊註、揭、去也。又按呂氏春秋。滕薛見武王於鮪水、曰。西伯揭來。無欺我也。武王曰。不子欺、將伐殷也。滕薛曰。揭至。武王曰。將以甲子日至。註、揭何也。若然。則揭之爲言盡也。若以解楚辭。則謂車既覆矣、盡而歸乎。以不得見而心傷悲也。意尤婉至。則今文所襲用揭來者。亦謂盡來也。非是發語之辭矣。文選注劉向七言曰。揭來歸耕永自疎。顏延年秋胡妻詩曰。揭來空復辭。皆謂盡字始通。

欸秋冬之緒風

離騷九章云、乘鄂渚而反顧兮、欸秋冬之緒風。尸子。禹有進善之鼓、備訊唉也。漢韋孟詩、勤唉厥生。說文唉、譻也。亞改切。又焉開切。史記。范增擡破玉斗曰。唉。方言云、南楚謂然曰唉。說文、唉、譻也。烏開切。二字音義亦同。如嘆與欸、欸與咳、嘻與歔。實一字耳。其語則皆楚語也。故元次山有欸乃曲。而柳詩亦用此二字。皆湘楚間語。柳文舊本作訐襖、音上字正協亞、改之聲韻書亦於皆韻、收唉字。海韻收欸唉二字。其說與說文不異。但乃字讀如襖者。未有考耳。近世乃有倒讀之者。又皆寫欸乃。則誤益甚矣。欸字從㰱。與矣字不同。然點畫甚相似。故多誤也。楚辭注、及朱文公文集。互發此義。今詳筆之。

欸嗌

欸也。嗌也。扼也。皆欸僻。如噫吁之類。後漢書光武紀。春陵有望氣者、曰、嗌、佳哉。鬱鬱葱葱。商君書。多用呃字、呃與欸同。史記、范增曰欸。孺子不足與圖大事。揚子法言。或問王翦曰。始皇方獵六國。而翦牙欸。史記用之於句首。陽子用之於句末。皆奇甚。

桂蠹蓼蟲

楚辭注。桂蠹、以喻食祿之臣。蓼蟲、以喻放逐之士。

白蜺嬰茀

楚辭天問曰。白蜺嬰茀。胡爲此樂。安得夫良藥。而不能固藏。舊註云。蜺、雲之有色。似龍者也。茀、白雲逶迤。若虵者也。昔崔文子學僊於王子僑。王子僑化爲白蜺、而嬰茀持藥與崔文子。文子驚怪。引戈擊蜺、中之。

因墮其藥。俯而試之。子僑之屍也。此本淮南王安離騷傳之說。而王逸述之。淮與楚近。安去屈未百年。其說當有祖。疑以傳疑可也。文公訂楚辭。以其怪誕而刪之。余謂存之亦有益於教。何也。王子僑世所稱神仙也。既已成蜕變化。而猶不免戈擊之難。則世之學仙、何爲者邪。

悼騷賦

是篇蓋後漢梁竦之所作也。竦坐兄松事。徙九眞。既徂南土。歷江湖濟沅湘、悼子胥屈原。以非罪沈身。乃作悼騷賦。繫元石而沉之。按此賦見東觀漢紀。唐皮日休曰。揚雄之文、邱軻乎。而有廣騷也。梁竦之文。班焉乎。而有悼騷也。又不知王逸奚罪而不以二家之述。爲離騷之兩派也。竦以非罪流放。有感而作。非若東方朔、王褒。無疾痛而強爲呻吟也。其文既弔二子之不遇。又歷陳介推、鴟鴞、樂毅、白起、蒙恬、范增失人以敗。以爲後君之炯戒。其云既匡救而不得。必殞命而後仁。要有得於胥原之心。未謂賈誼弔屈爲違旨。揚雄反騷爲歎逕。其識尤卓。不特荔裳蘅蓀。神林蓬礎之瑰詞琦句。可珍而已。王逸既遺珠于先。朱子復迷寶于後。玆爲一表章之。亦千載一快也。○彼仲尼之佐魯分。先嚴斷而後宏行。雖懼讒以鳥邑分。卒暴誅於兩觀。殷伊尹之協德分。弊太甲而俱寧。管齊桓其纖微分。徒信己以榮名。胥存刀以奉命分。決目背於門閭。吳荒耽其已殖分。可信顛于王廬。圖往鑑來分。關牡在篇。存名既泯分。後辟亦然。屈平溺德分。潔顯芬香。勾踐罪種分。越嗣不長。重耳忽推分。六卿卒強。趙殞賜憤分。秦人入疆。樂毅奔趙分。燕亦是畏。武安賜命分。昭以不王。蒙宗不幸分。長平顛荒。范父乞身分。楚項不昌。何爾生不先後分。推洪勛以遐邁。服

蕩裘如朱青兮。驂鸞輅乎崔嵬。歷蒼梧之崇邱兮。宗虞氏之俊乂。臨衆濱之神林兮。秉敕職乎蓬碣。祖聖道而垂典兮。裒忠孝以爲珍。既匡救而不得兮。必殞命而後仁。惟賈傅其違旨兮。何揚生之欺眞。彼皇麟之高舉兮。熙太清之悠悠。臨泯川以恰恨兮。指丹海而爲期。

古人賦說苑曰、師經鼓琴。魏文侯起儛、賦曰。使我言而無見違。知古人一話一言。皆曰賦。彼所謂登高能賦者。豈必盡知後世之麗淫者哉。

古今賦麗則不同抱朴子曰、古詩今賦、麗則不同。俱論宮室。而奚斯路寢之頌。何如王生之賦靈光乎。同說游獵。而叔田盧令之詩。何如相如之言上林乎。並美祭祀而清廟犧漢之辭。何如郭璞南郊之艷乎。等稱征伐。而出車六月。何如陳琳武庫之壯乎。

古賦形容麗情九歌、滿堂兮美人、忽獨與予兮目成。宋玉招魂、嫉妒秒視、自曾波。相如賦、色授魂與心愉於側。枚乘菟園賦、神連未結。已諾不分。陶淵明閑情賦、瞬美目以流盼。舍言笑而不分。曲盡麗情。深入治態。裴硎傳奇。元氏會眞。又瞠乎其後矣。所謂詞人之賦麗以淫也。

法言論屈原相如

文選注、引法原曰、或問屈言相如之賦孰愈曰原也、過以浮、如也、過以虛、過浮者、蹈雲天、過虛者、葉無根、然原上援稽古、下引鳥獸、其著意於虛、長卿亮不可及、今法言無此條、

上林賦

程泰之論上林賦、三條、其見超邁、得作者之意、今節其語於此、其上篇曰、相如之賦上林、曰亡是公者、明無是人也、既本無此人、則凡所賦之語、何往不爲烏有也、知其烏有、而以實錄之、故所同駁礙、上林本秦故地、始皇陵隘先王之宮庭、而大加創治、東旣極河、西又抵汧、終南之北、九嵕之陽、數百里、開宮館二百七十、複甬相連、窮年忘返、猶不能徧、而又表南山以爲闕、立石朐山、以爲東門、其意若曰、闕不足爲也、南山固闕也、門不足立也、朐山吾門也、此固武帝之所師也、所師在是、苟有諫者、彼有坐睡唾擲而已、無自而入也、故相如始而置辭、包四海而入之苑內、夸張飛動、意若從諛、故揚雄指之爲勸也、夫既勸之以中帝欲、帝將欣欣樂聽而後徐徐諷諭、以爲苑囿之樂有極、而宙宇之大無窮、則諷或可入也、夫諷既不爲正諫、凡其所勸、不容不出於寓言、此子虛、烏有、無是、所以立也、其中籍曰、左蒼梧、右西極、日出東沼、入乎西陂、此賦上林所抵也、數百里間、其能出沒日月於東西乎、又曰、其南則隆冬生長、其北則盛夏含凍、信斯言也、必并包夷夏、縮地南北、而始有此、古今讀書、偶不致思、故主文譎諫之義、晦於不傳耳、其曰、八水分流、則長安實有此水、不爲寓言、然而上林東境極乎宜春下苑、卽曲江也、曲江僅得分滻爲派、而滻灞合會之地、已在宜春之北、則其地出上林之外矣、然則雖其實有之水、亦復不能眞確、況其紫淵牛水、欲

傅會而強求乎。其下篇曰。古惟揚雄。能知此意。故其校獵之賦曰。禦自汧渭。經營豐鎬。此則明命其實矣。至於出入日月。天與地沓。則關中豈能辦此也。又曰。虎路（落水作三嶮）園經百里。此則可得而有也。至謂正南極海。邪界虞淵。此又豈關境所能包絡哉。雄之此意。正放相如諷勸相參。不皆執實。兩賦一意也。說者不知出此。乃從地望土毛。枚舉細較。是擬人說夢也。班固曰。亡是公言上林廣大、水泉萬物、多過其實。非義理所止、故刪存其要。歸正道而論之。推此言也。則雖班固、亦自不解也。予觀莊子云。魏罃與田侯牟約。牟背之。罃怒將伐之。華子聞而醜之曰。善言伐齊者。亂人也。善言勿伐者。亦亂人也。謂伐之與不伐亂人也者。又亂人也。君曰。然則若何。曰。君求其道而已矣。有所謂蝸者。君知之乎。曰、然。有國於蝸之左角者、曰觸氏。有國於右角者曰蠻氏。時相與爭地而戰。伏尸數萬。逐北旬有五日而後反。君曰。噫。其虛言與。曰。臣請爲君實之。君以意在四方上下有窮乎。君曰。無窮。曰知遊心於無窮。而返在通達之國。若存若亡乎。君曰。然。曰。通達之中有魏。於魏中有梁。於梁中有王。與蠻氏有辨乎。君曰。無辨。客出而君惘然若有亡也。蓋自悼其所爭之細也。東坡曰。淳于髡言一斗亦醉。一石亦醉。至於州閭之會。男女雜坐。幾于勸矣。而何諷之有。以吾觀之。蓋有深意。以多方之無常。如飲酒之非我。觀見識妄而乎生之嗜。亦少衰矣。是以自托於放蕩之言、而可止荒主長夜之飲。世未有識其趣者。愚謂長卿上林之賦。意實若此。能通莊氏之寓言。兼戰國之游說、而後可以得其旨也。司馬長卿、去戰國之世未遠。故其談端說鋒。與策士辨者相似。然不可謂之非正也。孔子五論諫曰。吾從其諷。觀說苑及晏子春秋所載。以諷而從者。不可勝數。蘇洵作諫論。欲

以儀秦之術而行逢干之心是或一道也故戰國諷諫之妙惟司馬相如得之司馬上林之旨惟楊子校獵得之予嘗愛王維溫泉寓目贈韋五郎詩云漢主離宮接露臺秦川一半夕陽開青山盡是朱旗遶碧澗翻從玉殿來新豐樹裏行人度小苑城邊獵騎迴聞道甘泉能獻賦憑知獨有子雲才唐至天寶宮室盛矣秦川八百里而夕陽一半開則四百里之內皆離宮矣此言可謂肆而隱奢麗若此而猶以漢文惜露臺之費比之可謂反而諷末句欲韋郎效子雲之賦則其諷諫可知言之無罪聞之可戒得揚雄之旨者其王維乎○愼又按僕樂齊王欲夸僕以車騎之衆而僕對以雲夢之事也二句爲一篇前段之綱諸侯納貢非爲財幣所以述職也封疆畫界非爲守禦所以禁淫也二句明天子之義天子茫然而思似若有亡至非所爲繼祀創業垂統也收拾歸正所謂卒章歸之於節儉因以諷諫游于六藝之囿騖乎仁義之塗此獵道德者也中云夷嶢築臺增成嚴突洞房蓋屬者如馬之馳于山峯也平之以爲堂臺者增之以如城又因其奧窔以爲房也偓佺之倫暴于南榮謂負暄也暴字妙

上林賦連綿字

上林賦重條扶踈洛英幡纚紛溶衍鎏猗狔從風瀏瀏蔨蔨發發句皆言草木從風之形與聲也但其用字既古其音又與俗音不同今略解之○紛溶猶丰茸也衍鎏即蕭森猗狔猶那也字亦作旖旎又作猗儺瀏瀏即流麗蔨蔨即焱吸焱古作犮見石鼓文省寫作蔨五臣注遂誤以爲卉字按長門賦列丰茸之游樹謝靈運詩升長皆丰茸則紛溶丰茸一也杜詩巫山巫峽氣蕭森則衍鎏蕭森一也毛詩猗儺其枝

楚辭紛旖旎乎都房、阮籍詩、猗靡情歡愛、則猗狔也、倚儷也、旖旎也、猗靡也、一也、陶宏景詩、悽切嘹唳傷夜情、趙彥昭詩、流麗鳴春鳥、則流麗與嘹唳及流麗一也、杜詩秋風歙吸吹南國、則歙歙與歙吸一也、字有古今、音有楚夏、類如此、聊舉其略爾、

丹鉛雜錄卷九

古文引用

凡傳中引古典必曰書云詩云者正也左傳中最多又有變例如子產答子皮云子於鄭國棟也棟折榱崩僑將壓焉此乃引周易棟橈凶之義而不明言易魯穆叔論伯有不敬曰濟澤之阿行潦之蘋藻寘諸宗室季蘭尸之敬也此乃引有齊季女全詩之義而不明言詩蓋一法也又引書太誓所謂商兆民離周十人同者衆也據太誓原文云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省二十字作八字而語益矯健此蓋省字又一法也郤至聘楚辭享云百官承事朝而不夕此公侯所以干城其民也故詩曰赳赳武夫公侯干城及其亂也諸侯貪冒侵欲不已爭尋常以盡其民略其武夫以爲己腹心故詩曰赳赳武夫公侯腹心此先言詩意而後引詩辭又一法也宋陳文簡曰古文取詩云詩取書云書蓋常體也或以康誥爲先王之令見國語周書爲西方之言見國語以咸有一德爲尹告禮記以大禹謨爲道經見莊子或以康誥爲先王之志左氏不曰五子之歌而曰夏訓有之左氏直言鄭詩曹詩國語土稱沟日武曰仲虺之誥而曰仲虺之志左氏或稱芮良夫左氏或稱周文公國語指那頌卒章爲亂辭國語摘小宛首章爲篇目國語數章之末章既謂之卒章一章之末句亦謂之卒章並左氏傳凡此似亦略施雕琢少變雷同作者考焉毋誚無補陳氏之言予論有契焉故並載之

伏湛

後漢伏湛奏、引書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及詩濟濟多士。文王以寧。不直引其文。而曰唐虞以肱肱康、文王以多士寧。是故詩稱濟濟、書曰良哉、湛之言亦有左氏國語之遺法乎。晉以後不復有此工緻矣。

權德輿奇語

舟有溺、騎有墜。寢有魘。飲有醉、食有饐。行有蹶。其甚則皆可以致斃。無非危機。其可如土偶木寓耶。此權德輿文中奇語也。木寓見漢書注、木寓龍。木寓馬。是也。

文章似歇後

文章有似歇後語處、如淵明詩。再喜見友于杜詩。友于皆挺拔。野鳥山花吾友于。南史、到溉、從武帝登樓賦詩。受詔卽成。帝謂其祖旣曰。溉實才子。卻恐卿文章得無假手于貽厥乎。又稱兄弟爲在原天屬。稱故鄉爲維桑之里。稱師曰在三之義。稱子曰則百之祥。皆是類也。

古文倒語

古文語多倒。漢書中行說曰。必我也、爲漢患者。若今人則云。爲漢患者必我也。管子曰。子邪。言伐莒者。若今人則云。言伐莒者子邪。

古文多倒語。如亂之爲治。擾之爲順。荒之爲定。臭之爲香。潰之爲遂。翼之爲祥。結之爲解。皆美惡相對之字而反其義以用之。如亂臣十人。亂越我家。惟以亂民。亂爲四方新辟。亂爲四輔。厥亂明我新造邦。丕乃

俾亂之類。以亂訓治也。安擾邦國。擾而毅。擾龍六擾之類。以擾訓順也。荒度土功。遂荒大東。大王荒之。葛藟荒之。以荒訓定也。胡臭亶時、其臭維、臭陰達于淵泉、以臭訓香也。是用不潰于成。莫不潰茂。以潰訓遂也。將以毀鍾。以毀訓祥也。親結其縭。以結訓解也。

漢人好作隱語

後漢人好作隱語於文字中。蔡中郎題曹娥碑云。黃絹幼婦。外孫虀臼。隱絕妙好辭四字。魏伯陽參同契後序云。鄙會鄙夫。幽谷朽生。委時去害。依託邱山。循遊寥廟。與鬼爲鄰。百世一下。遨遊人間。湯遭厄際。水旱隔屏。隱會稽魏伯陽五字。古魏字作𩵦。故云依託邱山。宜乎後世白丁道士不知。而以丹法解之。可發一笑。又孔融離合作郡姓名字詩云。漁父屈節。水潛匿方。（離魚字。）與昔進止。出行施張。（離日字。魚日合成魯。）呂公釣磯。盡口渭濱。（離口字。子或字。口合或口成國。）好是正直。女回于匡。（離子字。）海內有截。隼逝鷹揚。（離一字。子一合成孔。）六翮將奮。羽儀未彰。（離鳥字。）蛇龍之蟄。俾也可忘。（離虫字。合成融。）玟璇隱曜。美玉韜光。（玟去王。乃文字。）無名無譽。放言深藏。（脫與字。）按轡安行。誰謂路長。（離手字。合成舉。）蔡中郎魏伯陽孔文舉。皆後漢末同時人。與袁康吳平、亦同時。隱語離合相似。故詳著之。以見越紐之出於袁吳二子也。歷千餘年而始顯。不謂余爲千載知音乎。

鮑昭迷語

鮑昭集中、迷語三字、其云、二人四八。飛泉仰流。井字也。頭如刀。尾如鉤。龜字也。乾之一九。坤之二六。桑字也。頗爲拙劣。今之商謎燈牌者。亦笑之。乾坤與桑、何相關乎。東坡硯蓋銘曰。研猶有石。峴更無山。美女既

去孟子不還簡妙勝鮑多矣

大明寺壁上隱語已見古今諺

淮南大明寺壁上有詩謎云一人堂堂二曜同光泉深尺一點去冰傍二人相連不欠一邊三梁四柱烈火烘然除去雙勾兩日不全○斑義一見卽能辯之乃八字隱語也大明寺水天下無比

解字之妙

說文解豉字云配鹽幽菽也三蒼解靦字云靦冥果青色也蓋豉本豆也以鹽配之幽閉於甕盎中所成故曰幽菽冥果蜜煎果也以銅青浸之加蜜而冥於缶中故曰冥果幽菽冥果取名于幽冥見其與生菽生果異也解詁之妙有如此誰謂文章不在換字乎說文解磍字云以石研繒解奧字云以火申繒皆形容之妙磍卽礪字

規摩

文子曰水雖平必有波衡雖正必有差韓子曰規有摩而水有波我欲更之無奈之何荀子曰是規摩之說也注規摩之說猶差錯之說也規者正圓之器摩久則偏盡而不圓韓子之言必合荀注而後明注可廢乎

佳麗

韓子佳麗也者邪道之分也戰國策宮中佳麗好玩又云趙天下善爲音佳麗人之所出也嚴安疏佳麗

珍怪。順于耳目。謝朓詩、江南佳麗地。佳麗字非始自謝也。文選注、失引之。

以手通指

何休公羊注、以手通指曰揖。謂揖以敬人。以手通意也。指、意也。又云。以目通指曰瞚。瞚與瞬同。史云、頤指氣使。亦是以頤通指也。指與旨同。陸佃、埤雅、易爻觀我朶頤。注云。以頤通指曰朶。劉攽漢書補注、蹏足附耳。注以足通指曰蹏。

怒字

左傳、林楚怒馬及衢而騁。莊子。草木怒生。又說大鵬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林希逸曰。莊子好用一怒字。王介甫詩。山木悲鳴水怒流。此老善用古人好字面。

白頭而新

漢書、白頭如新。傾蓋如故。說苑作白頭而新。傾蓋而故。而如古今通用。白頭而新。雖至老而交猶新。傾蓋而故。謂一見而交已故也。作而字解。猶有意味。

鬢河

賈誼新書、大禹鬢河而導之九牧。呂氏春秋、禹身執藁鍤（一作臿）以爲民先。鬢河而導九岐。鑿江而通九路。說苑、禹醳五湖而定東海。鬢本髮名。義取環曲。剔本梳剔。義取疏通。醳本漉酒。義取澄清。古人用字如此。亦甚工矣。（兩卽插字。）

古文用之字

莊子、厲之人夜半生其子。又以驪姬作驪之姬、地名南沛、作南之沛。呂覽、楚丹姬、作丹之姬。家語、江津作江之津。樂府、桂樹。作桂之樹。文法皆異。

古文人名與字並用

史記相如傳。文君已失身于司馬長卿。故倦游。以人姓與字分爲二句。其文法自左傳。人之姓氏名字。多互用焉。劉越石詩。宣尼悲獲麟。西狩涕孔邱。沈休文宋書恩倖傳論。胡廣累世農夫。伯始致位公卿。黃憲牛醫之子。叔度名動京師。

佳文多遺逸

孫何稱韓退之擬范蠡與大夫種書。意出千古。理振羣疑。今集中無此文。白樂天稱皇甫湜涉江文。而湜集亦無此文。皮日休稱孟浩然微雲淡河漢、疎雨滴梧桐。而孟集無此一首。乃知古人詩文之佳者。遺逸多矣。

嚴郎

漢書、游於嚴郎、魏鍾繇表、廟郎。郎當作廊。而皆省作郎者。上應下、下承上也。如鳳凰同書。省下作皇。鸚鵡聯文。省下作武。若單書則不可也。石鼓文。旭日杲杲。但於旭下作二點。借旭之日爲下字也。秦刻亦有此例。

盧

韓文公誌盧殷莫言殷於書無不讀。止用爲詩賛。平生爲詩可誦者千餘篇。至今一篇不傳。非托於韓文。則名姓亦湮矣。又會昌中進士盧獻卿。作愍征賦。司空圖爲之注釋。且序之曰。氣淩鄴下。體變江南。間生冠五百年。在握照十二乘。又言其人情旖旎。雅調清越。寓詞哀怨。變態無窮。稱之可謂極至矣。而此賦亦不傳。二公非妄許人者。文章之傳不傳有幸不幸。如胡曾詠史詩。惡劣之尤。而天下誦之。豈非幸耶。

儒林

太史公平準書云。公孫宏以春秋之義繩臣下。取相位。自敍云。公孫宏以儒顯。此曰公孫宏以白衣爲天子三公。屢書不一書。蓋微詞見義。深歎夫儒效不白于天下。而文姦飾詐。爲經術之羞也。

夏侯湛

夏侯湛樂毅論。以爲近王者之師。王通亦取其說。過矣。（以太初爲孝者。當是傳刻之譌。）

弭仲叔

張伯英稱弭仲叔曰。仲叔高德美名。命世之才。非弭氏小族所當有。新豐脊土所當產。時以爲名言。愚謂稱人之賢。必本其家世。推其鄉里。厚也。伯英之言。不足以重仲叔。而祇以自薄也夫。

歐陽公非非堂記

歐陽公非非堂記云。是是近乎諂。非非近乎訕。與其諂也寧訕。此非君子之言也。孔子曰。惡居下流而訕

上者。子貢曰。惡訐以爲直者。如歐之言。是以聖賢所惡者自居也。而可乎。語曰。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是譽可過而毀不可過也。大舜隱惡而揚善。春秋傳曰。君子之善善也長。惡惡也短。惡惡止其身。善善及其子孫。孔子見人一善。忘其百非。此近厚之道也。如歐之言、則訕訐之風盛。而不肖之志得矣。試取韓文公原毀一篇觀之。其立心之公私高下。何如哉。此說一倡。則蔓菲貝錦。簧鼓陷穽。何所不至。其不流於小人之歸也。幾希。

陸韓論文

陸機文賦云。謝朝華於已披。啓夕秀於未振。韓昌黎云。惟陳言之務去。戛戛乎其難哉。李文饒曰。文章如日月。終古常見。而光景常新。此古人論文之要也。近世以道學自詭。而掩其寡陋。曰吾不屑爲文。其文不過抄節宋人語錄。又號於人曰。吾文布帛菽粟也。予嘗戲之曰。菽粟則誠菽粟矣。但恐陳陳相因。紅腐而不可食耳。一座大笑。

書記

東坡不喜韓退之書記。謂之甲乙帳簿。此老子古董識、不隨人觀場者也。（胡應麟曰。退之諸記。但紀事不論。特句格太變幻。蓋漢人渾朴之致。子瞻正與相反。）

朋黨

君子有朋而無黨。小人有黨而無朋。易曰、朋至斯孚。語曰、有朋自遠方來。朋者。君子之善類也。語曰。君子

不黨。又曰。羣而不黨。黨者。小人之凶類也。後世朋黨二字連稱。以困君子。名實皆紊矣。

文字之衰

蘇子瞻云。文字之衰。未有如今日者也。其原出於王氏。王氏之文。未必不善也。而患在於好使人同己。自孔子不能使人同顏淵之仁。子路之勇。不能以相移。而王氏欲以其學同天下。地之美者。同于生物。而不同於所生。惟荒瘠斥鹵之地。彌望皆黃茅白葦。此則王氏之同也。然是時學者。不敢異王氏者。畏其勢也。南渡之後。人人攻之矣。今之學者。黃茅白葦甚矣。予嘗言。宋世儒者。失之專。今世學者。失之陋。失之專者。一騁意見。掃滅前賢。失之陋者。惟從宋人。不知有漢唐前說也。宋人曰是。今人亦曰是。宋人曰非。今人亦曰非。高者談性命。祖宋人之語錄。卑者習舉業。抄宋人之策論。其間學爲古文歌詩。雖知效韓文杜詩。而未始眞知韓文杜詩也。不過見宋人嘗稱此二人而已。文之古者。左氏國語。宋人以爲衰世之文。今之科舉。以爲禁約。詩之高者。漢魏六朝。而宋人謂詩至選爲一厄。而學詩者。但知李杜而已。高棟不知詩者。反謂由漢魏而入盛唐。是由周孔而入顏孟也。如此皆宋人之說誤之也。吁異哉。

丹鉛雜錄卷十

長楊賦

夫輕萬乘之重。不以爲安而樂。出于萬有一危之塗。以爲娛。以此二句。爲一篇主意。

窘囷二字

賈誼服賦。攡若囚拘。蘇林音。欺全反。師古云。蘇音是也。南唐張佖辯之曰。說文、窘音渠隕切。李善文選註。窘、囚拘之貌。五臣注。窘、困也。其字並不從人。惟孫新強加字。玉篇及開元文字。有作僬然者。皆音渠隕切。疑蘇音誤。今宜從說文音。余按此句。漢書作僬、若囚拘。史記作囷若囚拘。窘當音渠。損反。囷當音欺全反。囷卽今拴字也。史記漢書、所見異辭。當各從本文解之。所謂離之則雙美。合之則兩傷也。蘇蓋以史記之音而移之漢書。宜其誤而不通。張佖辯之是也。但不知蘇音之誤所由耳。聊爲詳說之。揚雄云。一卷之書。必亡之師。斯雖細事。亦誠難哉。

蔡邕協和昏賦

蔡邕協和昏賦。乾坤和其剛柔。艮兌感其股腓。其說甚異。然咸恆爲夫婦。取象容有此也。

蔡邕漢津賦

蔡邕漢津賦、夫何大川之浩浩兮。洪荒淼以元清。嵇康詩。浩浩洪流。帶我邦畿。杜子美詩。大水淼汇巆溟

接。皆本於此句。

左思賦自注

晉陽秋曰。左思造張載、問岷蜀事。交接亦疎。皇甫謐西州高士。摯仲治宿儒知名。非思倫匹。劉淵林、衞伯輿並爲。終皆不爲思賦序注也。凡諸注解。皆思自爲。欲重其文、故假借名姓也。

玉樹

左思三都賦序。譏揚雄賦甘泉。不當言玉樹青葱。誤矣。揚雄言玉樹者。武帝所作。集衆寶爲之以娛神。非謂自然生之。猶下句言馬犀金人也。

左思賦遺句

左思別傳云。思作三都賦。疾中猶改。作蜀都賦云。金馬電發於高岡。碧雞振翼而雲披。鬼彈飛丸以礕礫。火井騰光而赫義。今本無鬼丸。水經注云。瀘水傍有氣。特惡。氣中有物。不見其形。其作有聲。中木則折。中人則害。名曰鬼彈。

文賦列十體

文賦。詩緣情而綺靡。賦體物而瀏亮。碑披文以相質。誄纏綿而悽愴。銘博約而溫潤。箴頓挫而清壯。頌優游以淋灑。論精微而朗暢。奏平徹以閑雅。說煒燁而譎誑。分文之十體。各以四字盡之。可謂妙矣。往年鶴州蔡衡仲云。東哲尚補笙詩。文賦癸傷。余漫應曰。序原始以要終。記制器而尚象。衡仲曰。二語妥帖。兼是

聖經更無褒彈也。

防露之曲

文賦。籍防露與桑間。又雖悲而不雅。注、引東方朔七諫。謂楚客放而防露作。此說謬矣。若指楚客卽爲屈原。屈原忠諫放逐。其辭何得云不雅。防露與桑間爲對。則爲淫曲可知。謝莊月賦。徘徊房露。惆悵陽阿。注、房露、古曲名。房與防、古字通。以防露對陽阿。又可證其非雅曲也。拾翠集、引王彪之竹賦云。上承霄而防露。下漏月而來風。庇清彈于幕下。影耀歌于帷中。蓋楚人男女相悅之曲。有防露。有雞鳴。如今之竹枝。東坡志林亦云。然則竹枝之來、亦古矣。詩云。野有蔓草、零露湲兮。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以此推之。防露之意可知。

精神可移

張平子思元賦。天地烟煴、百卉含華、處子懷春。精神回移。移音多。叶如何淑明。忘我實多。東方朔繆諫。清涕滂而灑滅兮。溷淖淖而日多。叶梟鴞既已成羣兮。元鶴弭翼而屏移。

抱景懷響

陸機文賦云。抱景者咸叩。懷響者畢彈。今本景誤作暑。宋高宗此文亦作暑。則其誤久矣。當改正之。

巧心妍耳 見藝林伐山

陸機文賦、雖濬發於巧心。終受歎於拙目。袁豹云。有異巧心。終愧妍耳。自謙之辭也。

南雲

詩人多用南雲字。不知所出。或以爲江總心逐南雲去。身隨北鴈來、爲始。非也。陸機思親賦云。指南雲以寄欽、望歸風而效誠。陸雲九愍云。眷南雲以興悲。蒙東雨而涕零。蓋又先於江總矣。

廣文選

予閱廣文選中山王文木賦。乃以文爲中山王名。而題作木賦。宋王微詠賦、乃誤王爲玉。而題云微詠賦。下書宋玉之名。不知王微、乃南宋人。史具有姓名。阮步兵碑。乃東平太守嵇叔良撰。而妄作叔夜。不知叔夜之死。先於阮也。其疏謬如此。

海賦

文選載木元虛海賦。似非全文。南史稱張融海賦勝元虛。惜今不傳。北堂書抄載其略。如湍轉則日月似驚。浪動則星河如瀉。信爲奇也。

定情賦

張衡定情賦曰、願在面而爲鉛華兮。恨離塵而無光。陶淵明閑情賦祖之。

獵兔賦

夏侯湛獵兔賦。忌徒闌圃。休曬華田。日送歸鴻。手揮五絃。優哉優哉。聊以永年。其語與嵇叔夜同。嵇與夏侯同時。其偶同耶。其相取耶。嵇詩作華山。夏侯作華田。田字覺勝。蓋魏都在鄴。不應言華山。當是華田。音

花、言華茂之田也。亦是奇語。

沙棠植其西

嵇康琴賦、非蘭被其東、沙棠植其西。音先。叶涓子宅其陽。玉醴涌其前、趙壹窮鳥賦、幸賴大賢。我矜我憐。昔濟我東。今振我西。魏明帝涼風夕起。悲彼秋蟬。變形易色。隨風東西。曹子建飛蓬篇。驚飆接我出。故歸彼中田。當南而更北。謂東而反西。又尚書大傳。西方者。遷方也。萬物遷落也。前漢志。少陰者遷方。漢樂章象戚瑜、白集西、食甘露。飲棠泉。文選注、西施作先施。史記先俞山、卽西隃也。

雞殼綾綱

束哲賦。貫鷄殼於歲首。收綾綱於牝牙。綾綱以毛羽爲之。字或作毸毲。

文有傍犯

徐陵賦。陪遊馺娑。聘纖腰於結風。長樂鶩鶱。奏新聲於度曲。又云。厭長樂之疎鍾。勞中營之緩箭。雖兩長樂爲意不同。此類爲傍犯。又劉禹錫律詩、前聯云。雪裏高山頭早白。後聯云。于公必有高門慶。自注。高山本高。高門、使之高也。亦傍犯之例。

繫表

庾子山哀江南賦。聲超於繫表。道高於河上。宏明集。道照機前。恩超繫表。又言超超而出象理。亹亹而踰繫表。二字人多不解所出。按晉春秋荀粲曰。立象以盡意、非通乎象外者也。繫辭以盡言。非言乎繫表者

也。象外之意。繫表之言。固蘊而不出矣。晉春秋今亡。僅見類書所引耳。

搗素賦

文選雪賦注引班婕妤擣素賦。疑非婕妤之作。蓋亦卓見也。此賦六朝擬作無疑。然亦是徐庾之極筆。

老圃賦

古賦辯禮。載洪邁老圃賦。考之聖宋文粹、乃晏殊之文。非洪邁也。（又見洪平齋集。）

積沙

謝靈運撰征賦。城嵯峨兮淮驚波。平原遠兮路經過。而凡野兮悲橋梓。迥急流兮若積沙。沙蘇何切。音莎。詩禮二疏、犍爲有沙飾也。謂刻鳳凰于尊。其形婆娑然也。春秋緯。月麗于畢、雨滂沱。月麗于箕、風揚沙。

雪賦月賦

文選謝惠連雪賦、謝莊月賦二篇。詞林珍之。唐子西謂月不如雪。謬矣。論體狀景物、蘊籍風流。則無優劣。然月賦終篇、有好樂無荒之意。近於詩人之旨。雪賦之終云。節豈我名。潔豈我貞。無節無潔。始成何人。與其秋懷之首句。平生無志意。同一自敗之旨。朱文公云。無志意始不成人。信矣。惠連希逸終身人品。亦于二賦之尾叶焉。世徒賞其春華。不可不考其秋實也。

張協北邙賦

張協北邙賦曰。陟礫邱之巉崒。升透迤之脩坂。回余車於峻衢。聊逶目於四遠。伊洛混而東流。帝居赫以

崇顯。於是徘徊絕嶺。踟躕步趾。前瞻狼山。卻闚大坏。東跳虎牢。西睨熊耳。邪亘天際。旁極萬里。莽眩眼以芒昧。諒鞏形之維紀。爾乃地勢宏隆。邱墟陂陁。墳隴嵬壘。棊布星羅。松林槮映以攢列。元木樸寥而板柯。壯漢氏之所營。望五陵之覓巍。（梭與森同。見文選。梭與楚詞風颯颯兮木蕭蕭之蕭同。叶音颼。見宋書樂志。）

鴈賦

劉向賦鴈云。順風而飛、以助氣力。銜蘆而翔、以避繒繳。羊祜鴈賦云。排雲墟以頡頏。沈弱波以容與。進凌隔乎太清。退嬉游于元渚。鳴則相和。行則接武。前不絕貫。後不越序。齊力不期而並至。同趣不要而自聚。當其赴節、則萬里不能足其路。苟泛一壑。則衆物不能易其所。凌空不能頓其翼。揚波不能濕其羽。浮若飄舟乎江之濤。色若委雪乎崖之阿。辭旨超遠。出於詞人一等矣。（濕一作戢）

白牛溪賦

王無功云。吾往見薛收白牛溪賦、韻趣高奇。詞義曠遠。嵯峨蕭瑟。眞不可言。壯哉邈乎。揚班之儔也。高人姚義。嘗語吾曰。薛生此文。不可多得。登太行。俯滄海。高深極矣。吾近作河渚獨居賦。爲仲長先生所見。以爲可與白牛連類。今寫爲一本、今此二賦俱不傳。

温飛卿錦鞋賦見藝林伐山

段柯古漢上題襟集載温飛卿錦鞋賦云。闌裏花春。雲邊月新。耀粲織女之束足。嬿婉嫦娥之結璘。碧意紺鈎。鸞尾鳳頭。鞠稱雅舞。履號遠游。若乃金蓮東昏之潘妃。寶屧臨川之江姬。匍匐非壽陵之步。妖蠱實

苧羅之施。羅襪紅蕖之豔。豐趺蹻錦之奇。凌波微步。瞥陳王。既蹀躞而容與。花塵香跡。逢石茂。倏窈窕而呈姿。擊箱回津。驚蕭郎之始見。李文明練。恨漢后之未持。重爲系曰。瑤池仙子。董雙成。夜明簾額。懸曲瓊。將上雲而垂手。顧轉盼而遺情。願綢繆於芳趾。附周旋於綺楹。莫悲更衣床前棄。側聽東晞珮玉聲。先是柯古寄飛卿書云。知君欲作閑情賦。應願將身作錦鞋。飛卿作此答之。蓋騁才炫博。而不知流于淫靡也。元人有書此賦者、聊一錄之。

黃滔律賦

黃滔律賦、如明皇回駕經馬嵬云。日慘風悲。到玉顏之死處。花愁露泣。認朱臉之啼痕。褒雲萬疊。斷腸新出于啼猿。秦樹千層。比翼不如于飛鳥。景陽井云。理昧納隍。處窮泉而詎得。誠乖馭朽。攀素綆以胡顏。又無名氏作孟嘗君夜度函谷賦。嘆秦關之百二。難騁狼心。笑齊客之三千。不如雞口。亦可喜也。

滷水羅賦

唐人白行簡、以滷水羅賦得名。其警句云。焦螟之生必全。有以小爲貴者。江漢之流雖大、蓋可一以貫之。蠶一詩曰。滷泉使月起。掃徑避蟲行。滷水、蓋僧家戒律有此。欲泉水蟲之命。故滷而後飲。今蜀中深山古寺、猶有此規。白居易送文暢詩。山宿馴溪鹿。江行滷水蟲。

秦少游單騎見虜賦

單騎見虜賦。秦少游場屋程試文也。其略曰。事方急、則宜有異謀。軍既孤、則難拘常法。遣彼虜之勁悍。屬

我師之困乏。較之力、則理必敗露。示以誠、則意當親狎。我得不撤衛四環。去兵兩夾。雖鋒無莫邪之銳。而勢有泰山之壓。踞鞍以出。若箠擒虎之威。失隊而驚。如棄華元之甲。此卽一篇史斷。今人程試之文。能幾有此者乎。一本作果吾父也。遂有壺漿之迎。見大人焉。盡棄犀渠之甲。

（此處原本闕五行。共計一百字。）

四六妙句

磨丹漬墨。有來太乙之青黎。正笏垂紳。卽侍玉皇之香案。翰林聖化齊虞夏。方咸五以登三。論述本詩書。將襲六而爲七。丞相學士象八節。不過一歲之少留。刺史入三公。便在五雲之多處。象八節言一歲八遷也。縱橫經庫。甲乙丙丁四部之書。馳驟詞垣。天地風雲八方之陣。洪平齋賀翰林遷兵部侍郎啓。五鳳樓之巨筆。九龍簨之大鍾。學士和叔正冬。伯趙司至。冬官工部送之五樂。不離尺五之天。任以三公。卽近丈三之日。諫議聽六日四分之鳳律。又見新陽。詠五更三點之鵁行。已迷舊夢。李梅亭

宋人四六

宋人四六、如才非一鶚。難居累百之先。智異衆狙。遂起朝三之怒。水利云。刻石立作三犀牛。重見離堆之利。復陂誰云兩黃鵠。詎煩鴻隙之謠。四六中古文也。

宋士子四六

宋處州士子、終場者六人、三人與選。謝主司啓云。同嬰圄之觀人。去者半、存者半。類孔門之取友。益者三。損者三。

綈袍紈扇

宋人四六云。綈袍贈范叔、猶有故人之情。紈扇遺買臣。終致上客之引。○朱買臣爲會稽太守。懷綬匿跡。人未知也。所交錢物。見其暴露。乃勞之曰。得無罷乎。遺以紈扇。買臣至郡。引爲上客。

腹背

李嬌內制集、鏘金鳴玉。坐縈枯株、擊水搏風、顧慙腹背。蘇頲表、駭駘獲鷹於九方。腹背可儔於六翮。又云。坐擁股肱之任。顧慙腹背之毛。腹背事見韓詩外傳。

傅一廛二

吾嘗解元王孝忠、鄉試賀中西蜀表。中有云。川四巴三。收彈丸黑子之地。傅一廛二。成大統函夏之天。傅一廛二。乃太祖御製中西蜀頌中。謂傅友德之功第一。廖永忠之功第二也。人咸服其博洽。

雪窖冰天

獃馬角之不生。魂消雪窖。蠔龍鬚而莫遂。泪雨冰天。洪皓祭文

崔瑗

崔雍吊蕭至忠文曰。上蔡之犬堪嗟。人生到此。華亭之鶴虛唳。天命如何。

芝泥闌檢

芝泥發彩。宣鳳藻而騰文。闌檢浮香。潤龍綃而動色。張騭奏章云云。檢文書章也。翰林學士承明之有直廬。方步八磚之日。紫宸之夾香案。更依五朵之雲。學士濡珥彤之毫。書九重之言動。繡汗青之筆。乘四海之輝光。

落霞秋水

文選褚淵碑、風儀與秋月齊明。音徽與春雲等潤。庾信馬射賦。落花與芝蓋齊飛、楊柳共春旗一色。隋長壽寺舍利碑、浮雲共嶺松張蓋。明月與巖桂分叢。王勃滕王閣記、語本此。然王勃之語。何啻青出於藍。雖曰前無古人可也。

佛書四六

毒龍懼其威光。醉象憚其神力。唐睿宗大寶積經序。七十二君。皆在陶鈞之內。八萬千歲。即爲俄頃之間。○漢日載其通暉。周星彰其降誕。鷲頭峯下、演金口之微言。雞足山中。舒玉毫之瑞色。○闢圓明之淨域。啓方便之禪門。○暫乘紫機之暇、聊題緗帙之前。睿宗序紫機極中萬機也。紫龍持貝葉。亟傳摩竭之城。象負蓮花。遂滿眞丹之境。徐鍇。眞丹靈旦也。摩竭魚莊飾門柱也。風送妙花。結而成蓋。月臨淨水。印以搖金。○眞空無像。非像教無以譯其眞。實際無言。非言緒無以筌其實。○大乘小乘。逗根機而演教。半字滿字。逐權實而敷文。佛以獨體之字爲半字。合體之字爲滿字。○

貝葉靈文。比天之訓逾遠。貫花微旨。西秦之譯更新。（武則天聖教序）擊大法鼓。響振於無間。吹大法螺。聲通於有頂。（有頂見法華經）馥篤茵而無異。鳴迦陵而不殊。（如意輪）色是幻色。必不礙空。空是眞空。必不礙色。○白雞路出青髓岩開。（徐孝克天堂寺碑）祇樹息陰。元風尙啓。莎羅變葉。佛性猶彰。○陽門飾毫眉之象。夜臺圖紺髮之形。（楊衒之）影由形起。響逐聲來。弄影勞形。不識形爲影本。揚聲止響。不知聲是響根。（向居士）前念不生卽心。後念不滅卽佛。（法海禪師）青青翠竹。總是法身。鬱鬱黃花。無非般若。（大珠）

毫盖繫念三塗。業因幣爾生情。萬刼羈鎖。聖名凡號。盡是虛聲。殊相分形。皆爲幻色。（宏明）○寧可清貧自樂。不作濁富多憂。○天桃紅杏。一時分付東風。翠竹黃花。從此永爲閑伴。（顧愷之訓格之言。不得暫捨。可以鏤於骨。書於紳。染於神。薰於識。所以楚莊王輕千乘之國而重申叔一言。范獻子賤萬畝之田而貴丹人片說。）○煩惱正是菩提。淨華生於泥塗。（臨之和尙）

煉心方外。擯影人間。○玉甃久灰。金言未剖。（梁武帝勳可碑）傷智幢之欲折。悼戒寶之將沉。○無人非闕戶之閒。無見非面墻之恩。無實非假是之事。無眞非魚目之寶。

抗志匪石。安仁似山。○東隅纔吐。西崦已沉。譬逝川之駃流。若栖棄之輕露。○悲泉苦水。出沒曾不關人。顧兎蹲烏。升落長自在彼。春蠶繅絲而不悟。秋蛾拂燄而摩疑。

大睡劇於據梧。長眠甚於枕麴。○陽燧含景。還譬日輪。甘露入盤。足稱天酒。○鳴鍾浮響。光燈吐輝。○概太淸而特起。接庫樓而上征。（盲宮殿之臺。曹植詩。本露概上淸。）

金池動月。玉樹含風。○辨論青豆之房、遣惑赤華之舍。○宣銀鼓於寶坊。轉金輪於香地。○山毫一其小大。彭殤均其壽夭。筵楹亂其橫豎。施屩混其妍媸。（衍莊子語。）

玉燭登年。金商在律。炎涼始貿。動靜惟安。（劉虬書）扇靈嶠之流風。鏡貞林之絕影。○（瑞祥）河光似冪。樹彩成車。（上句榮光冪河。下句先生樓桑事。）○箴興琴劍。銘自盤盂。○榮辱迅譬石光。古今駛過拍翅。○色見聲聞。俱能證果。花飛釧動。盡可栖神。○塵網千重。密密常籠意地。愛繩萬結。條條盡係情田。隨他舌以鸚鵡之徒。借彼眼如水母之屬。（以上出明集）

紅綿套索、碧玉穿阬。（昔人所謂空谷傳聲）百尺竿頭須進步、十方世界露全身。○面上夾竹桃花。肚裏侵天荊棘。○

雀舌初調。玉醴分時禪思健。龍團搥碎、金渠碾處睡魔降。（茶榜）

舌頭無骨。得言句之總持。眼裏有筋。具遊戲之三昧。羣居閉口。獨坐防心。

露浥瓊英。春融雪彩。臉欺膩玉。髻惹濃雲。（戒色）瓊英膩雪。蓮蕊瑩波。露濯蘂姿。月艷珠彩。（戒色）

奇對

天皇萬八千歲、周家三十六王。○心竅九百六十。（佛書）毛孔八萬四千。（醫書）南朝四百八十。（杜牧之詩）北魏一萬三千。（通鑑北魏寺數。）長者扶義而西。前塗倒戈以北。○赤子弄兵於潢池。（龔遂傳。）饑民彎弓於豁谷。（唐書崔元傳。）涼風至。蟋蟀居壁。（月令）白露降、蜻蛚上堂。（易通卦驗）活潑潑地。喫緊爲人。常惺惺法。近裏著己、○民爲邦本。本固邦寧。人生在勤。勤則不匱。（左傳。）衆心齊。一江山爲城隍。（南史周山圖數。）君德不修。舟中皆敵國。（吳起。）誣飾邱蚓。冀招神龍。（王微與江湛書）

刻畫無鹽唐突西子。

丹鉛續錄

楊慎著

本館據寶顏堂祕笈本排印初編各叢書僅有此本

丹鉛續錄序

信信。信也。疑疑。亦信也。古之學者。成于善疑。今之學者。盡于不疑。談經者曰。吾知有朱而已。朱之類義可精義也。言詩者曰。吾知有杜而已。杜之窾句亦秀句也。寧爲佞。不肯爲忠。寧爲僻。不肯爲通。聞有詘二氏者。輒欲苦之。甚則鄙之如異域而仇之。如不同戴天。此近日學之竺癰沈痼也。是何異史誦言而豎傳令也。焉用學爲哉。愼少於藝林。喙硬而力戇。有疑義、未之能以蓄也。有狂言、未之能以藏也。天假我以暮齡。逸我以投荒。洛誦之與居。而副墨之爲使。丹鉛之研。點勘之餘。既錄之。又續之。蘄以解俗懸而逃疑網耳。拘方者既駭驚而徑庭之學步。大方者復拾腐語以嘵嘵曰。是玩物喪志。則斯錄也。奚翅覆瓿棄哉。噫。頂門之竅露。堂堂無藏。腳根之機活。鑿鑿無滯。佛氏尚有斯人之徒。而吾徒寧無斯人乎。

嘉靖丁酉冬十一月朔日升菴楊愼書于高峴別業之朝暉軒

丹鉛續錄經說卷之一

新都楊　愼著

易二十條

雲從龍風從虎

張璠從音隨從之從去聲雲出則龍必從之風出則虎必從之猶曰龍從雲虎從風也今按此說甚異諸家而理至凡龍起必雲而謂龍能致雲非也虎出必風而謂虎能致風非也猶蟻徙必雨乃雨氣感蟻蜥蜴聚必雹乃雹氣感蜥蜴謂蟻能雨蜥蜴能作雹可乎古人多倒語成文後人不達便成滯義古樂府云虎嘯谷風起龍興景雲浮無怪乎今之誤也

九五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

漢書谷永傳引此又孟康註云膏者所以入人肌膚爵祿亦所以養人也小貞臣也大貞君也遭屯難饑荒君當開倉廩振百姓而反吝則凶臣吝嗇則吉也

鶴山魏氏云周禮有大貞謂大卜如遷國立君之事貞不訓正也

今按二家皆古說也本義謂處大事雖正亦凶是聖人教人不正也易爲君子謀如是乎

需于沙衍在中也

衍寬平之地也左傳地名有昌衍漢書地名有鄗衍衍之文亦承需沙爲義也孟喜易文辭作需于沙

衍。

位正當也

毛晃云。易當位不當位。皆作平聲讀。俗作去聲。誤。

今按小象如位正當也。叶大有慶也。位不當也。叶陽不長也。毛晃之言良信。

地中有水師

古者治野。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無事則正疆界而備旱潦。有事則可以通糧運而給軍需。戰國策所謂牛田水通糧也。其詳具六韜農器篇。

發利西南不利東北

劉子新論。利西南就土順也。不利東北登山逆也。

以杞包瓜

太玄。蒼木維流。厥美可以遂于瓜苞。

帝乙歸妹

帝乙。殷之賢君。尚書所謂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慎罰是也。史記云。帝乙時。殷道益衰。此背經之說也。後世注易者。因史記之言。遂以帝乙爲成湯。則易與尚書又相矛盾矣。信史而疑經。其蔽有如此

者。嗚呼。一代之君。聲迹豈微乎。其善惡之名。傳信傳疑。一彼一此。況史之記錄。一人一事之得失。可盡信乎。

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

今文作序。陸德明曰。虞翻本序作象。呂東萊曰。作象乃與下義合。象者。立象成器以爲天下利也。

日月運行一寒一暑

日在牽牛則寒。東井則暑。牽牛水宿。遠人故寒。東井火宿。近人故温也。星經說

悔吝者憂虞之象也

或曰。虞度也。非也。憂則悔矣。度何以吝乎。古字虞與娛同。孟子曰。霸者之民歡虞如也。戰國策顏斶云。晚食以當肉。安步以當車。無事以當貴。清淨貞固以自虞。注。虞娛同。毛詩小序。以禮自虞。漢書郊祀歌。神嘉虞。又合好效歡虞太乙。魏相傳。君安虞而民和睦。

冶容誨淫

冶。銷也。遇熱則流。遇冷則合。與冰同志。故冶字從冰。女之媚艷。亦令人銷神流志。故美色曰冶也。三蒼。

立成器以爲天下利

漢紀引易立象成器以爲天下利。朱子本義云。立下疑有缺文。蓋使人深考而自得之也。

闔戶之謂坤

朱子曰。先言坤者。由靜而動也。魏鶴山云。周易備三易之義。闔戶之謂坤。卽歸藏。終萬物。始萬物。盛乎艮。卽連山也。

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

易大傳。刳器尙象。取諸離。取諸益。取諸噬嗑。取諸乾坤。取諸渙。取諸隨。取諸豫。取諸小過。取諸睽。取諸大壯。取諸大過。取諸夬。凡十三卦。而乾坤合爲一而不分。朱漢上云。上古衣裳相連。乾坤相依。君臣一體也。至秦始取衣裳離之。而尊君卑臣。上下判隔。豈非服妖之大乎。昔人謂禮失求諸野。今獠川苗蠻多衣統裝。上下相連。猶是古法。字書作帨裙。解云。南夷關頭衣也。

數往者順知來者逆

安公石作易牖。此解極爲超邁。自唐宋諸儒。未有是說也。朱子嘗有一半逆一半順之疑矣。而終未能自決之也。公石之說曰。天下之事。數往者順。知來者逆。易爲知來而作。故其數、逆數也。數往者順。蓋因下句而推原之。非爲易有數往之順數也。公石與經妙契超詣有如此。趙子崇爲予言此。惜未見其全也。予謂解聖賢之經。當先知古人文法。古人之文。有因此而援彼者。有從此而省彼者。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顏子固未嘗用也。易曰。樂則行之。憂則違之。潛龍固未有所謂行也。治則進。亂則退。伯夷固未嘗進也。皆因此而援彼也。禹稷三過其門而不入。稷未嘗三過門也。禹稷躬稼而有天下。禹未嘗躬稼也。潤之以風雨。風無潤也。暖之以日月。月無暖也。沽酒市脯不食。酒非可食也。左傳曰。馬牛

皆百匹。牛不可言匹也。玉藻云。大夫不得造車馬。馬不可言造也。皆從此而省彼也。故必曉古人文法。而後可以解聖賢之經。噫。安得起公石于九泉而語此哉。

愊謂易畫自下而上。圖自右而左。故曰逆數。凡上下下曰順。下上上曰逆。左徂右曰順。右徂左曰逆。史稱伏羲太昊氏。太昊春也。邵子以易配春。大戴禮言伏羲氏以木德王。畫卦自下而上。卽木之自根而榦。榦而枝也。其畫三。木之生數也。其卦八。木之成數也。重卦亦兩其三八其八爾。木行春也。春貫四時。木德仁也。仁包四端。伏羲所以爲羣聖首。而易爲五經之源乎。

爲加旻爲心病爲耳痛爲血卦

坎中一畫。卽心體。故八卦惟習坎有孚。惟心亨。心居中虛。于坎可見。然心腎皆屬坎。水火未嘗離也。今人以素問所載坎離爲心腎。在易坎言心亨。又言心病。于木亦爲堅多心。而離不言心。何也。愚謂中孚彖傳。柔在內而剛得中。柔在內者中虛。信之本也。先儒云。天下惟一無對。惟中無對。坎離無對。中也。乾坤無對。一也。中孚無對。以其似離。小過無對。以其似坎。又曰。中孚是大底離。又曰。中孚是雙夾底離。以此推之。離雖不明言心。中虛之義該之矣。

易坎爲心。離亦爲心。坎中實。心之體。離中虛。心之用。宋儒所謂有主則實。無主則虛也。坎爲耳。離亦爲耳。鼎黃耳。噬嗑上爻滅耳。象傳云。聰不明也。聽之不明。視之不聰。耳目同用也。列子所謂能以耳視而目聽。此非深于易者。孰能知之。

艮三爻屬薰心卽心病也以其互卦有坎素問金在志爲憂水在志爲恐恐則甚于憂故爲加憂訟之有孚窒惕中吉卽加憂也加憂卽心病也艮之屬薰心以互體有坎也水藏在腎開竅于耳而水在志爲恐恐則傷腎故爲耳痛氣陽運動常顯血陰流行常幽血在形如水在天地間故坎爲血卦王萬里時患耳痛魏文靖公勸以加青鹽鹿茸煎雄附爲劑且言此藥非謂虛損易中坎爲耳痛是經中已著病證矣竟餌之而良愈恐謂深明乎易不必讀素問及五運六氣可以爲醫矣昔人乃云注本草誤殺人而注易誤無害豈知此理哉

爲心病

莊子云上而不下則使人善怒下而不上則使人善忘不上不下中身當心則爲病或問坎爲心亨而此曰心病何其反曰有孚則心亨矣加憂則心病矣心一也顧用之何如耳孚之亨也是盤科而進也成章而達也泰宇定而天光發也憂之病也是孟所謂飢渴害心者也爲心之茅塞者也莊所謂萬物鏡心也爲性之蓍龜者也又曰天之穿之日夜無降人則顧塞其竇其加憂之說乎又曰室無空虛則婦姑勃谿心無天遊則六鑿相攘其心病之說乎故曰心當實以理不當實以欲又曰心欲有所主不欲有偏主嘻盡矣哲矣

致飾然後亨

鄭玄昔亨獻之亨許兩切

井道不可不革

後漢書禮儀志引古禮云。立秋浚井改水。冬至鑽燧改火。改水。卽井道之革也。

書七條

日中星鳥以殷仲春

昔有人問柳仲塗曰。朱鳥者。南方之宿。以主于夏也。旣觀其星。以正其候。則龍星乃春之星也。春主于東方。可觀之以正其候也。今不曰日中星龍。何也。仲塗曰。歲周其序。春居其始。四星各復其方。聖人南面而坐。以觀天下。故春之時。朱鳥之星當其前。故云觀之以正仲春矣。

愼按柳氏之說。超古注疏矣。然猶未盡也。殷之爲言正也。正卽正朔也。故春殷春朔。夏殷夏朔。秋殷秋朔。冬殷冬朔。所謂四殷者。卽四朔也。皆敬天時而勤民也。故下文遂言民事。厥民析者。冬寒無事。並入室處。春事旣起。丁壯就功。重春耕也。厥民因者。老弱因就在田之丁壯以助農也。急夏芸也。厥民夷。老壯在田。與夏平也。及秋收也。厥民隩。民改歲入此室處。以辟風寒也。謹冬藏也。此皆勤民事也。今之蔡傳。但云驗氣之和。驗氣之平。是平居無事觀物隱居者之養生月覽耳。不待帝堯欽若曆象。不待羲和寅賓敬致也。觀尙書所以不可廢古注歟。或問楊子曰。子于諸經。多取漢儒而不取宋儒。何哉。答之曰。宋儒言之精者。吾何嘗不取。顧宋儒之失。在廢漢儒而自用己見耳。吾試問汝。六經作于孔子。漢世去孔子未遠。傳之人雖劣。其說宜得其眞。宋儒去孔氏千五百年矣。雖其聰穎過人。安能一旦盡棄舊而

獨悟于心邪。六經之奧。譬之京師之富麗也。談京師之富麗。河南山東之人。得其十之六七。若雲南貴州之人。得其十之一二而已。何也。遠近之異也。以宋儒而非漢儒。譬雲貴之人。不出里閈。坐談京邑之制。而反非河南山東之人。其不爲人之貽笑幾希。然今之人安之不怪。則科舉之累。先入之說。膠固而不可解也已。噫。

和夷底績

西傾因桓是來

古和桓華同音。和夷底績。卽西傾因桓之桓。見水經注。桓楹卽和表。和表又轉爲華表。見漢書。桓東少年場注。桓譚新論。隋志作華譚。

厥篚織文

九州要記云。雎澳之間出文章。天子郊廟御服出焉。所謂厥篚織文也。述異記。雎澳二水。波文皆若五色。其人多文章。故名績水。文選陳琳書云。遊雎澳者學藻績之綵。杜詩。衣冠迷適越。藻績憶遊雎。

陽鳥攸居

日之行。夏至漸南。冬至漸北。鴻雁南北。與日進退。隨陽之鳥。故稱陽鳥也。

九河

鄭玄云。齊桓公塞九河爲一河。今河間兮高以東至平原禹津。往往有其遺處。春秋緯寶乾圖云。移河

爲界在齊呂。塡閘八流以自廣。言閘八流柘境。塞其東流八枝。幷使歸于徙駭也。是曲防之禁。桓自犯之。又爲百世之害。由于重好利輕變古也。宋王安石欲泄梁山泊之水以爲田。則又愚矣。

道荷澤被孟豬

闕駟十三州記曰。不言入而言被者。明不常入也。水盛方乃覆被矣。

王朝步自周

大夫不徒行也。何以步也。黃公紹曰。步步聲也。謂人荷而行。不駕馬也。茲說吾取之。

詩二十八條

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詩大序

文選呂向注云。哀蓋字之誤也。哀當爲裹。謂中心念恕之也。余舊疑哀字之難解。見呂說乃豁然矣。

詩曰一發五豝吁嗟乎騶虞

騶者。天子之囿也。虞者。囿之司獸者。天子佐與十乘。以明貴也。貳牲而食。以優飽也。虞人翼五豝以待一發。所以復中也。人臣于是所尊敬者不敢以節待。敬之至也。甚尊其主。敬愼其所掌職。而忠厚盡矣。作此詩者。以其事深見良臣順下之志也。賈誼新書

此詩說與毛氏異。漢世詩始萌芽。惟尙齊魯二家。韓氏晚出。毛氏最晚。此蓋魯說也。

燕燕于飛參差其羽

師曠禽經曰。鳥向飛背宿。燕向宿背飛。此物理也。故莊姜以爲送歸妾之比。

考盤在澗

澗。按韓詩作干。章句云。地下而黃曰干。又水曲曰干。江干長干是也。況干與寬爲韻自協。

蒹葭蒼蒼白露爲霜

王度記曰。天子鬯。諸侯薰。大夫芷蘭。士蒹。庶人艾。蒹葭者。士之贄也。

四月秀葽

詩注。物成自秀葽始。

劉向說苦葽也。徐鉉曰。狗尾草也。爾雅。葽繞棘宛。注。今遠志。嚴氏詩緝曰。四月陽氣極于上。而微陰已胎于下。葽感之而早秀。

憯如調飢

調。韓詩作朝。薛君章句云。朝飢最難忍。其義晰矣。毛詩作調。本屬魯魚。而鄭氏求其說而不得。乃云調音稠。又改字作輖。輖飢也。輖飢也。輖飢也。三者均之不通也。愈解而愈離眞。不若朝飢之爲長也。焦氏易林云。俯如且飢。晉郭遐周詩。言別在斯須。憯焉如朝飢。漢晉去古未遠。當得其實耳。

憯彼玉瓚

廣韻。憯作琖。詁云。玉琖相帶如翠弦。

南山有枸

注枳枸也陸璣疏云枸樹高大似白楊生子著枝端大數寸甘美如飴八月熟謂之木蜜詩詁云狀似枒杈土人謂枒杈木通作椇本草枳椇廣韻枳椇實如珊瑚是白石木之子說文作棷字從禾樊極也徐鍇云樊極屈曲不伸之意樊極之果其狀詰屈亦取此爲名

肅肅其羽

字本作翩所六切文字音義云烏飛其掌蹜在腹下

東有啓明西有長庚

詩緝李氏曰啓明卽太白長庚不知何星毛氏云一星後世因之遂以長庚爲太白故李白母夢長庚名白字太白鄭樵曰啓明金星長庚水星金在日西故日將出則東見水在日東故日將沒則西見實二星也

今注一星一與一字畫多少之間誤耳無注二星也

載馳載驅周爰咨度

墨子曰古者國君諸侯之閒見善也皆馳驅以告天子

裳裳者華其葉湑兮

裳裳者華其葉湑兮氣相屬潤相滋也常棣之華鄂不韡韡體相親意相承也

食我桑葚懷我好音

尹和靖曰周原膴膴堇荼如飴美土可以變惡味食其桑葚懷我好音美味可以變惡聲

維師尚父

魯詩說曰師之尚之父之故曰師尚父

小東大東杼柚其空

周自平王遭父子之變去豐而遷洛周始東也故曰大東自敬王遭兄弟之爭子朝居王城曰西王敬王居狄泉曰東王周又東也故曰小東周有二東之變王迹熄矣王室亂矣大國攻戰會盟小國貢賦奔走故空其杼柚而怨刺作也曰然則詩何可以先小也曰自今而追昨故先小而後大也曰詩篇名何以又曰大東也曰紀亂之原也凡詩篇名多擇章首二字此詩名獨越首章而取次章不曰有饛而曰大東吾不知作者名之與刪定者名之與有旨哉

天生烝民有物有則

古注物象也則法也性有象情有物五性本于五行故仁義禮智信象金木水火土也六情本于六氣故喜怒哀樂愛惡法乎陰陽風雨晦明也孝經援神契曰性生于陽以理執情生于欲以繫念

維昔之富不如時維今之疚不如茲彼疏斯粺胡不自替職兄斯引

首二倒字句也昔時之富善人是富今茲之疚君子在疚也茲年也古人謂茲爲年取草木繁茂之義

也。呂氏春秋。今茲美禾。來茲美麥。文選。爲樂當及時。誰能待來茲。昔時之富。不如言君子之得志也。今茲之疚。不如言君子之失志也。君子疚則小人肆。故曰彼疏斯粺。疏。斗粟而米十爲疏。疏謂之糲。斗粟而米九爲粺。粺謂之精。糲加于精。疏斯粺矣。是小人而加于君子。不自審其分也。替並立一下也。彼爲肆行之小人。胡不自替以避君子。而使我心專專然愴怳引長而不能自已也。

不日成之

古注。不設期日也。今注。不終日也。愚按不設期日。既見文王之仁。亦于事理爲協。若曰不終日。豈有一日可成一臺者。此古注所以不可輕易也。

閒關車之舝兮

詩傳以爲燕樂新婚之詩。按禮不賀人之序也。又曰。娶婦之家。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新婚安得有燕耶。小序曰。幽王無道。詩人思得賢女以配君子。此義爲長。此序說所以不可輕變也。

往近王舅

毛萇曰。近。已也。鄭玄曰。近。辭也。愼按近音記。毛注曰。已已亦音記也。鄭玄。辭者。謂語助辭也。朱子集傳用鄭說。今之解者。或不通此義。黃東發謂之諸舅猶有南上者。謬之甚矣。又按詩彼其之子。禮記作彼記之子。或又作忌。又作已。又作忌。如叔善射忌之例。然則近也忌也其也已也忌也。皆語助辭也。朱公遷又按說文近從辵從丌。丌音基。楷書作廾。與近相似而誤也。其說尤究極根源。然則不識字者。安可

解經哉。

民今之無祿天夭是椓。

張衡應云利端始萌害漸亦牙速速方穀夭夭亦加欲豐其屋乃蔀其家據此則以天夭爲天夭也衡去古未遠疑得其眞且此此速速夭夭連文爲是不應速速下又特出天夭也天夭之義自然天夭之說強勉王介甫詩栩栩幽人夢天夭老者居亦祖張說。

有豕白蹢烝逐波矣

韓詩注犬黑喙馬黑鬣豕黑雨。

是類是禷

埤蒼禷馬上祭也。

按馬上祭曰禷其字從馬猶車下祭曰軷其字從車也。

夙夜基命宥密

毛萇云宥寬仁也密安靜也孔穎達云寬仁所以止苛刻靜密所以息暴亂豈不明白正大而得帝王之體也今之詩傳解宥爲宏深密爲靜密以字義言之宥者寬宥也未聞宥爲宏深也宏深靜密既于基命不切又不知宏深靜密者爲何事輔廣又改云不宏則體不靜不深則用不徹不靜則不到沖漠無朕處不密則不到萬象森羅處其言愈謬聖人治天下大經大法易曉易見沖漠無朕森羅萬象是

老氏虛無之語。豈可以解詩哉。詩道性情。恐不如是。

烈文辟公錫茲祉福

古注。成王卽政。諸侯助祭也。錫福。毛萇以爲文王錫之。鄭玄以爲天錫之。朱傳以爲諸侯錫成王以祉福。而惠我以無疆。使我子孫保之也。此三說不同。要之毛鄭于事情近之。不失天子戒諸侯之體。若朱傳之說。首足倒置矣。洪範。天子斂福以錫民。未聞諸侯反錫天子以福也。唐末藩鎭之強。行辭降敕。猶不若是其委靡也。此無他。義理本明白無二說。朱晦翁必欲別立一說以勝前人。故不自知其說之害理至此也。

天命玄鳥降而生商

詩緯曰。契母有娀氏浴于玄丘之水。睇玄鳥銜卵而墜之。契母得而吞之。遂生契。自此說一出。太史公因之。朱文公詩傳亦因而不改。愚竊疑之。夫卵不出蓐。燕不徙巢。何得云銜。卽使銜而誤墜。未必不碎也。蓋解詩者求其說而不得。假之神怪以欺俗也。或曰。然則玄鳥之詩何解也。曰。玄鳥。請子之候鳥也。月令。玄鳥至。是月祀高禖以祈子。意者。契母以玄鳥至之月請子有應。詩人因其事而頌之。曰天命。曰降者。尊之神之貴之。若曰。實是天降也。按毛詩詁云。玄鳥至日。以太牢祀高禖。記其祈福之時。故言天命玄鳥來而謂之降者。重之若自天來。此說得之矣。大抵古人修辭興深意遠。若曰。仲春之月禱而生商。斯爲言之不文矣。如黃帝之生。虹電繞樞。蓋生之時。值始電見之候也。帝俊生日。謂有十子。而以甲

乙丙丁名之也。此而可誣。亦將曰。黃帝生于虹。帝俊生十日乎。詩又曰。維嶽降神。生甫及申。亦本其生之地而神之。便謂甫生爲嶽神所生可乎。傳說爲箕星。生之日直箕。蕭何爲昴星。生之日直昴也。楚辭曰。攝提貞于孟陬兮。庚寅吾以降。屈原豈攝提之苗裔乎。漢柳敏碑。言敏本柳星之後。人皆知笑之。而不疑玄鳥之事者。蓋以經故。豈知經旨本不如是耶。

魯頌泮宮

戴埴曰。魯泮宮。漢儒以謂學宮。予觀泮水序。止曰頌僖公能修泮宮。而詩言無小無大。從公于邁。則征伐之事。言順彼長道。屈此羣醜。則克敵之功。言淮夷攸服。既克淮夷。淮夷卒獲。則頌淮夷之服。借曰受成于學。獻馘獻囚可也。于此受琛。龜象賂南金可也。曰濟濟多士。克廣德心似矣。而繼以桓桓于征。逖彼東南。不過從邁之多賢。曰載色載笑。匪怒伊教似矣。而先以其馬蹻蹻。其音昭昭。不過宴樂之和樂。合序與詩。皆無養才之說。其可疑一也。春秋所書。莫大于復古。僖公登臺望氣。小事也。左氏猶詳書之。學校久廢而乍復。蓋關吾道盛衰。何經傳略不一書。其可疑二也。駉序言史克作頌。以修伯禽之法。足用愛民務農重穀數事。使果能興崇學校。何不表而出之。以侈君之盛美。其可疑三也。上庠虞制也。東序西序。夏制也。左學右學。商周之制也。孟子言庠序校皆古之學。使諸侯之學。果名泮宮。何他國略無聞焉。其可疑四也。記禮多出于漢儒。其言類宮。蓋因詩而訛。鄭玄解詩。泮言半也。解禮記。類言班也。以此班政教。使鄭氏確有據以泮爲學。何故隨字致穿鑿之辭。其可疑五也。予意僖公作宮于泮池。樂成

之際。詩人善禱。欲公戾止于此永錫難老。而服戎狄。于此昭格孝享。而致伊祐。于此獻馘獻囚。而受琛貢。此篇與宣王考室之詩相表裏也。又按通典言。魯國有泗水縣。泮水出焉。然後知泮乃魯水名。僖公建宮于上。因水以名宮。如楚之渚宮。晉之虎祈也。泮水泮宮泮林一也。以泮水爲半水。泮林亦爲半林乎。又求之莊子。言歷代樂名。黃帝有咸池。堯有大章。禹有夏。湯有濩。文王有辟雍。爲天子學。亦非也。詩言于論鼓鐘。于樂辟雍。亦無養才之意。莊子去古未遠。當得其眞。漢儒因解泮水。求之義不可得。故轉辟爲璧。解以圜水，

予謂戴氏之見卓矣。其辨博矣。按左氏晉侯濟自泮。泮果水名。足證矣。近世曲爲說者曰。春秋。經也。魯頌。亦經也。魯頌旣載。春秋可略。此說又滯矣。高克一事。詩詠淸人。春秋書鄭棄其師。他如盧濮城楚丘木瓜碩人無衣。詩與春秋互見。不厭其複。安有詩載而春秋可略乎。或又曰。事亦有特載而不見于經傳者。季氏伐顓臾之類也。曰。顓臾之事。將然而未舉也。故論語載之。而經傳略焉。泮宮已成之迹。春秋豈容不書哉。

愚嘗總春秋與詩而論之。信魯頌之文。則僖公爲魯之賢君。伯禽以下。無其匹者也。以春秋所書考之。則僖公齊襄衞靈之流。烏得爲賢哉。蓋頌乃臣子頌禱之辭。例多溢美。如今人之親知賀壽軸文也。春秋所書。則其實跡素行。如今官府之考語也。今稱人之賢。可例信賀軸而略考語哉。觀其滅項伐邾。取須句。取訾婁。取濟西田。以楚伐齊。皆其惡之大者也。至其閨門不肅。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夫人

會齊侯于卞。其女季姬。始遇鄫子于防。而公不制。中使鄫子來。而公不恥。終歸于鄫。而公不拒。淫風流行如此。桑中大車。不作于魯。而嗣興有駾。猶以爲頌。吾誰欺。欺天乎。夫子存魯頌。見當時上下相蒙。好諛悅諂。而非以爲美也。後之學者。皆信頌而忽春秋。是猶監察取人以賀軸而不稽考語。天下皆黨黃卓魯矣。有是理乎。

又按辟雍泮宮爲學名。始于王制之傳會。吳澄禮纂言曰。詩言鎬京辟雍。又言在泮飲酒。未有以見其必爲學宮之名也。

禮器云。魯人將有事于上帝。必先有事于類宮。注謂類宮告后稷也。此又泮宮非學之一證。

說文。辟雍作辟廱。解云。辟壅也。廱天子饗宴辟廱也。亦不言辟雍爲學名也。今據詩云。鎬京辟雍。又曰。于樂辟雍。頌云。于彼西雍。考古圖器名有晉雍。疑皆爲宮名。

春秋

隱公元年

元年。魯隱公元年也。鄭漁仲云。諸侯舊用天子之年。至平王失政。諸侯並稱元年。陳傅良曰。古諸侯止謂世。

愼按共和之世。諸侯始分國立元。其說見和嶠汲冢紀年。漁仲亦以意言之而失考也。

春秋大一統。所謂一統。天下咸奉元朔也。天子立元。而諸侯遵也。天子頒朔。而諸侯行也。自共和以來。

諸侯如蜂房蟻穴。不用天子之元年矣。晉曲沃莊伯改建夏正。則有不奉天子之朔矣。春秋所以托始于隱與。

隱公不書卽位。左氏曰。攝也。劉道原曰。惠公愛少子。立爲太子。而國人不與。而立隱。隱曰。吾將讓焉。太子桓公後。望十年不獲。而羽父弒隱立桓。桓曰。隱攝也。吾取之。左氏信桓之欺。故曰攝。公穀信隱之詐。故曰讓。皆失之。

丙戌公會鄭伯盟于武父丙戌衞侯晉卒桓公十三年

穀梁曰。再稱日。決日義也。

杜預曰。再書丙戌。國史成文也。

胡安定曰。羨文也。

鄭漁仲曰。丙戌。一日也。不應再書丙戌。非後申則前子。

楊愼曰。一日而再舉者。非兩之也。同日異地也。曷言乎同日異地。盟地于武父。赴地于魯都。再故日之也。若曰丙戌公會鄭伯盟于武父。衞侯晉卒。嫌于同地矣。曷謂嫌乎同地。後人習其讀而失其傳。將曰。衞侯卒于盟地云爾。是故謹而再日之。故曰再稱日。決日義也。日盟者卽而日。日赴者追而日。國史之體也。故曰國史成文也。文有兩而非羨者。雖春秋之謹嚴。不得而損也。穀梁解也婉。杜預解也深。感知其解也。安定曰。羨蓋或之。漁仲直改焉。則妄矣。

夏四月辛卯夜恆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莊公七年

此記星出之遲也。

杜預曰。辛卯夏四月五日。月光尚微。蓋時無雲。日光不以昏沒。日光不匿。恆星不見。

孔穎達曰。此言夜者。夜未至中。謂初昏之後耳。非竟夜不見星也。愼曰。此記日光不匿列星不見之祥也。左傳以爲夜明。是也。汲冢紀年書天再旦。亦是也。書曰夜明。則稱而不隱。書曰再旦。則曲而不中。春秋書曰夜恆星不見。聖人之文稱而隱。曲而中。于是爲不可及矣。

穀梁作昔恆星不見。曰入至于星出謂之昔。昔。初夜也。夜中夜也。昔何以謂之初夜。昔之爲字。從日從夕。夕殘曰殘。爲昔也。昔又與夕通。夕之爲字。從月半見。日殘月半見。正初夜之時也。夜明。五行志所云晝晦宵光是也。漢書武紀書有如日夜出。蓋此類也。通鑑綱目不達班氏之意。增一字云有月如日夜出。則謬矣。

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莊公二十五年

愼曰。救日。古禮也。救水。非古禮也。救日何以爲古禮。日之食。人力不可救也。故鼓以充陽也。水之災。人力可救也。鼓庸愈哉。自古水災莫大于堯之九年。鼓何鼓。牲何牲乎。

己卯晦震夷伯之廟僖十六年

公羊曰。晦者何。冥也。

穀梁曰晦冥也

愼按晦非冥也月之三十日也春秋書晦者二此及成公十六年甲午晦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楚子鄭師敗績是也公羊乃曲爲之說于是月六鷁退飛過宋都之傳曰是月者何僅逮是月也何以不日晦也晦則何以不言晦春秋不書晦也朔有事則書晦雖有事不亦書公羊之言何其野哉善乎劉歆之言曰及朔書朔及晦書晦劉原父曰晦朔天之所有取朔棄晦乖僞之深者甲午書晦則無說矣左氏家曲說以爲陣不違晦故敗噫楚以晦而敗晉不晦而勝乎是皆勦說之無理者也

陳侯午卒襄公四年

高閌曰玄經有云日月之逝改于尸尚未晚也陳成公既爲雞澤之盟而卒則已變于夏矣曾子曰吾何求哉

愚按高氏之說奇矣然春秋之例書卒秖從赴告耳非必有褒也

天王入于成周昭二十六年

邵泉齊曰成周下都也王既入成周矣曷不遂入王城也子朝之餘黨在焉故也故萇弘之建議城成周也謂之遷都其任怨也大矣洛誥曰我卜澗水東瀍水西是謂王城又曰我又卜瀍水東是謂成周案詩說曰大東小東大東平王東遷也小東敬王入成周也王城下都皆周公之所營也一則藉平王之遷一則藉敬王之入東而又東西方之人遠矣悲夫

盜竊寶玉大弓八年

得寶玉大弓九年

升菴曰陽虎將殺季孫不克。說甲如公宮。取寶玉大弓。入讙陽關以叛。明年。乃得之堤下。穀梁曰。陽虎以解衆也。得其情矣。黃東發曰。陽虎竊之無所用。故復歸之也。此豈知巨猾之深姦邪。虎初竊時。已知無用矣。以魯寶之。知必追之。以與之則必釋己。西方有狗國。中華人入之。竊其筋而逃。狗追嚙之。人以筋投之。必啣而返。數返則追無及矣。陽虎蓋欲狗國魯也乎。晉明帝覘王敦逃歸湖陰。以七寶鞭獲免。蓋祖虎之故智云爾。

左傳

君日不悛以樂慆憂左傳昭三年

樂以忘憂則可。以樂慆憂則不可。陸賈之燕喜平勃交懽。忘憂也。太康逸豫。漢惠淫樂。慆憂也。忘憂待時。慆憂玩時。忘爲在下言也。慆爲在上戒也。

晉于是乎作爰田

爰田國語作轅。皆假借字也。爰當作趄。許愼曰。趄田易居也。爰田之制。古者田三歲一易。以同美惡。商鞅始開阡陌。令民各復常業。不復之易。

繕完葺牆以待賓客

臧宣伯令修賦繕完

繕也完也葺也一義也一牆也繕未足而又加完與葺焉于義爲複矣是謚所謂一個孤僧獨自歸也古人修辭體要若是乎哉審思完字乃宇字之誤曰繕宇葺牆辭無複義亦昭矣然此非余臆說也唐李祭酒涪云爾修賦繕完亦當作宇不然則繕完何物哉

爲七音以奉五聲

陳暘曰五聲者樂之指拇也二變者五聲之駢枝也又曰左氏七音之說蓋八音耳八音以土爲主而七音非土不和故書之益稷禮之樂記其言八音既虛其土猶太衍之虛其一也太衍虛其一無害其爲五十七音之虛其土無害其爲八音也若謂七音爲二變在焉是以五聲奉五聲豈其理邪

不樵樹不采蘵

采音菜謂取人園圃種蘵爲菜也舊注非

禮記

曲禮

曲者一偏一曲之謂中庸言致曲易大傳言曲成老子云曲則全莊子云曲士不可以語于道易又言其言曲而中指人言曰心曲衷曲地名曰韋曲杜曲皆同義曲禮者言禮之小節雜事而非大體之全文也

敖不可長

王肅本敖五刀切遨遊也以遨遊作平聲古人燕遊曰歸之義此勝鄭說若傲者不可有也而可長乎長亦平聲讀

禮不妄說人不辭費

邵淵曰用器之爲便而祭器之爲貴褻衣之爲便而袞冕之爲貴哀欲其速而申之三年樂欲其不已而不得終日此不妄說人之謂或貴于多而大或貴于高而文庭實旋百之儀四海九州之薦此不辭費之謂舊說謂不廢于言辭豈經旨乎

或云說讀如檀弓稅人之稅

愼曰顏路請車孔子不許不妄說人也奮館人喪孔子脫驂不辭費也

水潦降不獻魚鼈

王充曰水潦降蛇蟲新化爲魚鼈故不獻

前有車騎則載飛鴻

三代有車馬無車騎吉行則六馬四馬師行則元戎小戎自晉公乘小駟始有騎至廢井田去車戰始有騎兵然則此制亦秦法也

女子許嫁纓

纓有二。一少時當佩香纓。內則云。女子未冠笄衿纓也。二是許嫁時繫纓。昏禮。士人新脫婦纓。鄭注。婦人十五許嫁笄而禮之。因著纓是也。蓋以五采爲之。又內則曰。婦事舅姑紟纓。以此而言。知有二纓也。

天子死曰崩。諸侯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祿。庶人曰死。羽鳥曰降。四足曰漬。死寇曰兵。

列言天子諸侯大夫之死。別其名義。而以羽鳥四足終之。何邪。舊說謂羽鳥之死降落。牛馬之死染漬。如其說也。人與畜比。天子諸侯之尊。而下同禽獸乎。予叔父瑞虹先生云。古有羽蟲之孽。猛獸之害。或指此也。大勝舊注。必有印可者。

分天下以爲左右二伯

公羊傳。周召分陝而治。出于一時。非定制也。漢儒作王制。遂據以爲例。亦固矣。

天子使其大夫爲三監監于方伯之國國三人

吳幼清曰。孟子言周公使管叔監殷。殷書序亦言三監及淮夷叛。說三監者。或以爲武庚管叔蔡叔。或以爲管叔蔡叔霍叔。皆非也。蓋武王分殷之故地爲邶鄘衞三國。而使管叔蔡叔康叔君之。管叔君邶。蔡叔君鄘。後因叛而廢其國。惟康叔之衞獨存。故書言王啓監。周官言立其監。皆謂諸侯之君。非謂別以人而監侯國也。

方伯爲朝天子皆有湯沐之邑于天子之縣內視元士

愼按春秋隱公八年。鄭伯使宛來歸祊。公羊傳曰。祊者何。鄭湯沐之邑也。周天子有事于泰山。諸侯皆

從泰山之下諸侯皆有湯沐邑焉許愼作五經異義駁之云若如此周千八百諸侯盡京師地不能容之不合事理之宜善乎左氏之說曰諸侯有功德于王室京師有朝宿之邑泰山有湯沐之邑魯周公之後鄭宣王母弟有湯沐邑其餘則否胡安國合二說而爲說云成王以周公有大勳勞故特賜之許田爲朝宿之邑如皆有焉盡天下之郊不足爲其地矣宣王以鄭伯母弟懿親故特賜之祊田爲湯沐之邑如皆有焉盡泰山之旁不足爲其邑矣其說可謂明盡足破公羊之謬也予按公羊解經之謬如鄉村教督不知城市事漫言以誑兒童至漢儒剌六經作王制又踵公羊之謬而益之曰視元士果如其說則天子元士視附庸附庸亦五十里千八百諸侯各有五十里之湯沐邑則是二十五萬之地而後足也又各有朝宿邑亦二十五萬里而後足也合之五十萬里盡五倍禹貢疆界而不足不獨京師與泰山之旁矣漢儒之固陋若此譬猶舞文弄吏具成數取口給以對上官不待一訊而可知其誣矣雖然王制似此類十之七八辨其一可推其餘朱儒乃以孟子班爵祿之制不與王制合爲疑是以委之亂流而罪源孫之犯法而坐祖也異哉

祭有祈焉有報焉有由辟焉

祈謂祈福祥求貞永也報若稷禾報社辟讀爲弭謂弭災兵遠罪疾也由用也于辟言由者以非祭之常體或有因而用之也

愼按素問古之病者祝由而已今醫院十三科終于祝由科由亦用也素問云祝由者倒言之郊特牲

云由辟者順言之也

命以坊欲

命以坊欲卽孟子所謂性也有命焉

君子不以一日使其身儳焉如不終日

儳參差不齊之貌心無所檢束而紛離散亂遂至儳焉錯出外旣散亂而不整內亦拘迫故如不終日也愼按儳焉如不終日卽孟子所謂出入無時莫知其鄉也俛焉日有孳孳可也儳焉如不終日不可也

善學者師逸而功倍又從而庸之不善學者師勞而功半又從而怨之

輔漢卿云顏子曰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旣竭我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所謂又從而庸之也公孫丑曰道若登天然似不可幾及也何不使彼爲可幾及而日孳孳也所謂又從而怨之也

旦明

古文晨字作旦從日出地上一地也日出一上爲旦日入一下爲旨旨古昏字也故旦明卽辰明辰又借作神也今隴蜀呼辰與神同音蓋古音也

圜丘方澤

朱陳襄郊儀云。祀必以冬至日者。以陽復也。故宮开夕鍾于震之宮。以帝出乎震也。而謂圜鍾者。取其形以象天也。祭必以夏至日者。以陰萌也。故宮用林鍾于坤之宮。以萬物致養乎坤也。而謂函鍾。取其容以象地也。

清明在躬志氣如神有物將至其兆必先

此與禮記孔子閒居文同。有物。禮記作奮欲。其兆。禮作有開。朱子曰。奮下曰亦。似有開上門亦似兆。若說奮欲。則非美意。則此文當以家語爲正也。

水澤腹堅月令十二月候東風解凍月令正月候

七十二候。終于冰堅。始于凍解。皆水也。一歲之運。其可知也。始于水。終于水。天地一元之運。其可知也。故曰水令太一之中精。五行之始也。浮天而載地。

文王之爲世子　止　文王之爲世子也

教世子　止　養世子不可不愼也

衛孔悝之鼎銘曰　止　此衛孔悝之鼎銘也

子貢問師乙而問焉　止　子貢問樂

古書傳例題標于篇首。又結于篇終。觀汲冢周書可見。賈誼治安策。陳三表五餌。其序三表三端末皆綴以一表二字。至韓退之柳宗元尤有此體。六經中禮記爲多。若文王世子篇首此曰文王之爲世子。

終之曰。文王之爲世子也。結子若曰。文王之爲世子。其事如上文所云也。又始之教世子三字發其端。終之曰。養世子不可不愼也。總其義也。衞孔悝鼎銘及子貢問樂。皆同此義。宋儒不達。妄爲之解。石梁王氏云。文王爲世子也七字衍文。教世子三字衍文。金華邵氏云。手舞足蹈。樂之至于此。有非歌之所能盡者矣。故終之以子貢問樂。其言似眯目而道黑白者。異哉。嗟乎。不能達古文之文而能達古人之義者鮮矣。是以貴屬辭也。

荔挺生月令

鄭玄云。荔挺。馬薤也。此說非也。易通卦驗玄圖曰。荔挺不出。則其國多火災。說文曰。荔似蒲而小。根可爲刷。蔡雍高誘皆云荔以挺出。然則鄭玄而以荔挺爲名者。亦誤之甚矣。

明命鬼神以爲黔首則禮祭統

黔首共飲食莫之知也內經

李斯刻石頌秦曰。黔首康定。太史公因此語。遂于秦紀謂秦更民曰黔首。朱子註孟子亦曰。周言黎民。秦言黔首。蓋因太史公之語曰然。祭統內經實先秦。此黔首之稱古矣。恐不自秦也。

然則何以三年也曰加隆焉爾也焉使倍之故再期也由九月以下何也曰焉使弗及也三年問

焉使倍之。焉使弗及。倒字法也。若後人則云使倍之焉。使弗及也焉。左氏傳云。魯故之。以今人則云以魯之故也。此古今文體之殊。

其日甲乙其日丙丁其日戊己其日庚辛其日壬癸
禮月令春其日甲乙以日行東陸也夏其日丙丁以日行南陸也秋其日庚辛以日行西陸也冬其日壬癸以日行北陸也中央其日戊己以土旺四季之下弦日行黃道黃土屬也至季夏謂之正旺日行牽牛之所起牛亦屬土此其義也

論語十三條

無友不如己者
或問必擇勝爲友則勝己者必以我爲不如己而不吾友矣曰人之稟有薄厚也學有先後也不可概以齊不可強以躋而志趣則不可不高進爲則不可不力也若有人焉志浮于稟學倍其功雖稍不如己固益友當近也何也可與共適道也若夫志不上達力也中畫雖或勝己固損友當遠也何也難與並爲仁也此固夫子言外意也論語載孔子他日之言曰譬如爲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譬如平地方覆一簣進吾往也荀子載孔子之言曰如垤而進者吾與之如丘而止者吾已矣聖人豈以爲垤勝丘哉貴進而惡止也知斯說者知取友矣

觚不觚觚哉觚哉
古者獻以觚而酬以觚說文所謂鄉飲酒之爵也博古圖載其制云觚口容一爵足容二爵韓詩外傳所謂三升曰觚是也腹之四稜削之可以爲圓故史記云破觚而爲圓也足之四稜漢宮鳳闕效之以

爲角。文選云。上觚稜而栖金雀也。下爲四象。禮所謂象觚也。此所云觚。皆酒器也。後世以木簡謂之觚。急就章所謂急就奇觚與衆異。陸士衡文賦云。或操觚而率爾是也。孔子所嘆之觚。則酒器而非木簡也。何以知其然。以觚爲簡。起于秦漢以後。孔子未嘗見之也。又以勢言之。酒觚可削而圓。木簡不可削而圓也。木簡而規圓之。豈不成趕麵杖邪。是以知孔子所嘆。蓋酒器而非木簡也。然則孔子何以歎也。曰古人制器必尙象。以一觚言之。上圓象天。下方象地。且又取其置頓之安穩焉。春秋之世。蓋已有破觚爲圓者矣。徒取其于工之易鑄。而不知失其象。便于人之易持。而不計其頓之危也。孔子以獻酬之際。見而嘆之。其事雖小。而輕變古制。不師先王。已有秦人開阡陌廢井田焚詩書尙法律之漸矣。與春秋大復古而譏變法。同一旨歟。

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

吾我一也。古人互用之于文。取其便誦讀耳。無二義也。左傳云。我張吾三軍。而被吾甲兵。彼則懼我謀以協我。又曰我爲吾家。又曰我食吾言。莊子云。我喪吾。又曰吾無糧我無食。

不圖爲樂之至于斯也

今之說曰。不意舜之作樂至于如此。若如其說。則孔子之視舜。劣而小之甚矣。且孔子嘗曰。樂則韶舞。又曰韶盡美矣。非不知韶也。非不知舜也。舜之大聖。其樂盡美。固其所也。而曰不意。非小之乎。譬今有二士。一有文名。一素無積學。有聞而登高科。聞者以爲固其所也。素無積學而登高科。人必曰不意至

于如此也。使舜而非聖。則曰不意作樂至此盛可也。其說病甚矣。按古注相傳。謂不意齊之作樂至此耳。蓋舜爲君。夔典樂。則其盛宜也。君非舜。工非夔。而忽見於齊庭。詫齊也。非詫舜也。此一說也。或曰。齊之田氏。乃舜裔。舜以揖遜有天下。而田恆乃弒其君。故孔子聞韶而歎曰。不意盛德之後。而乃簒弒乎。有所感也。此又一說也。

可與適道未可與立

後漢書引此註曰。立謂立事立功。逸周書云。立事立功。可以永年。

去喪無所不佩

王逸曰。行清潔者佩芳。德光明者佩玉。能解結者佩觿。能決疑者佩玦。故孔子無所不佩也。

賜不受命而貨殖焉

說文。殖。脂膏久也。考工記。臘爲脂。又云。凡脂之類。不能方。周禮注。今人頭髮有脂膏者謂之脂。毛詩予髮曲局注。脂也。則殖與脂通用。貨殖謂蓋藏積而不用。如脂膏久而致殖也。今以興生射利者爲殖。蓋借用字耳。後世遂以殖訓生。非也。尚書曰。弗殖貨利。訓之爲生。特不然矣。韓文公李郘墓誌。家無脂財。或作腊財。皆用此意。今人不知。妄作積財。淺矣。

陳恆弒其君請討之

朱子集註引胡氏曰。仲尼此舉。先發後聞可也。

黃氏東發曰。沐浴而朝。告于哀公。君臣之義盡矣。責以先發後聞。是以仲尼爲未足也。

愼按孔子時已致仕。家無藏甲。身非主兵。何所爲發。必欲先發。是非司寇而擅殺也。聚衆則逋逃主也。獨往則刺客靡也。二者無一可焉。而曰先發後聞。謬矣。此在論語註第一礙而不通者。人知之而不敢非。是敢於非聖人而不敢於議宋儒也。卽有疑者。亦謂胡氏之失耳。詳考胡氏此言。見於春秋宋公陳侯蔡人衞人伐鄭之傳。引孔子此事而繼之曰。鄰有弑逆。聲罪致討。雖先發後聞可也。蓋指宋陳三國之君。移兵以討州吁爲言。而非謂孔子也。朱子引之。增仲尼此舉四字。不惟上誣孔氏。亦下誣胡氏矣。此於道理所係甚重。故特考究其原而論之。若可以先發。孔子當先爲之。不待後人之紛紛也。

史魚以尸諫

史魚以尸諫衞靈公。虞世南夢進讜言於唐太宗。忠臣之奇節。史册之異聞也。

魯衞之政兄弟也

司馬遷曰。此爲衞出公魯哀公發也。

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

鄭陽曰。此孔子爲哀姜發也。

性相近也習相遠也

後漢杜密傳引此言云云。言耆惡之本同。而遷染之塗異也。

一飯千適楚

白虎通德論曰。王平居中央。制御四國。平旦食。少陽之始也。晝食。太陽之始也。晡食。少陰之始也。暮食。太陰之始也。

孟子六條

轉附朝儛

二邑名。朝音朝夕之朝。齊有朝儛。衛有朝歌。皆以俗好嬉遊名其地。淳于髡云。綿駒處于高唐。而齊右善歌。豈即此地與。

聖賢之君六七作

朱子註云。由湯至于武丁。中間太甲太戊祖乙盤庚。愼按尚書無逸稱殷之賢君曰。其在太戊。其在高宗。其在祖甲。又總之曰。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茲四人迪哲。以祖甲與中宗高宗並稱。而不言太甲。則祖甲並美二宗而賢於太甲明矣。以祖甲與周文王而並言。則其賢益明矣。朱子稱殷之賢君。獨不及祖甲。何哉。予詳考而思。司馬遷作史記。未見古文尚書。乃取國語帝甲亂之一語而衍之曰。祖甲淫亂。孔安國註尚書。遂以祖甲爲太甲。甚矣。安國之愚也。不信經而信史。不信周公而信司馬遷。即使祖甲爲太甲。無逸之書。何以置祖甲于中宗高宗之後。言之至再。其序皆然。周公不如此之顛倒也。朱子不稱祖甲者。蓋亦信史記及孔安國之過也。王伯厚曰。祖甲之賢與高宗侔。在殷亦當

稱宗。特以世數未及祧期而殷亡。故不及崇宗號耳。此說得之。

夫志至焉氣次焉故曰持其志無暴其氣敢問既曰志至焉氣次焉又曰持其志無暴其氣何也曰志壹則動氣氣壹則動志也

志之所在。氣必至焉。故曰志至。氣次至者。至到之至。而非極至之至。次者。次舍之次。而非次第之次也。思冰而寒。思火而熱。此志自內至而氣次焉之驗也。驚而汗出。哀而淚下。此志自外至而氣次焉之驗也。以文觀之。則曰至曰次。似志甲而氣乙也。以氣驗之。豈志甲而氣乙云乎。公孫丑不達。實以爲甲乙之差。故復有問。而孟子有志壹氣壹之辨。亦既曉然矣。今之說者。猶以至次爲甲乙。則公孫丑之問爲是。而孟子之言虛矣。

舜避堯之子　止　禹避舜之子

堯授舜。舜授禹。舜禹受堯舜天下。非私也。何有避之理。受終于文祖。受命于神宗。天之曆數在爾躬。見于尙書。著于論語矣。何至孟子乃有此論乎。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爲泰。孟子既言之矣。如其不當受。則顯辭于庭。何必俟君薨而後避。如其當受而僞爲遜避。則如曹操司馬懿鬼蜮狐媚之術也。而謂舜禹爲之乎。且堯舜不以天下私其子。恐以一人病天下也。舜禹固私丹朱商均。爲一人之私德。而忘天下之大計。又豈聖人之心乎。今日方避。而明日偃然又來。是何舉措乎。至謂益避禹之子。尤爲無稽。禹未嘗禪于益。孟子嘗曰。唐虞禪。夏后殷周繼矣。何其言之自相戾乎。孟子于武成取二三策。善觀孟子者。

例是可也。荀子云。孟子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統。此類之謂乎。

桃應問曰。舜爲天子。皐陶爲士。瞽瞍殺人。則如之何

問有所不必答。不答是也。答之非也。不答可也。兩兒論日。孔子不答。其事有無不可知。傳之者正以見聖人存而不論也。孟子于桃應之問。不答可也。必再三言之。愈起後人之議。是不若不答之爲愈也。予又思爲之說曰。人之殺人者。雖其凶悖。然亦必有由。非有犯之。則有求而不得也。瞽瞍既爲天子父。尊之至。誰則犯之。以天下養。何求不得。而殺人耶。使瞽瞍而戮也。猶犬也。醉象也。則不可馴。獸而少有知。則梁懸之虎。可媚也。況亦人類乎。即使其果殺人。則議貴之辟。在臣下且然。烏有天子之父。一犯法而遽拘于獄狂。親伏歐刃乎。即使皐陶果執之。舜果逃也。則大寶將安歸。士師將何以自解于天下乎。桃應之言。果如小兒之辨。惜乎孟子不能如孔子之不應也。或曰。此非孟子之言。蓋法家者流。剿入之以尊其說。觀者不知擇焉。亦自陷于詖放矣。

不屑之教誨

屑。蘇骨切。勞也。謂不勞力之教也。今注屑潔也。非此屑解爲潔。則不屑不潔又何解。

國語

天根見而水涸

唐一行曆引周書時訓曰。天根朝覿。爰始收潦。國語之文。本周書也。

杜伯射王于鄗

注引周春秋。其文不悉。按顏之推冤魂志亦引周春秋頗詳。文又奇瑋。今補載之。周杜國之伯。名爲恆。爲周大夫。宣王之妾曰女鳩。欲通之。杜伯不可。女鳩訴之宣王曰。恆竊與妾交。宣王信之。囚杜伯于焦。其友左儒爭之。王不許曰。汝別君而異友也。儒曰。君道友逆。則順君以誅友。友道君逆。則師友以違君。王怒曰。易而言則生。不易而言則死。儒曰。士不枉義以從死。不易言以求生。臣能明君之過。以正杜伯之無罪。九諫而王不聽。王使薛甫與司工錡殺杜伯。左儒死之。杜伯既死。即爲人見王曰。恆之罪何哉。召祝而以杜伯語告之。祝曰。始殺杜伯。誰與王謀之。王曰。司工錡也。祝曰。何不殺錡以謝之。宣王乃殺錡。使祝以謝杜伯。杜伯猶爲人而至曰。臣何罪之有。宣王告皇甫曰。祝也與我謀而殺人。吾所殺者。又皆爲人而見。奈何。皇甫曰。殺祝以兼謝焉。又無益也。皆爲人而至。祝亦曰。我焉知之。奈何以爲罪而殺臣也。後三年。遊于圃田。從人滿野。日中杜伯乘白馬素衣。司工錡爲左。祝爲右。朱衣朱冠。超于道左。執朱弓朱矢。射宣王中心折脊。伏于弓矢而死。

使海于有蔽渠弭于有渚環山于有牢

國語管子同

賈侍中云。有蔽。言可依蔽也。渠弭。禪海也。尹知章管子注曰。使海于有蔽。或遇水災。教令泄于海。使有蔽盡也。渠弭于有渚。教之穿渠弭亘于河渚也。環山于有牢。教之立國城。必依山以爲綱紀而有牢固。

按尹說比賈有發明。宜表出之。

史記四條

九鼎入秦秦紀昭襄王

昭襄之世。既吞九鼎入秦矣。始皇二十八年。曷又書使千人沒泗求周鼎不獲乎。吁。此太史公深意也。秦有并吞天下之心。非得鼎無以自解於天下。九鼎入秦之說。虛言以欺天下也。秦史矇書以欺後世也。太史公從其文而不改。又于始皇紀言鼎沒泗水以見其妄。鼎果在秦。曷爲入水以求之乎。又于李斯傳言九鼎淪于泗。其事益白矣。然則鼎曷能沒于泗。舒雅云。威烈王時。九鼎震之者。淪之兆也。既震矣。曷爲不能沒哉。宋太丘社亡自亡也。社能自亡。鼎之自沒。亦理也。且秦之金人十二。靈爽劣矣。魏人徙之。則潸然下泣。況神禹之鼎乎。龍泉之劍入牛津。湛盧之劍去楚國。彼固非鼎匹也。神物義不汚秦川矣。朱子虛曰。事有若實而妄者。秦得周鼎也。有若誣而實者。鼎入泗水也。楊子曰。予觀關羽上玉龍牆云。龍潛漢水。伏于淵泉。晦景燭照。靈光徹天。嘆曰。龍者。楚璞。秦刻爾。何光怪若是。況夫鼎者。開苞著之乾象。義文垂之易卦。翔于禹歷三聖之神。聖乎。鄰道元曰。東周顯王四十二年。九鼎淪沒泗泗。秦始皇時。見于斯水。始皇大喜。使數千人沒水求之。系而行未出。龍齒斷其系。故語曰。稱樂太早。絕鼎系。此則孟浪之談。予無取焉。

楚王戊與吳王濞通謀申公白生諫不聽乃胥靡之衣之赭衣使使杵臼雅舂于市

宋祈曰相雅皆助樂者此雅謂舂而雅歌以相舂也以雅相舂以詩禮發冢以論語文姦儒之辱經甚矣

王吉曰延及儒生述舊禮王制驅一世之民濟之仁壽之域禮樂志

濟今俗本作躋非吉本傳亦作濟顏氏注域界也若是躋字合注登陟之義域平復之區非有崇高之意何故以登陟之文舒子史纂曰未濟則民在天橫之鄉既濟則民履仁壽之域濟字之義爲長而世俗作躋莫知其故

乾稱蜚龍鴻漸于般

裴龍駒注云般水涯堆也史漢武紀所引易文今文般作磐水涯堆之訓爲是今易解作山石鴻固不栖石也因磐字從石而誤其說耳經書所以貴古文也

雜四條

方馬埋輪未足恃也孫武子

舊注方馬練馬也埋輪恃不動也此言專難不如權巧今按方馬如方舟之方絆馬足不使行如兀朮用拐子馬也埋輪不動不過以金柅軔車非眞埋之行師而方馬埋輪猶作樂者膠柱鼓瑟也故曰專難不如權巧

柳下惠吏于魯三黜而不去人謂之曰子未可以去乎下惠曰苟與人之異何所往而不黜乎猶且黜乎

寧於故國耳韓非子

此與論語所載同一事也。論語所載衍而明。韓非所載簡而峭。朱子言刻薄人善作文字信然。

橘踰淮而北爲枳鸜鵒不踰濟貉踰汶則死此地氣然也周禮及列子湯問篇

鄭玄曰。汶水在魯城北。先儒相因以爲魯之汶水。皆大誤也。按史記汶與嶓同。武巾切。謂汶江也。山海經云。大江出汶山。郭云。東南遶蜀郡。東北遶巴東江夏。至廣陵入海。韓詩外傳云。江出汶山。其始也足以濫觴。楚詞云。隱汶山以清江。固可明矣。且周禮及列子通言水土性異。則遷移有傷。故舉四瀆以言之。按今之汶水。闊不踰數十里。源不過二百里。揭厲皆渡。斯須往還。豈狐貉暫遊。生死頓隔矣。說文云。貉狐類也。皆生長丘陵旱地。今江邊人云。狐不渡江。是明踰越大水則傷本性。遂致死也。此說余聞之唐殷敬順云。

按汶古岷字。晉王羲之書。遊目汶嶺。尙不改古。今蜀有汶川縣。卽岷江發源處。因水名之。而俗呼作問川。字學不明。地理亦謬。豈有蜀川而可冒魯汶乎。無惑乎王莽呼圓陰爲圁陰也。

救日蝕太子墮井則止白虎通

此禮之逸文。見於白虎通及晉書孔坦傳所引者。子以爲漢之戇儒枉死叔孫通輩所傳會也。太子有傅母。有師有保。井有韍。有幹。有闌楯。焉有太子而墮井者乎。

丹鉛續錄經說卷之二

易字說

說文引祕書說云日月爲易象陰陽也參同契之說亦與此同羅泌云日月爲易而文正爲勿勿者月彩之散者也故曰散于日下則爲易散于日上則爲晹相對爲明對而虧爲晹易者朔也所謂朔易也晹者晦也明者望也晹者望而食者也是故西曰昜谷明都在東南而朔易二郡俱著于北此皆羅泌之說也愼按昜卽昧字史記昧爽作昜爽莊子云冉求問于仲尼曰昔吾昭然而今昜然何也曰昔之昭然神者先受之今之昜然且爲不神者求也是昜卽昧之證也古字暘谷作昜谷昧谷作昜谷易取日中于地而月彩沈也後世字從日爲暘是有二日也

三易

周禮太卜掌三易之法于令升注云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此小成之易也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兌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此連山之易也初乾初巽初艮初兌初坤初離初震初巽此歸藏之易也小成者伏羲之易也而文王因之連山者列山氏之書也而夏人因之歸藏軒轅氏之書也而商人因之夏得人統故歲首建寅而卦首艮商得地統故歲首建丑而卦首坤周得天統故歲首建子而卦首乾伏羲之易小成爲先天神農之易中成爲中天黃帝之易大成爲後天

予按邵康節之易先天後天。其源出于此。今之讀易者。知有先天後天。而不知有中天。讀尚書。知有古文今文而不知有中文可乎。中文尚書見後漢藝

卦爻名義

易者蜴蜴之名。守宮是矣。守宮卽蜥蜴也。與龍通氣。故可禱雨。與蚖同形。故能嘔雹。身色無恆。日十二變。是則易者取其變也。彖者豕犀之名。豨神是矣。彖亦曰豕犀。狀如犀而小角。善知吉凶。交廣有之。土人名曰豬神。犀形獨角。知幾知祥。是則彖者取于幾也。象大荒之獸也。人希見生象也。按其圖以想其形。名之曰像。故其爲字。從人于象也。孔穎達曰。卦者掛也。掛之于壁也。蓋懸物之杙也。諸儒皆用其說。無有他解。予以爲非杙則可掛于壁。易卦豈可掛于壁乎。卦者圭也。古者造律制量。六十四黍爲一圭。則六十四象總名爲卦可也。應劭曰。圭者自然之形。陰陽之始。卦者亦自然之形。陰陽之象。其爲字也。從卜爲義。從圭爲聲。亦兼義也。古文圭亦音卦。今挂字從手爲義。從圭爲聲。則圭卽音卦。可證矣。卦古文圭字。爻古字象爻臆形。

易重一斤

十黍爲朱。十朱爲銖。八銖爲錙。二十四銖爲兩。十六兩爲一斤。一斤凡三百八十四銖。或問程子曰。易重

幾何。程子曰。易重一斤。蓋言易有三百八十四爻也。漢志注二篇之策。陰陽變動之象。十六兩者。四時乘四方之象。程子之言。蓋出于此。

太極兩儀

房氏易傳云。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固非今日有太極而明日方有兩儀。後日而乃有四象八卦也。又非今日有兩儀而太極遯明日有四象而兩儀亡。後日有八卦而四象隱也。太極在天地之先而不爲先。在天地之後而不爲後。此說精明。可以補注疏之遺。

噬嗑解

易噬嗑。九四。噬乾肺。得金矢。王弼注。金剛也。矢直也。程子傳云。金取剛。矢取直。以九四陽德也。朱子本義乃引周禮古之訟者。先入鈞金束矢。而後聽之。黃東發云。周禮出于王莽之世。未必盡皆周公之制。若先取其金而後聽其訟。周興來俊臣之所不爲。況成周之世哉。蓋劉歆逢王莽之惡。爲聚財之圖。旋激天下之亂。而不果施行。又可以誣聖經乎。其說卓而正矣。愼按淮南子齊桓公將欲征伐。甲兵不足。乃令輕罪者贖以金。分訟不勝者出一束箭。百姓皆悅。乃矯箭爲矢。鑄金而爲刃。遂霸天下。歆之附會周禮。實本于此。愼又以爲此說乃六國陰謀。托之齊桓。今觀管仲內政。何等規模。決不爲此也。嗚呼。歆既誣聖經以欺一時。而餘禍猶及後世。使大儒如朱子。猶蹈其欺。學術害人。慘于洪水猛獸。信哉。

晉音齊

孟喜易晉作齊。陸德明曰。齊子西切。義同。蓋音躋。躋亦晉也。故至義同。春秋。齊師遷紀邢鄑郠。鄑。子移反。文選弦高犒晉師注引呂氏春秋。秦將伐鄭。賈人弦高遇之。乃矯鄭伯之命以勞之曰。寡君使丙也術也視也于邊候暗之道也。迷惑入大國之地。再拜受之。高誘曰。暗。國名也。按暗鄑同字。從邑爲是。從日傳寫誤也。古但作晉而音子西反。與易春秋合。

虞娛同

易。憂虞之象也。虞與憂對。蓋言樂也。孟子。驩虞如也。魏相傳。君安虞而民和睦。匡衡傳。未有游虞弋射之宴。字又作豫。易曰。豫。樂也。孟子一游一豫。揚雄傳反五帝之虞。注。虞與豫同。或借作舉。左氏傳。季氏有嘉樹。韓宣子舉之。服虔注。豫舉同。游其下也。

穴井

易井卦。朱子解云。井者穴地出水之處。不曰鑿井而曰穴地。何也。案中山經云。帝囷山有井焉。名天井。孫子兵法云。地陷曰天井。穴地出水。蓋此類耳。穴地之井。天所爲也。鑿地之井。人所爲也。先天上古穴井。後天中古鑿井也。

性情

萬漚起而復破。水性之未嘗忘也。萬燈明而復滅。火之性未嘗亡也。漚燈情也。水火性也。情與性。魄與魂也。

魂魄

易曰精氣爲物游魂爲變精爲魄氣爲魂二者既合然後有物及其散也則魂游而爲神魄散而爲鬼矣子產有言物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孔子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鄭氏注曰噓吸出入者氣也耳目之精明者爲魄氣則魄之謂也淮南子曰天氣爲魂地氣爲魄高誘注曰魂人陽神也魄人陰神也魂魄性情也約情合性爲聖人載營魄勿滑而魄爲仙人故曰輕清者魄從魂升重濁者魂從魄降升魂爲貴降魄爲賤靈魂爲賢鬲魄爲愚輕魂爲明重魄爲暗揚魂爲羽鈍魄爲毛衆人以魄攝魂聖人以魂運魄蓋魄之藏魂拘之魂之游魄囚之魂晝屬目魄夜屬肝寓目能見舍肝能夢故魂能知來魄能藏往

貍首

禮記天子之射以貍首爲節注貍首詩篇名其辭亡按大戴禮載其辭云今日大射四正具舉大夫君子凡以庶士小大莫處御于君所以燕以射則燕則譽賢叅既說執旌既載于侯既抗中獲既置弓既平張四侯既良決拾有常既順乃讓乃揖乃讓乃躋其堂乃節其行既志乃張射夫命射躬者之聲御車之旌既獲卒莫若獲寧侯爲爾不朝于王所故亢而射汝強食食爾曾孫侯氏百福由此觀之貍首之詩元未亡也

常棣之華

毛詩。常棣之華。鄂不韡韡。鄂花萼也。今文作蕚。不花蒂也。今文作跗。詩疏云。華下有蕚。蕚下有跗。華蕚相承。覆。故得韡韡而光明也。由花以覆蕚。蕚以承華。華蕚相覆而光明。猶兄弟相順而榮顯。唐明皇宴會兄弟之處。樓名曰花蕚相輝。唐詩有紅蕚青跗之句。皆用此義。至宋人解之乃云。鄂然而外見。豈不韡韡乎。非惟不知詩。亦不識字矣。漢儒地下有靈。豈不失笑。

花足曰蕚

或問花蒂何以曰跗。曰。蒂者花足也。故其字從足。東哲補亡詩。白華素足。亦指花蒂爲足也。韡字從韋。蕚音吁。與華字不同。今作韓。非韓從卓爲義。從華爲聲。古者聯牆之履曰韓。今俗作靴。韡字從蕚爲義。從卓爲聲。蕚草木下垂也。非精于六書者。不能別此也。

平王之孫

詩。平王之孫。齊侯之子。平王非周平王。齊侯非姜氏之後也。猶書稱寧王格王。易稱康侯。禮曰寧侯之類也。汲冢周書云。明王奉法以明幽。幽王不幽以廢法。國語曰。興王賞諫臣。逸王罰之。其稱謂皆類後世之謚耳。

儀禮逸經

一統志載劉有年沈州人。洪武中爲監察御史。永樂中上儀禮逸經十有八篇。若然。則儀禮之亡者全矣。不知有年何從得之。意者聖經在世。如日月終不可掩耶。然當時廟堂諸公。不聞有表章傳布之請。今求

內閣。亦不見其書。出非其時。亦此書之不幸。今之大言。動笑漢唐。漢唐求逸書賞之以官。購之以金焉有見此奇書而付之漠然者乎。噫。

孚尹

記聘義說玉云。孚尹。旁達信也。鄭注。孚一作𡧓。尹讀爲竹箭有筠之筠。蓋謂玉之滑澤如女膚。緻密如筠膜也。陳澔云。孚正也。尹亦正也。按爾雅尹正也。邢昺謂爾雅之作多解詩。此所謂尹正也。以解赫赫師尹則合。若借以解孚尹。何異指白石以爲羊。捉黃牛而作馬乎。甚矣。陳澔之不通文理也。

條狼氏

劉歆遂王莽之惡。欲以威叛羣臣。遂僞作周禮云。誓大夫曰。鞭付于條狼氏。夫刑不上大夫。焉有周公制禮鞭撻大夫者乎。此金元夷狄之所不爲。而謂周公爲之乎。歆其可勝誅乎。

五祀

禮記月令。冬祀行。淮南時則訓。冬祀井。太玄數曰。冬爲井。白虎通曰。春祭戶。夏祭竈。秋祭門。冬祭井。六月祭中霤。戶以羊。竈以雉。中霤以豚。門以犬。井以豕。唐月令冬祀井而不祀行。愚按井卽行也。蓋行井問道也。古者八家同井。由家而至井。井有八道。八家所行也。故井之爲字有八角（井製亦八角）祭井卽祭行也。月令與時訓互言之。非有異也。

八士考

周有八士。馬融以爲成王時人。劉向以爲宣王時人。他無所考。汲冢周書克殷解。乃命南宮忽振鹿臺之財。乃命南宮百達史佚遷九鼎巫三。疑南宮忽卽仲忽、南宮伯達卽伯達也。尙書有南宮括。疑卽伯适也。則八士者。南宮氏也。以爲成王時人。近之。尙書南宮之姓與汲冢書南宮之姓合。伯達伯适。其與仲忽之名又合。是似無疑。聊筆之以詮博古者。

孟子注

孟子注疏非禮之禮注云。陳賈娶妻而長拜之。西子蒙不潔。注云。西施。越之美女。過市欲見者。先輸金錢一文。此二事不見于他書。若賈者。古今畏內之最也。西施事尤可笑。亦後世搖錢樹之比乎。

楚學奇衰

有爲神農之言許行。自楚之滕。傅休奕云。楚去中國遠。戰國之世。奇柳祁衰之學。按尸子云。神農氏夫負妻戴以治天下。堯曰。朕之比神農。猶甘之仰丑也。漢志注。尸子楚人。孟與許行後先。故其言如此。易曰。神農氏作。通變不倦。神化宜民。焉有夫負妻戴之理哉。

宿諾宿問

子路無宿諾。幸我無問。（大戴禮幸我云。小子無所問。）

先鄭後鄭

註疏家所稱先鄭者。鄭衆也。後鄭者。鄭玄也。觀周禮之註。則先鄭與後鄭十異其五。劉向治春秋主公羊。

劉歆主左氏。故有父子異同之論。由是觀之。漢人說經。雖大親父子。不苟同也。孔子以一貫傳道。而曾子以忠恕說一貫。曾子受業孔子作大學。而子思受業曾子作中庸。由是觀之。聖賢師弟子亦不苟同也。今之學者吾惑之。摭拾宋人之緒言。不究古昔之妙論。盡掃百家而歸之宋人。又盡掃宋人而歸之朱子。謂之曰因陋就簡則有之。博學詳說則未也。噫。古人之不同者同而異。今人之苟同者盡乃異。棄同而異者。以可濟否。五味適宜。乃盡棄者。以水濟水。誰能食之。噫。曾子子思吾不得而見之矣。安得二鄭二劉而與之論經術哉。

近思錄

朱子作近思錄。黃勉齋云。此書首言太極。非近思。乃遠思也。勉齋此言。固朱子之忠臣也。

朱子自言傳註

朱子自言平生傳註。大學中庸論語所得爲多。易與詩所得僅如雞肋。蓋不滿于易本義與詩傳也。今世乃規規然一不敢議。豈朱子所望于後賢之心乎。

朱子忿懥

朱子嘗云。某氣質有病。多在忿懥。又云。某之質失之暴悍。又云。不得已有言。則衝口而出。必至于傷事而後已。此亦大陽之餘證也。愼按朱子平日與人論辨。多奮發直前。而乏和平委曲。此不失爲剛毅。至于聞呂子約之死。歎曰。子約竟齎了許多鶻突道理去矣。聞陸象山死。哭之良久曰。可惜死了告子。夫評品切

刪。在朋友平日則可。至聞其死亡。不加惋惜。而以譏訕。何邪。孔子于仲由皆曰。若由也。不得其死然。戒之也。至聞其死。則歎曰。天祝予。朱子學孔子。此處太相背矣。

希夷易圖

陳希夷曰。易學意言象數。四者不可闕一。其理具見于聖人之經。不煩文字解說。止有一圖。謂先天方圓圖也。以寓陰陽消長之說。與卦之生變圖亦非創意以作。孔子繫辭述之明矣。又作易龍圖序曰。龍圖者。天散而示之。伏羲合而用之。仲尼默而形之。希夷以授穆伯長。伯長以授李挺之。挺即邵康節師也。挺之謂邵雍曰。科舉外有義理之學。義理外有物理之學。物理外有性命之學。雍悉傳之。作後天圖。見于邵伯溫之序。朱子因其出于希夷而諱之。殆掩耳盜鈴也。後作周易啓蒙。指孔子繫辭傳天地定位曰。此先天之學。帝出乎震一節曰。此後天之學。數往者順一節曰。直解圖意。度辭誤人。似疏易元有此圖矣。蓋康節因孔子易傳雖明。因希夷之圖。又作後天圖以示人。如周子因孔子易有太極一句而作太極圖。今便謂先有太極圖而後有易傳可乎。如詩集傳有七月流火圖。便謂先有此圖而後作七月詩可乎。今程文及舉業有用先天後天及橫圖圓圖直解圖意字于破題者。皆不通古今者也。茅塞一世。眩惑千古。莫此為甚。士不知此。何以謂之明經。罰飲墨水一石可也。

易圖考證

胡一桂云。朱一代之易學。希夷先天一圖開象數之門。至邵子經世書而碩大光明。周子太極一圖洪理

義之門。至程子易傳而浩博弘肆。恐觀此言。易圖先天始于希夷。而後天續于康節。朱子所以不明言者。非爲康節。直以希夷。恐後人議其流于神仙也。藏頭露尾。亦何益哉。

丹鉛續錄考證卷之三

陰符經

陰符經非黃帝書。蓋出後漢末。唐人文章引用者。惟吳武陵上韓舍人行軍書有禽之制在氣一語。梁肅受命寶賦有天人合發區宇樂推一語。馮用之機論權論兩引之。此外絕無及之者。

老子述而不作

楊龜山云。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老老子也。老子五千言。以自然爲宗。謂之不作可也。朱子曰。某亦疑此語。只以曾子問中言禮數段證之。卽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皆可見。聃周之史官。掌國之典籍。三皇五帝之書。如五千言。亦或古有是語。而老子傳之。未可知也。蓋列子引皇帝書。卽老子谷神不死章也。此說見朱子大全答汪尙書書。愼按佛經三教論云。五千文者。容成所說。老爲尹談。蓋述而不作也。又按莊子引容成氏曰。除日無歲。無外無內。則容成氏固有書矣。老子述而不作。此其明證。

滕王

杜工部有滕王亭詩。王建詩楊得滕王蛺蝶圖。皆稱滕王湛然非元嬰也。王勃記滕王閣。則是元嬰耳。

四載

羅泌四載說云。許叔重注淮南子云。水宜舟。陸宜車。沙地宜屣。泥地宜楯。孔安國云。水舟陸車。泥楯山樏。

而夏本紀云泥乘橇。山乘檋。橇尸子作絕。祖苋切。檋音鞠。河渠書云。山卽槁。澤沮志云。山卽拘。諸儒皆以檋爲丘遙切。此意言之音橇爲絕爾。按說文四載。水舟陸車。無可異者。惟山乘樏澤乘輴爲不同。尸子云。行塗以楯。行險以樏。行山乘樏。行沙乘軌。樏與欙同。力追切。楯與輴同。勑倫切。尸子之說。蓋得其傳。橇非輴也。宜音樏。險所乘者。檋與楊同。卽樏也。當讀如濟漯之漯。其音作槁者。殆楊之轉音。如淳云。橇以板置泥上通行。檋以鐵如錐。頭長半寸。施之履下。以上山使不跌。孟康謂木橇形如箕。摘行泥上。諸說不同如此。然曰載曰乘。則不應爲履與板矣。輴軌樏橇。是曰四載。舟常所乘。宜不在四內也。石羅氏本說如此。予合前說再考諸家爲之云。行塗以楯。行險以樏。行山乘樏。行沙乘軌。塗泥也。楯卽輴也。輴也。檋也。狀如長牀。穿程。前後著兩金而關軸焉。其狀廣下而寬廣。故行塗用之。樏卽橇也。如今人登山屐。今人之腳澁中用木。故字從木。上係用繩。故字從糸。下用鐵釘之使不跌。故行險用之。樏卽欙。與周禮輿車同制。如今之登山轎。以人拽繩爲牽。去聲。周禮所謂輓以任載器也。故登山乘之。軌車最便沙不能陷。故行沙乘之。行塗行險曰以。行沙曰乘。蓋有升車與徒步之別。總名之曰四載云。

禹九州

禹貢高山大川。其九州之名。以地名州。而不以州分地。蓋荊衡萬古不徙之山。而河濟者萬古不泯之水也。以故荊衡之名。得附河濟荊衡而不滅。萬世而下。求禹貢九州之域者。皆可得而考也。九州惟冀無所至者。舉八州而界自見。亦所以別帝都而大一統也。九疇之皇極。貢法之公田。見于此矣。揚不言南青

雍不言北。則以其境接蠻狄。提封叛服不常乎。

三江味別

蘇子瞻志林有三江味別之說。蔡傳深非之。然以禹貢本文論之。揚江言三江既入。而于經言江漢朝宗于海。則同流而自爲道可知矣。許敬宗謂濟入河洑地南出。亦以味別。以今揚子江心有南零北零之異。則知其入而不合。正不疑也。古有五行之官。水官得職。則能辨其性味。潛而復出。合而更分。皆可辨之。故師曠易牙兪兒張華王劭陸羽張文新劉白芻李季卿品天下之水。性味不同。蓋古水官之遺法。豈獨爲口腹哉。蘇子之說。蓋本于此。味別之說。恐不可廢。況蔡氏于後章之傳。亦性別醎苦之說。何獨怪蘇子哉。

味別

又考郭緣生述征記。緣生于河上遇一書生問之曰。何知濟與河上源不異。物之不同。猶鉛錫也。比濟既入于河。性與河別。不能合混。滲漉入地。洑行而溢爲榮爾。今之歷下。發地悉是流水。濟所過也。東阿之正濟所溢。故今阿膠上濁住吐下牖疎疾。正以性趨下。清而且重。故治於濁逆上之痾。譬如油之與水。固不同情。九夏之辰。冷熱之風。亦各爲隊。豈必謂無水過水哉。涇渭分曹。南北異零。此理不少。鄭樵謂山過山則分。水過水則合。世無山過山水過水之理。謂漢入于江。其文止此有脫文。沈入于河。其文亦止于此。而溢爲榮之上。當更有導沇水數句。說經不通。不以爲脫。必以爲誤。此書生之竺疾也。愼嘗闢其說云。山過山則分。雖分而性不分。如羅浮二碣。以風雨而合離。蓬萊兩山。隨波濤而上下。玄中記云。名山有孔竅相

通是也。水過水則合雖合而性不合。沈括云。水以漳名者。從水于章。章者別也。文也。謂兩物相合有文章可別也。清漳濁漳合于上黨。當陽者。沮漳合流也。灄上者。章貢合流也。鄖郡者。西江合流也。亳漳者。漳渦合流也。宴夢者。漳鄧合流也。凡此數處。皆清濁合流。色理如蟠螭。又數十里如章。章者。判合之器也。白公問于孔子曰。以水投水何如。孔子曰。淄澠之味。易牙能知之。斯固味別之說也。蔡氏之譏蘇子。亦過矣。

水性

或問余水味之說則詳矣。水性之別何如。曰。班固司馬遷貨殖傳地理志備矣。論其極則庭州濁水。金鐵皆漏。庭州濁水。在大流之外。以金鐵承之。皆漏。惟鄜延之川。日夜脂流。即延安石油也。以爲煙墨。松脂不凝。見佛經。于洛陽摩弱水弱毛。黑溪玄澗。南荒黑石溪水。其水以漆水桑。千歲不朽。見以上皆見山海經。如家畜。古所謂黑貉。今之豪狐也。悉唐制角。畔快腐手。水性不同。有如此者。學所以貴博物也。

呂梁碑

羅泌云。嘗見漢劉耽所書呂梁碑。字爲小篆。而北渤者過半。其可讀者僅六十言。碑中序虞舜之世云。舜祖幕。幕生窮蟬。窮蟬生敬康。敬康生喬牛。喬牛生瞽瞍。瞽瞍產舜。質之史記。蓋同。而不言出自黃帝。此可以洗二女同姓尊卑爲婚之疑矣。又他碑所載后稷生台璽。台璽生叔均。叔均而下。數世始至不窋。不窋下傳季歷。猶十有七世。而太史公作周紀。拘于國語十有五王之說。乃合二人爲一人。又刪縮數人以合十五之數。不知國語之說十五王。皆指其賢而有聞者。非謂后稷至武王千餘年而止十五世也。太史公

亦迂哉。

汲冢文誣

汲冢瑣語。其文極古。然多誣而不信。如謂舜囚堯。太甲殺伊尹。又謂伊尹與桀妃妹喜交。其誣若此。小人造言。不起自戰國之世。伊尹在相位日。被其黜僇者爲之也。然則何以知之曰。其文不類戰國。

夔鍾

夔州府近掘地得一鍾。形如戽斗。匾而長。一面凸爲十八乳。一陰一陽。總爲九乳。古詩春鍾九乳鳴。疑此鍾應春宮律也。一面古篆七十餘字。人不能識。惟夔字可辨。水經注云夔卿觀此可信云。

化益

世本云。化益作井。宋衷曰。化益。伯益也。荀子成相篇。傳禹平天下。躬親爲民行勞苦。得益皐陶橫革直成爲輔。呂氏春秋云。得陶化益直成橫革之交五人佐禹。化益卽伯益。眞成卽直成也。

皐夔讀何書

王安石與公卿爭新法云。君輩坐不讀書耳。趙閱道折之曰。皐夔稷契。所讀何書。此言未足以折安石。皐夔豈不學者耶。若折之曰。相公誤矣。共工驩兜孔光張禹。豈不讀書邪。則能折其口而理亦協矣。

李白

李白生于彰明縣之青蓮鄉。其詩云青蓮居士謫仙人是也。讀書于康山。康山亦在彰明。杜工部寄李太

白詩所謂廉山讀書處頭白好歸來是也。晏元獻公類要引此詩。今人不知。乃改康爲匡。廬山。且太白在廬山亦是寓居。何得言歸來乎。又考太白全集。如悲清秋賦云。余以烏道計于故鄉兮。不知去荆吳之幾千。上安州裴長史書云。見鄉人相如大誇雲夢之事。楚有七澤。遂來觀焉。淮南臥病寄蜀中趙徵君蕤云。國門遥天外。鄉路遠山隔。朝憶相如臺。夜夢子雲宅。觀此則太白爲蜀人無疑矣。作史者稱隴西人。蓋如王之太原。張之清河。善乎劉知幾曰。作史者爲人立傳。其地皆取舊號。施之于今。爲王氏傳云。琅琊臨沂人。爲李氏傳。隴西成紀人。欲求實錄。不亦難乎。且人無定所。因地而化。生于荆者。言皆成楚。居于晉者。齒便成黄。豈有世歷百年。人更七葉。而猶以國本爲是。此鄉爲非。則是孔父里于平昌。陰氏家于新野。而系纂徵子。源承管仲。乃爲齊宋之人。非曰鄒魯之士。求諸自古。其義無聞。知幾此言。可謂確矣。

李白墓誌

范傳正作李太白墓誌云。白常欲一鳴驚人。一飛沖天。彼漸陸遷喬。皆不能也。及其謫退。乃歎曰。千鈞之弩。一發不中。則當摧撞折牙而求息機。安能效碌碌者蘇而復上哉。用是脱屣軒冕。釋羈韁鎖。因肆性情。大放于宇宙間。意欲耗壯心而遣餘年。此數語足以盡太白爲人。劉全白有李翰林墓碣記云。太白廣漢人。性倜儻。知縱横術。善賦詩。才調逸邁。往往與會稽賀知章。恐古之善詩者亦不逮。裴敬有李白墓碑曰。白爲詩格高旨遠。若在天上物外。任華送李白之曹南序曰。彼碌碌者。徒見三河之遊俗。百鎰之金盡。乃議子于得失虧成之間。曾不知才全者無虧成。志全者無得失。進與退于道德乎何有。以上諸文。附見李白集。

古本有之。今不傳矣。全白指太白爲廣漢人。蓋唐世彰明縣屬廣漢郡。故獨舉郡爲稱耳。

李白家世

李太白上裴長史書自敍云。白家本金陵。世爲右姓。遭沮渠蒙遜之難。奔流寓家。少長江漢。見鄉人相如大誇雲夢之事。云楚有七澤。遂來觀焉。又與逸人東巖子隱于岷山之陽。巢居數年。不跡城市。廣漢太守聞而異之。因舉二人有道。並不起。按此則唐詩謂白爲隴西人唐之宗室謬也。唐之先豈有金陵之籍哉。少長江漢。蜀之彰明。以相如爲鄉人。隱居在岷山。舉有道于廣漢。爲蜀人無疑。

使者曰信

晉武帝炎報帖末云。故遣信還。南史。晨起出陌頭。屬與信會。古者謂使者曰信。貢誥云。公至山下。又遣一信見告。謝宣城傳云。荆州信去倚待。陶隱居帖云。明旦信還。仍過取反。虞永興帖云。事已信人口具。凡信者。皆謂使者也。今之流俗。遂以遣書饋物爲信。故謂之書信。而謂前人之語亦然。謬矣。王右軍十七帖有云。往得其書。信遂不取答。蓋謂昔嘗得其來書。而信人竟不取回書耳。而世俗遂誤讀往得其書信爲一句。遂不取答爲一句。誤矣。古樂府云。有信數寄書。無信心相憶。莫作瓶墜井。一去無消息。包佶詩去札頻逢信。迴帆早掛空。此二詩尤可證。

勿勿

黃伯思云。右軍帖語有頓乏勿勿。顏氏家訓云。書翰多稱勿勿。相承如此。莫原其由。或有妄言此忽忽之

缺耳。說文。勿者。州里所建之旗。蓋以聚民事。故忽遽者稱勿勿。僕謂顏氏以說文徵。此字爲長。而今世流俗又妄于勿勿中斜加一點。謂爲忽字。彌失眞矣。按祭義云。勿勿其欲饗之也。注。勿勿猶勉勉也。慤愛之貌。杜牧之詩。浮生長勿勿。是知勿勿出于祭義。唐人詩中用之。不特稱于書翰耳。

勿勿匆匆

升菴子曰。說文勿字解云。州里所建之旗。蓋以聚民事。故恩遽者稱勿勿。又恩字解云。多遽恩恩也。是恩恩亦古字。好古者但知勿勿而笑恩恩。逐俗者又但知恩恩而駡勿勿。皆謂非也。是以學者貴博古而通今也。

澤草芒種

周禮。澤草所生。種之芒種。注者不知其解。王氏農書云。卽江南之架田也。架田一名葑田。以木縛架爲曲。壅浮水面。以葑泥附木架上。葑卽菰根也。根最繁而葑糾結。以土泥著上。刈去其草。便可耕種。江東淮南二處皆有之。東坡請開杭之西湖狀謂水涸草生。漸成葑田是也。其田隨水上下。西東故南方有盜田。然王氏謂葑田卽周禮之澤草芒種。未有據。猶縢疑之。後讀郭璞江賦云。播匡藝之芒種。挺自然之嘉蔬。賦江而云芒種嘉蔬。又曰匡藝。又曰自然。非葑田而何哉。周禮之說。因此可解。而李善五臣注江賦。亦未及葑田之事也。遂詳著之。廣多聞而補周禮文選之注焉。葑田滇南亦有之。名曰海獐。

葑田

郭璞江賦云。標之以翠藹。泛之以遊菰。播匪藝之芒種。挺自然之嘉蔬。鱗被菱荷。攢布水蔬。翹莖濊濊。擢顯散裹。隨風猗萎。與波潭洎。流光潛映。景炎霞火。此十二句皆指以蒔田而言。不然則隨風與波之句何所指乎。景炎霞火。卽海賦所謂陰火潛然也。草木之根。汨泥與沙。浮于水中。過夜則生光。管寧浮海附陰火之光彩是也。蜀中江油江中有明柴。取之入人家。猶夜中放光。亦此理爾。格物未深者咸以爲怪矣。

陰火革澤

易。澤中有火革。此亦實象也。或云。孔子未嘗浮海渡江。何以知陰火潛然耶。曰。聖人之知。豈待目見足踐乎。楚王之萍。防風之骼。肅愼之矢。罔象之形。豈必見而後知也。

阿堵

晉書云。王衍口不言錢。晨起見錢堆牀前。曰。阿堵。近世不解此。遂謂錢曰阿堵。可笑。晉人云阿堵。猶唐人曰若箇。今曰這箇也。故殷浩看佛經曰。理亦應在阿堵中。顧長康傳神曰。精神妙處正在阿堵中。謝安謂桓公曰。明公何用壁後置阿堵輩是也。凡觀一代書。須曉一代之語。觀一方書。須通一方之言。不爾。不得也。

寧馨

馨字晉人以爲語助辭。王衍傳。何物老嫗。生此寧馨兒。世說。劉眞長語桓溫曰。使君如馨地。寧或鬬戰求勝。王導與何次道語。舉手指地曰。正自爾馨。王胡之雪中詣王蠙。持其臂。蠙撥其手曰。冷如鬼手馨。強來

捉人臂。劉悚讖殷浩云。田舍兒強學人作爾聲語。合此觀之。其爲語辭了然。唐劉禹錫詩幾人猛省得寧舉。得晉人語意矣。

世說誤字

古書轉刻轉謬。蓋病于淺者妄改耳。如近日吳中刻世說。右軍清眞。謂清致而眞率也。李太白用其語爲詩。右軍本清眞。是其證也。近乃妄改作清貴。兼有諸人之差。謂各得諸人之參差。近乃妄改差作美。聲鳴轉急。改鳴作氣。義學改作學義。皆大失古人語意。聊舉一二。他不能盡。

士會當作士會

左傳晉有士會。士當作爲士。士爲右杜字。如詩書桑土。而以陶唐氏豕韋氏御龍氏爲士氏之宅。後爲唐杜氏。漢儒欲左傳之行。乃推漢爲陶唐氏之後。于士會復晉之下增六字云其處者爲劉氏。蓋士會本于唐杜氏。而劉氏又本于士會也。若作士女之士。士與唐杜下與劉氏何干涉哉。

六么

古之六博。即今骰子也。晉謝艾傳。梟者邀也。六博得邀者勝。是知梟即骰子之么也。曲名有六么序。義取六博之采。小說云綠腰又云錄要。皆是妄說。如謂律令爲雷邊迅鬼。皆古之妄人撰說。而文士或信之。此亦道聽塗說也。

詩有頰者弁士冠禮注。滕薛名薥爲頰。今未笄冠者着卷幘。頰象之所生也。後漢烏桓傳。婦人著句決。飾以金碧。若中國之薥步搖。與服志。夫人有紺繒幗。古畫婦女有頭施紺羅者。卽此制也。諸葛孔明以巾幗遺司馬懿。巾幗女子未笄之冠。燕京名雲髻。蜀中名爲曇籠。蓋笑其堅壁不出。如閨女之匿藏也。幗音與憒同。古對切。今音與國同。非也。

需頭

蔡邕獨斷載漢代章奏之弋所謂需頭者。蓋空其首一幅。以俟詔旨批答。陳請之奏用之。不需頭者。申謝之奏用之。楊萬里知筠州謝表云。需章句外。退以其私。便郡疏恩。出于自擇。需章字用獨斷語也。晉人簡帖後空一幅。仍書空著後。以俟朋友之批答。故謝安批子晉之帖尾。合二事觀。可見古人章奏尺牘之制。

尙字平音

劉熙釋名曰。尙書者何也。尙。上也。言最在上。總領之也。韋昭辨釋名云。尙猶奉也。百官言事。當省案平處奉之。故曰尙書也。尙衣尙食亦然。愼按春秋傳曰。百官承事。朝而不夕。承事者言事而奉其文書也。漢世官名尙書。義實取此。如淳漢書注曰。主天子文書曰尙書。如主壻曰尙主。漢世娶天子女曰尙公主。娶諸侯女曰承翁主。則尙猶承也。尙猶奉也。韋昭之解。上合左傳。下協漢制。比于劉熙依字音杜撰遠矣。

六尙

周禮司會注。計官之長。若今尙書。陸德明音常。今之官名亦然。但尙書音常。則尙衣尙食尙方皆宜用此

音。其義同也。今皆音上。不知何以分別如是。

以手通指

何休公羊注。以手通指曰揖。謂揖以敬人。以手通意也。指意也。又云。以目通指曰瞚。瞚與瞬同。史云頤指氣使。亦是以頤通指也。指與旨同。陸佃易爻觀我朶頤注云。以頤通指曰朶。劉敞漢書補注蹟足附耳注。以足通指曰蹟。

太破賊

謝安聞淝水之捷。對奕客云。小兒輩太破賊。晉書云。兒輩遂已破賊。晉書所紀。不及世說太字之勝。

吞道元

吞人姓。音他前切。氏族書有吞景。晉有吞道元與吞公牋者。今類書引之。改吞作查。蓋不知古有吞姓也。書敍指南所引猶是吞字。可以爲證。

弱取劉璋

漢昭烈于十六年冬從劉璋之迎而襲張魯。是時孔明留守荊州。至明年。乃自覆萌據涪。出正之計。昭烈亦強忍從之。若使孔明在。衆措當不如此。今以取劉璋爲孔明病。蓋亦未之考也。

馮京

余觀世族言行錄載馮京之父名式。京生而爲邁不羣。式一日取其所誦書題其後曰。將作監丞通判荊

南軍府事馮京式既退官十一年。京舉進士第一。爲將作監丞。通判荆南。如式之言。時人謂式爲知子。氏族錄宋人所編。當得其實。他傳馮商還妾事。以爲京父。考之此文。京父未嘗爲商。又不名商也。小說不足信。當依正史之傳可也。

豨首

爾雅蒬藵豕首。呂氏春秋云。豨首生而麥無葉。神農本草經云。夏至之日。豕首茱萸先生。豕首圖經藥錄謂之天名精。一名天蔓青。名精卽蔓精轉語也。又名蟾蜍蘭。今俗名豨薟是也。又蠡實亦名豕首。卽月令所謂荔挺也。以冬至生。與此同名異物。

霸伯同

論語憲問篇注曰。霸與伯同長也。左傳成公二年。齊國使對晉人曰。四王之王也。樹德而濟同欲焉。五伯之霸也。勤而撫之。以役王命。黃震曰。天下之主謂之王。諸侯之長謂之伯。此指其定位而名也。以德方興而爲天下所歸則王。平聲轉聲而爲王。去聲王政不綱。而諸侯之長自整率其諸侯則伯。入聲轉聲而爲伯。去聲皆有爲之稱也。正音爲靜字。轉聲爲動字。以此證之。左傳四王之王。上如字。下音旺。五伯之霸。上伯字入聲。下霸字去聲。王字無別體。政同用王字。伯字有霸字爲別體。故上用伯。下用霸。左傳不惟文精。用字亦不苟矣。註疏未發明。故特著之。

盧澤

吳起云。夏桀之國。盧澤在其北。伊洛出其南。注云盧澤地缺。愼按北方爲水。黑曰盧。墨即古皐字。盧墨即盧溝也。溝與皐音相近。桀都安邑。盧溝正在其北。盧澤盧龍皆北方水名。又湛盧劍名。言湛然如水黑也。盧橘亦以色黑名之。可以互證。

脣齒

左傳。脣亡齒寒。蓋古諺也。戰國策作脣揭齒寒。揭與寒叶韻。

問諸水濱

左傳屈完對管仲云。君其問諸水濱。杜預曰。當時漢水未屬楚。李善夷曰。杜之注其爲謬哉。且楚實殷之始封。楚苦縣瀨鄉。在漢水東北。則漢水于西周之際。豈未屬楚乎。又詩云。蠢伐荊楚。深入其阻。鄭注云。深入方城之阻也。方城在今漢水北。豈昭王時未屬楚乎。屈完以齊桓所問之大。不敢他對。但請自問于水濱。而人莫之知也。漢水實屬楚也久矣。

巧語少信

史記貨殖傳。南楚好辭。巧說少信。諸家不解此句。余謂有爲神農之言。皆許行自楚之滕。莊周與惠子俱濠人。宋玉作大小言賦。又作神女高唐賦。韓詩外傳載孔子與子貢交辭于漂女。皆南楚巧說少信之明證也。

養以之福

漢酸棗令劉熙碑。猗與明哲。秉道之樞。養以之福。惟德之隅。左傳言本養以之福。今本作養之以福。非。

變置社稷

孟子曰。旱乾水溢。則變置社稷。解者不達。謂遷其壇墮。非也。左傳曰。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爲后土。后土爲社。有烈山氏之子曰柱。爲稷。自夏以上祀之。周棄亦爲稷。自商以來祀祭法曰。厲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農。能殖百穀。夏之衰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爲稷。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爲社。是言變置之事也。尚書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孔安國曰。湯革命創制。欲變置社稷。而後世無及句龍者。故不可而止。陳後山談叢云。句容有盜。改置社稷而盜止。下邳多盜。遷社稷于南山之上。盜亦衰息。皆不通古禮而妄爲者。其盜之止亦偶然耳。後山乃取而筆之書。亦失考也。

化治生民

書旅獒傳。明王以德義爲益。器用爲貴。所以化治生民。疏云。化治生民。化世俗養下民也。此言生民。與宣公十二年左傳云。分謗生民。皆爲生活民也。如書云生民保厥居。孝經生民之本盡矣。則言民生于世。與化治生民之義異。

墳墓字異

方言。凡葬無墳者謂之墓。有墳者謂之墠。檀弓。古者墓而不墳也。鄘鄣淳曹娥碑。丘墓起墳。蓋言丘其平墓而爲高墳也。後世以墳墓混爲一。遂疑其重複。改爲立墓起墳。非也。曾見上虞謝猶齋爲予言此。

蜀志遺事

孔子弟子商瞿。世本作商瞿上。文翁石室圖亦作商瞿上。宋景文公作成都先賢贊。以商瞿上爲蜀人。考之路史及輿地紀。瞿上城在雙流。揚雄蜀本紀云。黃帝娶于蜀山氏。蜀山氏女。茂州人也。魚鳧津在彭山縣。彭祖生于此鄉。以上三事。并可入蜀志。

丹鉛續錄辨字卷之四

張有論六書

張謙中復古編謂象形者文之純肇於此。指事者文之加滋於此。會意者字之純廣於此。諧聲者字之加備於此。假借者因其聲。借其義。轉注者轉其聲。注其義。文字之變化無窮矣。

蜀姓

宋章定名賢氏族錄。以韻分姓。蜀姓在八齊韻。音暌。按說文葵中蠲名蜀。又詩古蠲爲饎。蠲音圭。漢書引詩云。吉圭爲饎。文翁石室圖七十二子名石作蜀。其字蜀書爲蜀。姓苑又作嵐。形異而音同。今蜀以嵐分爲一姓。

歲非古字

說文云。步戌爲歲。蓋秦以十月爲歲首。故附會此說。歲字亦秦所制也。歲古作𡈼。見薛氏款識法帖及崔希裕略古篇。

古歲作𡈼

于寶周禮注。中氣帀謂之歲。朔氣帀謂之年。故古歲字作𡈼。從一帀而倒之。周一遭也。

尊宗同音

古帝尊盧氏。一作宗盧。宗尊古通用。故賈逵以宗盟爲尊盟。穀梁以伯宗爲伯尊。

宗升同音

儀禮注。布八十縷爲一宗。宗古之升字也。按古音升作宗。易彖傳曰。天險不可升也。與以剛中也叶。是其證。

由農字通

說文無由字。韓詩內傳云。東西耕曰從。南北耕曰由。呂氏春秋管子皆云堯使稷爲山戎。考錢譜神農幣文。農作由。乃知由與農通。下與呂氏春秋管子韓詩義皆合矣。

神荼

山海經云。神荼鬱壘二神人。主執惡鬼。風俗通作鬱律。陸法言集韻。鬱音律。神荼者伸舒也。鬱律者宛結也。周代以荼爲舒。夏后荼公子荼是也。沈休文曰。鬱壘者屈律也。又爲鬱悴。王充云鬱壘嵬崛之類。

雙聲字音

說文引詩優而不見。李登聲類云。優音倚。優俙彷彿也。字一作黳。又作黟。古詩音優雕盤。優俙之作黳。字從黑。猶奄忽之作飂飂。字從風。優俙不明莫如黑。奄忽迅速莫如風也。

匿慝

說文解慝字云。匿慝也。徐鉉云。蟲名。蓋亦不知何物也。余近觀臨海水土志云。慝似鼠。一名匿慝。又名慝

礎一枚有三斛窩。

乙字音義

史記東方朔傳止輒乙其處。乙音黜。有所絕止黜而記之曰乙。如今士人讀書。以未志其止處也。又文字有遺落。勾其旁而添之亦曰乙。唐試士式。塗幾字乙幾字是也。今試式亦然。而字作註也。註乃黜之訛耳。又官府文書。以朱書黜其要處亦曰乙。周禮注。治中治簿書之要也。當其中而黜之曰中。

戚戉

漢中有牂柯郡。字一作牁戉。又作戚戉。其字從戈。戈。杙也。繫船木也。說文與漢書注舊解如此。牂柯。今貴州地也。其江水迅疾。難於濟渡。立兩杙於兩岸中。以繩絙之。舟人循繩而渡。予過其地。見盤江與崇安江皆然。因悟古人制字之義。郭忠恕佩觿集云。戚戉從戈。謬之甚矣。然則讀萬卷書而不行萬里路者。亦不能識字也。信矣。

褐袜

魍魅字。漢碑作褐袜。其字從示。蓋褐袜亦山之神也。

蕺蔬同字

蕺。廣蒼云葅也。文選注。葅草名。亦名土茄。覆地而生。根可食。人飢則以代糧。張平子南都賦蒌蕺蘘荷注。蕺香菜根。周處風土記。蕺似茆根。蜀人謂之香葅。蕺與蕺同。吳越春秋。越有蕺山。越王嘗採蕺于此。庾肩

晉書品云。戴山之扇。竟未增錢。卽王羲之爲市媼題扇處也。蕊側及切。諸韻書亦不載。獨見文選注耳。

大鳳

通史。緻大鳳於青丘。戮修蛇於洞庭。大鳳作大風。內典引古讖記。鳳凰逆序。蒼蒼叔度。注。鳳音梵。鳳字當作鳳。從馬。非鳳凰之鳳也。予舊著古音駢字古音附錄。亦誤從之。今特正之于此。

二小爲地

何燕泉引宋人易義。一而大謂之天。二而小謂之地。一大二小。天字示字也。天曰神。地曰示。此易義乃姚孝寧所作。朱子亦嘗稱之。愼按天曰神。古韻天亦有作汀因切者。與神相近也。例推之。示亦有地音。地亦有示音。精于字學者始知之。

字義

所。鐵砧也。從斤。別作鐿。聲爻。疌同市也。自東而復于東。故從兩東。官曹之曹從疌。其音義可知。今別作遭。聲爻。源委之委從禾水。火焰之焰從臽火。可以類推。

崔希裕略古

二水爲委。三水爲涉。四水爲淼。見崔希裕略古。淼今泖。古音涉。

尋字

佛經。無邊無尋。無極無央。尋與礙同。字書不載。僅見此爾。無央者無中與邊。亦極言廣大也。

稺稅

野稻不種而生曰稺。刈稻明年復生曰稅。

勞極洒洒

洗古音蘚。官名有洗馬是也。字一作洒。神農本草。勞極洒洒如瘧狀。素問。洒洒惡寒。注。並音蘚。

衋極同義

爾雅。衋音劇。郭璞曰。疲極也。相如子虛賦。微衋受詘。說文。衋。勞也。燕人謂勞曰極。字一作亟。又作殛。又作衋。皆筆勢小變耳。別作殣。方言引春秋外傳余病殣矣。又作僅。音義並同。晉人但用極。世說新語。顧和詣王導。導小極。對之疲睡。商芸小說載晉明帝問沐啓云。沐伏久勞極。不審尊體何如。元帝答之曰。去垢甚佳。身不極也。後讀神農本草云。勞極洒洒。注。極衋倦也。則極字反古于衋殣諸字。晉人所用。當是從本草。未可以爲俗書。

酋夷

鄭玄考工記酋矛注云。酋夷皆發語聲。夷爲長。故開口引聲而言。酋爲短。故合口促聲而言。酋夷卽夷酋也。楚辭。君不行兮夷猶。亦此意也。開口合口。卽後世切韻之法。由此觀之。切韻中國元有之。不始于胡僧明矣。

納音

天坤爲地。乾坤合而爲泰。德爲父。紅爲母。德紅合而爲東。干爲君。支爲臣。支干合而納音生。此六十甲子納音之說。其詳見路史餘論。夢溪筆談。南村輟耕錄。

泣與澀同

案問。脈泣則血虛。又云寒氣入經而稽遲泣而不行。又云多食鹹則脈凝泣而變色。泣音義與澀同。按說文渋水不利也。渋與澀同。泣亦水不利也。泣與澀同。亦可互證。

甄音稽

春秋命歷敍曰。神農甄四海。白皐脈山川。白皐人名。甄注音稽。錦帶書云。神農更王。軒轅承紀。甄野盡疆。爰封衆子。佛經甄明之甄亦音稽。此字集韻不收。吳才老韻補亦遺之。

斗音主

古文易曰。中見斗。斗作主。鄭玄注詩酌以大斗。斗亦音主。儀禮。司宮設轉于洗東有枓。釋文。枓音主。注枓。剩水器也。律歷志。聚于斗。溝洫志。澭水一石。其泥數斗。且洗且養。長我禾黍。

欬嘻

欬也。嘻也。呢也。皆歎辭。如噫吁之類。後漢書光武紀。舂陵有望氣者曰。嘻佳哉。鬱鬱葱葱。商君書多用呢字。欬與咳同。史記范增曰。咳。豎子不足與圖大事。揚子法言。或問王翁曰。始皇方獵六國而翦牙欬。史記用之于句首。揚子用之于句末。皆奇甚。

丹鉛續錄評文卷之五

辭達

孔子云。辭達而已矣。恐人之溺於修辭而忘躬行也。故云爾。今世淺陋者往往借此以爲說。非也。易傳春秋。孔子之特筆。其言玩之若近。尋之益遠。陳之若卑。研之益深。天下之至文也。豈止達而已矣哉。譬之老子云。美言不信。而五千之言。豈不美邪。其言美言不信。正恐人專美言而忘信也。佛氏自言不立文字。以綺語爲罪障。然心經六如之偈。後世談空寂者無復有能過之矣。予嘗謂漢以上其文盛。三教之文皆盛。唐宋以下其文衰。三教之文皆衰。宋人之語錄。去荀孟何遠。猶悟眞篇比于泰同契。傳燈錄比于般若經也。

論文

論文或尙繁。或尙簡。予曰。繁非也。簡非也。不繁不簡亦非也。或尙難。或尙易。予曰。難非也。易非也。不難不易亦非也。繁有美惡。簡有美惡。難有美惡。易有美惡。惟求其美而已。故博者能繁。命之曰賅贍。左氏相如是也。而說客者頃刻能千言。精者能簡。命之曰要約。公羊穀梁是也。而曳白者終日無一字。奇者工於難。命之曰復奧。莊周禦寇是也。而鄙謨劉煇亦詭而晦。辨者工於易。張儀蘇秦是也。而張打油胡釘鉸亦淺而露。論文者當辨其美惡。而不當以繁簡難易也。

漢文

漢興文章有數等。枏通隋何陸賈酈生遊說之文。宗戰國。賈山賈誼政事之文。宗管晏申韓。司馬相如東方朔嚴諫之文。宗楚辭。董仲舒匡衡劉向揚雄說理之文。宗經傳。李尋京房術數之文。宗讖緯。司馬遷紀事之文。宗春秋。嗚呼盛矣。

大招

楚辭招魂一篇。宋玉所作。其辭豐蔚瓌秀。先驅枚馬而走倡班揚。千古之希聲也。大招一篇。景差所作。體製雖同。而寒儉促迫。力追而不及。昭明文選獨取招魂而遺大招。有見哉。朱子謂大招平淡醇古。不爲詞人浮艷之態。而近於儒者義理之學。蓋取其尚三王尚賢士之語也。然論詞賦不當如此。以六經言之。詩則正而葩。春秋則謹嚴。今責十五國之詩人曰。焉用葩也。何不爲春秋之謹嚴。則詩經可燒矣。止取義理。不取艷詞。則今日五尺之童。能寫仁義禮智之字。便可以勝相如之賦。能抄道德性命之說。便可以勝李白之詩乎。

三遊洞記

白居易三遊洞記。雲破月出。光景合吐。互相明滅。晶熒玲瓏。象生其中。雖有敏口。莫能名狀。造語如此。何異柳宗元。世以爲大易輕讒之。蓋亦未深玩之也。

廬山記

悲遠有廬山記。文多奇語。庾以下文人遠莫能望。如云風雲之所擁。江山之所帶。高崖仄宇。峭壁萬尋。幽岫穹崖。人獸兩絕。又廿泉湧出。冷暖與寒暑相變。盈減經水旱而不異。造語尤奇。

白牛溪賦

王無功云。昔往見薛收白牛溪賦。韻趣高奇。詞義曠遠。嵯峨蕭瑟。眞不可言。壯哉邈乎。揚班之儔也。高人姚義嘗語吾曰。薛生此文。不可多得。登太行。俯海滄。高深極矣。吾近作河渚獨居賦。爲仲長先生所見。以爲可與白牛連類。今寫爲一本。今此二賦俱不傳。

古文八字四韻

老子知足不辱。知止不殆。足與辱拉韻。止與殆拉韻。蓋古音殆作以也。韓非子名正物定。名倚物徙。亦以正拉定。倚拉徙也。淮南子蘇秦步曰何故。趨曰何馳。亦是韻語。古文多用韻。八字之內而四韻者。僅見此三條耳。

楊炯稱王勃

楊炯序王勃文集云。薛令言朝右文宗。托末契而推一變。盧照鄰人間才傑。覽清規而輟九知。所謂九知者。蓋用漢書九變復貫知言之選之語也。其僻奧如此。

詮痴符

和凝爲文。以多爲富。有集百卷。自鏤板以行。識者多非之曰。此顏之推所謂詮痴符也。近日有一達官。自

刻其文。且問于作者曰。吾文何如古人。或對曰。一代之興。有一代之文。故漢曰漢文。唐曰唐文。公之文可謂明文也。蓋譏其近于吏牘而其人不悟。

說御

穀梁傳說御云。車軼塵。馬候蹄。列子說御云。輿輪之外。可使無餘轍。馬蹄之外。可使無餘地。韓非子。驅而前之輪中繩。引而卻之馬掩跡。命意則一。修辭則殊。可以見古人筆端之變化矣。

祖龍沐猴

杜牧之文。祖龍之吞六國。沐猴之破五諸侯。假對皆工。亦文之一巧。

規摩

文子曰。水雖平。必有波。衡雖正。必有差。韓子曰。規有摩而水有波。我欲更之。無奈之何。荀子曰。是規摩之說也。注。規摩之說。猶差錯之說也。規者正圓之器。摩久則偏盡而不圓。韓子之言。必合荀注而後明。注可廢乎。

美男破老

漢周書云。美男破老。美女破吝。蓋顏童昵比。則耄老播棄。豔妻煽處。則忠臣結吝。

遞軸

王元長曲水詩序。沈冥之怨既缺。遞軸之疾已消。本考槃詩二句而會合之。此李商隱灰釘之祖也。文選

英華求賢判云、盡崖穴之英奇。總濠梁之遊軸。儲光羲詩。青言問遊軸。惠念及滄浪。用字又祖王元長也。

珠聲玉價

說文注引宋弘云。淮水出玭珠。珠之有聲者。聲謂有名價也。唐人文有珠聲玉價之語。本此。

蠻煙蜃雨

嶺南異物志云。蠻煙蜃雨。無別晨暮。蜃蛟蜃也。

蘭氏

周禮鞮人注。縷魚字。大戴禮。蘭氏之根。蘧氏之苞。王褒洞簫賦。幸得謚爲洞簫兮。魚名而稱字。草名而稱氏。簫名而稱謚。皆奇之又奇。

因文立政

懸刀貴割而聲尙和。利刃貴斷而字從和。易曰。利者義之和也。先王制器尙象。因文立政如此。

分沙漏石

酈道元水經注。形容水之清徹云。分沙漏石。又曰。淵無潛甲。又曰。魚若空懸。又曰。石子如攙蒨。皆極造語之妙。

小說

說者宋人小說不及唐人。是也。殊不知唐人小說不及漢人。如華嶠明妃傳云。豐容靚飾。光明漢宮。顧影

銅。發動左右。伶玄飛燕外傳云。以輔屬體。無所不靡。郭子橫麗娟傳云。玉膚柔軟。吹氣勝蘭。不欲衣纓拂之。恐體痕也。此豈唐人可及。晉書荀勗傳云。汲郡人不准發冢。得古文數百篇。中載楚事一段尤妙。亦小說也。惜不傳耳。

負劍

曲禮負劍辟咡召之注云。負謂置之于背。劍謂挾之于傍。歐陽永叔作瀧岡阡表云。回顧乳者。劍汝而立于傍。正用此義。石刻猶存。今改作抱。良可嘆也。

丹鉛續錄雜識卷之六

玄女兵法

玄女兵法以授黃帝。云制旌旂以象雲物。鑄鉦鐃以擬雹聲。鞉鼓鼙以象雷霆。鉦鐃今之銅鑼也。

先憂後樂

先憂事者後樂事。先樂事者後憂事。此曾子立事篇語。大戴禮所載同。范文正公先憂後樂之語本此。

女匽

大戴禮帝繫篇。帝舜娶于帝堯之子。謂之女匽氏。列女傳。堯之二女名娥皇女英。山海經。帝俊妻是生十日。漢地理志。陳倉有皇帝孫舜妻祠。禮記。舜葬于蒼梧之野。蓋三妃未之從也。堯典獨云二女。而禮乃有三妃之文。或謂女匽與皇英爲三。未知是否。俊卽古舜字

虎僕

皇甫松大隱賦。書抽虎僕。射用牛蟜。博物志。有獸緣木。文似豹。名虎僕。毛可取以爲筆。今俗名九節狸。張季文嘗以此筆見貽。信爲佳也。

石湟

山海經。女牀之山。其陰多石湟。孝經援神契曰。王者德至山陵。而黑丹出。注。丹者別是彩石。亦猶青白黃

皆云丹也。石湟黑丹。卽今之石黑也。一名畫眉石。上古書用漆書。中古用石黑。後世用煙墨。

石燭

石燭一名水肥。一名石脂。一名石液。今之延安石油也。可熏煙爲墨。唐人延州詩有石煙多于洛陽塵之句。

過所

劉熙釋名曰。過所至關津以示之。張晏注漢紀關傳云。傳信也。若今過所。過所者。今之行路文引也。

嘗丁

齊諧記云。有失兒女嘗丁。謝承後漢書。戴良有失父嘗丁。嘗丁。今之尋人招子也。

孔明心如秤

太平御覽載諸葛孔明語云。我心如秤。不能爲人作低昂。唐胡曾投人啓曰。推諸葛之秤心。負姜維之斗膽。

嘉容佳牓

嘉容德乘高車駟。顧謂尚書魯邃曰。齊魯固多君子。當書金盛之世。梓慎巳生淳于二鄒之徒。陰修檐臨清沼。恣飛馬之雄辭。奮談天之逸辨。指撝則紅紫成章。俛仰則丘陵生韻。至于今日。荒草頹墓。氛消煙滅。永年千載。能不依然。德本北脊戎馬之鄉。其言若茲。亦佳牓也。或是史臣飾辭。非其本眞。

金溝銅池

羊玄保曰。金溝清泚。銅池搖颺。既佳光景。當得劇棊。此語殊有韻致。

王維談名理

王維云。古之高者曰。許由挂瓢。巢父洗耳。耳非駐聲之地。聲非染耳之跡。惡外者垢內。病物者自我。此尙不能至于嘐士。豈入道之門也。維之談名理如此。豈減晉人邪。

日昃曰映

梁元帝纂要云。日在午曰亭。在未曰映。王仲宣詩。山岡有餘映。謂日昃也。

月表

禮記云。爲朝夕必放于日月。爲朝夕者。蓋立圭以測日景。立表以量月采。日圭之法。具于周禮。月表世罕知。漢書李尋傳。月者衆陰之表。消息見伏。百里爲品。千里立表。王僧虔詩所謂月表望青丘是也。吳下田家以正月八日夜立一竿于平地。月初出有影卽量之。據其長短。移于水面。就橋柱畫痕記之。梅雨水漲。必到所記之處。蓋古之遺法。管子云。不明于則而欲出號令。猶立朝夕于運鈞之上。運鈞。泥工圓轉之器也。

翠足粉臀

劉勰云。綴金翠于足跗。靚粉澤于臀膚。以喻失其所施也。然今之妓女。金翠綴足。粉澤靚臀。蓋恒飾也。古

所謂倡優后飾。猶未若今世之甚乎。

綢繆襼褵

古者婦人長帶結者名曰綢繆。垂者名曰襼褵。結而可解曰紕。結而不可解曰縗。

戲婦

抱朴子疾謬篇云。世俗有戲婦之法。于稠衆之中。親屬之前。問以醜言。責以慢對。其爲鄙濆。不可忍論。或蹙以楚撻。或繫足倒懸。酒容醉嘗。不知限劑。至使有傷于流血蹉折支體者。可歎也。古人感離別而不滅燭。悲代親而不舉樂。禮論娶者奠而不賀。今既不能動蹈舊典。至于德爲鄉閭之所敬。言爲人士之所信。誠宜正色矯而呵之。何爲同其波流。長此敝俗哉。今此俗世尚多有之。娶婦之家。親婿避匿。羣男子競作戲調。以弄新婦。謂之諠親。或褰裳而針其膚。或脫履而規其足。以廟見之婦。同于倚市門之倡。誠所謂敝俗也。然以抱朴子考之。則晉世已然矣。歷千餘年而不能變。可怪哉。

鮑姑艾

世傳鮑姑艾。五月五日曾灼龍女。鮑姑亦仙女流也。宋人五日帖子中有用此事者。

夜覺

周禮司寤氏。主夜覺者。疏云。人之寐臥恒在寢。人有夜寐忽覺而漫出門者。故謂之爲夜覺也。近正德庚辰。寧邸叛濠將亂。南昌城中街巷軍民。夜發夢顛。或至江棹舡行數十里。知爲夢也而後返。辰濠舉事。次

夜一軍皆然。宸濠亦自知不祥矣。南昌人謂之陣亡發。其事既異。其名又異。史傳所未有也。獨周官有之。乃知聖人預防而禁之。恐行軍出師。衆驚敗事。其慮豈不遠哉。

另日

俗謂異日曰另日。另字音命令之令。然其字說文玉篇未有也。只當作令日。戰國策。趙燕拜武靈王胡服之賜曰。敬循衣服。以待令日。令日卽異日也。注謂令爲善。非。

泰春泰秋

古大字音義與泰通。大別作太。自范蠡作後漢書始用之。避其家諱也。按莊子有虞氏不及泰氏。泰氏謂大庭氏也。管子書有泰春泰秋泰夏泰冬。董仲舒策陽常居大夏。陰居大冬。正用管子語。則大夏大冬皆音泰。今人多失其讀。

蟪蛄蜩螗

說苑載孔子曰。違山十里。蟪蛄之聲。猶尙存耳。言政事之惡譁而喜肅也。夫蟪蛄之聲。必在山林之地。違山十里。則朝市矣。市有蟪蛄之聲。則朝有蜩螗之沸。政之譁也甚矣。史記云。魯之衰也。洙泗之間蓋斷斷如也。斷斷交爭之意。卽孔子之所謂譁也。

東潞西潞

潞有東潞西潞。西潞今山西潞州。東潞今北京潞河。浯有南浯北浯。北浯在瑯琊靈門。南浯在九疑零陵。

雲夢有南夢北夢見左傳注。

案裏

李鼎祚周易集解所引姓名。晉人有案裏。案音森。其字從木從宂。案亦希姓。姓氏諸書不載也。

女麴

女麴。小麴也。餹糖。窠絲糖也。石密。糖霜也。自然蠟。禹餘粮也。俱見齊民要術。

餞燈

魧魚。卽懶婦魚也。多晉以爲燈。照酒食則明。照紡績則暗。佛經謂之餞燈云。

鑾華金提

南陽之宛。卽古鑾華國。漢中金州。卽古金提國。見國名記。

莊子憤世

莊子憤世嫉邪之論也。人皆謂其非堯舜。罪湯武。毀孔子。不知莊子矣。莊子未嘗非堯舜也。非彼假堯舜之道而流爲之喙者也。未嘗罪湯武也。罪彼假湯武之道而流爲白公者也。未嘗毀孔子也。毀彼假孔子之道而流爲子夏氏之賤儒子張氏之賤儒者也。故有絕聖棄智之論。又曰。百世之下。必有以詩禮發冢者矣。詩禮發冢。談性理而釣名利者以之。其流莫甚于宋之晚世。今猶未殄。使一世之人。吞聲而暗服之。然非心服也。使莊子而復生于今。其憤世嫉邪之論。將不止于此矣。

驅山鐸

太湖西有岊嶺山。有石如卷笮。相傳云。禹所用牽山笮也。會稽又有驅山鐸。二事與秦王鞭石成橋相類。好怪者傅會之說邪。抑古元有此術也。

五勝

五行漢世謂之五勝。言交相勝也。淮南子謂五度。所謂昔氣不戾八風。詘伸不誤五度是也。又謂之五殺。所謂善用兵者持五殺以應是也。陰符經竊其意而變其辭曰。天有五賊。見之者昌。五賊即五殺之說也。陰符經之文。李筌僞作。或信以爲黃帝者。無目者也。其文尙不能望六韜三略之藩籬。素問汲冢之萬一。而以軒轅之作視之。有目者如是乎。

河圖緯

茅山志引河圖要元篇云。勾金之壇。其間有陵。兵病不起。洪波不登。又曰。乃有地脉。土良水清。勾曲之小。金壇之陵。可以度世。上昇曲城。要元篇蓋漢世緯書。後漢書志注不載其目。僅見此焉。

洞庭

三茅眞君云。天無謂之空。山無謂之洞。人無謂之房。山腹中空虛是謂洞庭。人頭中空虛是謂洞房。

間色名

青赤黃白黑。五方正色也。碧紫紅綠流黃。五方之間色也。青別爲蒼。赤別爲朱。析朱爲非。非今作緋。黃別

曰別爲縞。黑別爲玄。此正色之別名也。近黑曰弋。今作黓。似綠色曰校。女嫁者服之。穀曰出色也。柳下入色也。惷曏色也。檀姬人注面赭色也。雛草間色之中又有間色。若天縹緋紅淺絳女眞黃天水碧之類。不可殫述。南史輿服志有鷩鳧鶩。知四色。鶩音鶩。白色也。餘未詳。左傳注袀卓色也。

姦色

禮注。紅南方之姦色。紫北方之姦色。五方皆有姦色。蓋正色之外。雜互而成者曰姦色。猶正聲之外。繁手而淫者曰姦聲也。姦色卽間色。

王楷藏書

前蜀王氏朝僞相王鍇。字鑑祥。家藏書數千卷。一一皆親札幷寫藏經。每趨朝于白藤擔子內寫書。書法尤謹。至後蜀孟昶又立石經于成都。宋世書傳。蜀本最善。以此。五代僭僞諸君。惟吳蜀二主有文學。然李昇不過作小詞。工畫竹而已。孟昶乃表章五經。纂集本草。有功于經學矣。今之戒石銘。亦昶之所作。又作書林韻會。朱儒黃公紹韻會舉要實祖之。然博洽不及也。故以舉要爲名。余及見之于京師。惜未暇抄也。

禹生石紐

易林舜生大禹石夷之野。後漢載叔鸞傳云。大禹生西羌。水經注。禹生于蜀之廣柔縣石紐村。今之石泉縣也。石紐村今之石鼓山。其山朝暮二時有五色霞氣。又有大禹採藥亭在大業山。其地藥氣觸人。往往不可到。地志不載。聞之土人云。

茶訣

陸龜蒙自云嗜茶。作品茶一書。繼茶經茶訣之後。自注云。茶經。陸季疵撰。茶訣釋皎然撰。疵卽陸羽也。羽字鴻漸。季疵或其別字也。茶訣今不傳。予又見事類賦注多引茶譜。今不見其書。

王跌踢

爾雅。王跌踢。郭景純注云。卽蟨蟜。似蜘蛛。在穴中有蓋。邢昺疏曰。此蜘蛛之一種也。穴居布網穴口。唐劉崇遠金華子云。長安閭里小兒。競以纖草刺地穴間。戲以手撫地曰。顚當出來。既見草動。則釣出赤色小蟲子。形似蜘蛛。江南小兒謂之釣駱駝。其蟲子之背。有若駝峯也。搢紳會同時。有以此質疑。衆皆默然。有明經劉寡辭者曰。此爾雅所謂王跌踢也。景純之注可校焉。証之于書。衆皆弭伏。愼按小兒呼顚當。卽跌踢音之反也。蟨蟜也。跌踢顚當也。字不同耳。此可補爾雅疏之遺。

半豹

郭頒世語云。殷仲文讀書若半袁豹。則筆端不減陸士衡。蓋惜其有才而寡學也。李商隱四六啓云。學殊半豹。藝愧全牛。

腹背

李嶠內制集。鏘金鳴玉。坐榮枯株。擊水搏風。顧慙腹背。蘇頲表。鶩駘獲薦于九方。腹背可儔于六翮。又云。坐擁股肱之任。顧慙腹背之毛。腹背事見韓詩外傳。

鴟夷魚腹

吳任臣箋伍胥鴟夷。楚信靳尙。屈平魚腹。

老子解

干寶蔽曰。巨木也。求尺寸之材者。必後於椓杙。龍吟虎嘯。至音也。尙頗舌之感者。必下于蛙黽。故曰。大音希聲。大器晚成。

陽燧

素問云。澤中有陽燧。陽燧如火煙騰騰而起于水面者是也。蓋澤有陽燧。乃山氣通澤。山有陰鑑。乃澤氣通山。

稗海

說文。稗。接益也。以小益大曰稗。西域傳有稗王。漢書有稗將。鄒衍書。四海之外。有稗海環之。書名有稗音稗。雅。皆以小益大之義。

樹鹽

陳藏器本草。鹽麩樹。一名叛奴鹽。蜀人謂之酸桷。博物志云。酸桷七月出穗。蜀人謂之黍。黍音穗。其字從一從口從土。與主客之主不同。今按博物志無此文。酸桷亦不知爲何樹。一統志戎女直國鹽生木枝上。卽此類。中國亦有之。今人不知取之爾。

鶻鴔

左傳。青鳥氏司分者也。杜預云。青鳥鶻鴔。立春鳴。立夏止。疏作鶻鶊。易通卦驗立春楊柳津。鶻鴔鳴。與左傳合。然未知此鳥今名爲何鳥也。

朱鷺

古樂府有朱鷺曲解云。因飾鼓以鷺而名曲焉。又云朱鷺咒鼓。飛于雲末。徐陵詩有鳧鐘鷺鼓之句。宋之問詩。稍看朱鷺轉。尙識紫騮驕。皆用此事。蓋鷺色本白。漢初有朱鷺之瑞。故以鷺形飾鼓。又以朱鷺名鼓吹曲也。梁元帝放生池碑云。玄龜夜夢。終見取于宋王。朱鷺晨飛。向張羅于漢后。與朱鷺飛雲末事相叶。可以互證。補樂府解題之缺。

彭祖

宰我問五帝德篇云。堯舉舜彭祖而任之。論語注。老彭。商賢大夫。世傳彭祖八百歲。此亦一證也。

安南

宋神宗問朱公掞欲再舉安南之師。公掞對曰。願陛下以禽獸畜之。

行禽

管子。道塗無行禽。指人言之。謂其爲能行之禽爾。注乃云。無禽獸之行。是以行爲去聲。非也。

沙田

圯勝之農書曰。三月杏華可蓄白沙。管子書有五沙之土。劉勰曰。吳人謂水中可爲田者曰沙。管子。五沙之狀。粟壤如屑塵。

樂志

六韜。太公曰。君子樂得其志。小人樂得其事。戰國策。趙武靈王曰。非以養欲而樂志也。仲長統樂志論所謂樂志字本此。

管輅三斗

抱朴子云。管輅頓仰三斗。而清辨綺粲。管輅善飲惟見此。而輅傳不載。

闌槐

荀子云。闌槐之根是爲茝。大戴禮。闌氏之根。懷氏之苞。漸之修矣。君子不近。庶人不服。注。闌槐。香草名。槐又作懷。本草云。懷香卽杜衡也。又名衡徽香。唐詩。情人一去無窮已。欲贈懷香恨不逢。卽此也。

薰風草

無泉云。郴之桂陽。產風葉。充茗飲。能愈頭風。亦可浸酒。性微熱。前人志記不載。范石湖集。蠻荼出修江。治頭風。風葉曼蠻荼之謂邪。愼按左思吳都賦云。東風扶留。注。東風草名。玉篇作薰風。卽此也。郴桂在三國屬吳。爲此物無疑。又按齊民要術引廣州記云。東風華葉似苦蘩。紫宜肥肉作羹。味如酪。香氣似馬蘭。則廣州亦有之。

瓜戶

唐詩編氓有瓜戶。謂流民也。

張僧繇

劉子玄曰。張僧繇畫蔡公祖二疎圖。而丘士有著芒屩者。閻立本畫昭君圖。婦女有著帷帽者。夫芒屩出于水鄉。非金陵所有。帷帽起于隋代。非漢人所作。以此言之。畫非博古之士亦不能作也。

桃源圖

唐人畫桃源圖。極爲工妙。舒元輿作記云。煙嵐草木。如帶香氣。熟視詳玩。自覺骨戛青玉。身入鏡中。韓退之亦有桃源圖詩。蓋題此畫也。予及見元人臨本。

十眉圖

唐明皇令畫工畫十眉圖。一曰鴛鴦眉。又名八字眉。二曰小山眉。又名遠山眉。三曰五岳眉。四曰三峰眉。五曰垂珠眉。六曰月稜眉。又名卻月眉。七曰分梢眉。八曰涵煙眉。九曰拂雲眉。又名橫煙眉。十曰倒暈眉。東坡詩。成都畫手開十眉。橫雲卻月爭新奇。

漢畫

王應麟云。曾子固跋西狹頌。謂所畫龍鹿承露人。嘉禾連理之木。漢畫始見于今。邵公濟謂漢李翕王稚子高貫方墓碑刻山林人物。乃知顧愷之陸探微宗處士輩尚有其遺法。至吳道玄絕藝入神。始用巧思。

而古意稍減矣。今于盤洲所集隸圖見之。愼又按王象之輿地紀勝碑目載夔州臨江市丁房雙闕。高二丈餘。上爲屋觀。飛簷車馬人物。又刻雙扉。其一扉微啓。有美人出半面而工立。巧妙動人。又雲陽縣漢處士金延廣母子碑。初無文字。但有人物。漢畫之在碑刻者。不止如應麟所云而已。

丹鉛續錄拾遺卷之七

青棠

棠字古作裳。管子地員篇。其木宜赤裳。詩云。常棣之華。常古裳字。常轉爲裳。又借裳爲堂也。常又作唐。周南詩。唐棣之華。小雅。常棣之華。古今注。欲屬人之忿。則贈以青裳。青裳一名合歡。本草作青唐云。

蕭齋

梁武帝造寺。令蕭子雲飛白大書蕭字。至今存焉。李約謁產自江南買歸東洛。建一小亭以翫。號曰蕭齋。見尚書故實。書法苑又載約作蕭字贊云。抱素日絜。含章內融。逸疑方外。縱在矩中。宋榮咨道以五十萬錢買。虞世南夫子廟碑舊本。見山谷文集。此莊子所謂眞天下之好也。今之鄙陋者。于所好無如飲食。猶秤薪穀米。況肯輕財貴文如古人乎。

臨摹

王紹宗善書。與人書云。鄙人書翰無工者。特由水墨之積習。恒精心率意。虛神靜心以取之。又虞世南亦不臨寫。但心準目想而已。然此可與上智道。若下學必須臨摹。唐太宗云。臥王濛于紙中。坐徐偃于筆下。可以嗤蕭子雲。臨摹之益大矣。

寶月帖

秦子明。涪州人。買石墓刻僧寶月古法帖十卷。載入黔中。壁之紹聖院。寶月帖又在隋開皇帖南唐昇元帖之前。比之金簿匿紙銀錠擾痕者。優劣當懸矣。

索靖二帖

宋太宗刻淳化帖。命侍書王著擇取著于章草諸帖形近篆籀者皆去之。識者已笑其俗。其所載索靖二帖。脈土處農。姬業堂稷。猶有古意。及訃來東言展有期。則但行草而已。東書堂帖又去其前而存其後。其所謂至言不出俗言勝耶。孫過庭論書。必傍通二篆。俯貫八分。包括章草。涵泳飛白。嗚呼。必如是而後爲精藝也。不然。則刻鵠圖龍。竟歸眞體。得魚獲兔。猶惓筌蹄。未免凡近耳。

扶竹

武陵山西舊有雙竹院。中所產修篁嫩篠。皆對抽並徹。王子敬竹譜所謂扶竹。譬猶海上之桑。兩兩相比。謂之扶桑也。扶竹之算名曰合歡。按爾雅注。倫倫取嶰谷之竹。陽律六。取雄竹吹之。陰呂六。取雌竹吹之。蜀涪州有相思崖。昔有童子卯女。相悅交贈。今竹有挑紋之形。算亦有柔麗之異。崖名相思崖。竹曰相思竹。孟郊詩云。竹婦娟龍曉煙。指此竹也。

文章狀物

稽含南方草木狀云。檳榔樹皮似青桐。節如桂竹。下本不大。上枝不小。稠直亭亭。千萬若一。森秀無柯。端頂有葉。仰望渺渺。如插叢蕉于竹杪。風至獨動。似舉羽扇之摛天。俞益期與韓康伯牋云。檳榔木大者三

圍。高者九丈。葉聚樹端。房栖葉下。華秀房中。子結房外。其擢穗似黍。其綴實似櫰。其皮似桐而厚。其節似竹而穢。其中空。其外勁。其屈如覆虹。其伸如絙繩。步其林則寥朗。庇其蔭則蕭條。此分明盡檳榔圖也。毛文錫茶譜云。茶樹如瓜蘆。葉如梔子花。如白薔薇。實如栟櫚。葉如丁香。根如胡桃。白居易荔枝圖序云。荔枝樹形團團如帷蓋。葉如桂。冬青。華如橘。春榮。實如丹。夏熟。朶如蒲桃。核如枇杷。殼如紅綃。膜如紫綃。瓤肉瑩白如冰雪。漿液甘酸如醴酪。大畧如彼。其實過之。若離本枝。一日而色變。二日而香變。三日而味變。四五日外。色香味盡去矣。此分明爲二物傳神也。傅肱蟹譜云。蟹鶻眼鱉足。蜌腦蜩腹。其介類舉丁。其螯類執鉞。生于濟鄆者其色紺紫。產于江南者其色青白。眞如繪蟹焉。宋以後人。豈能爲此等語乎。

扶荔宮

漢武帝元鼎六年。破南越。建扶荔宮。以荔枝得名也。此荔駢生。若十八娘之類。曰扶荔者。亦若扶竹扶桑云。

郡縣

說文曰。周制。天子地方千里。分爲百縣。縣有四郡。故春秋傳曰。上大夫縣。下大夫郡。至秦始置三十六郡以監縣矣。邑君聲釋名。郡。羣也。人而羣聚也。黃義仲十三州記曰。郡之言君也。改公侯之封而言君者。至尊也。郡守專權。君臣之禮彌崇。今羣字君在其左。邑在其右。君爲元首。邑以載名。故取名于君謂之郡。漢官曰。秦用李斯議。分天下爲三十六郡。凡郡或以列國。陳魯齊吳是也。或以舊邑。長沙丹陽是也。或以山

陵太山山陽是也或以川原西河河東是也或以所出金城城下得金酒泉泉味如酒豫章樟樹生庭鴈門鴈之所育是也或以號令禹合諸侯大計東治之山會計國名會稽是也

風俗通曰百里曰同總名爲縣縣玄也首也從系倒首與縣易偏矣言當玄靜徭役也釋名又曰縣也縣于郡矣黃義仲十三州記曰縣絃也絃以其直言下體之居鄰民之位不輕其誓施繩用法不曲如絃絃聲近縣故以取名今縣字在半也

朗公谷

太山朗公谷舊名琅瑯溪東頻秦書云沙門竺朗傾學淵通尤明氣緯隱居此谷嘗從隱士張巨和遊巨和常穴居而朗居琅瑯小大起殿舍連樓疊閣雖奢飾不同並以靜外致稱

署書

署書始于蕭何其後梁鵠師宜官魏時北宮咸是鵠書南宮既建韋誕以古篆書之元魏遷洛始令中書舍人沈含馨以隸書書之景明正始之年又勑符節令江式以大篆易之

致是樂耶

王右軍帖致是樂耶水經茂竹便媚致可翫也致極也晉人語例如此

高齋無白鳥

荊州江古岸有李姥浦浦中偏無蚊蚋之患梁元帝金樓子云荊州高齋暑月無白鳥余亟寢處其中及

移餘齋。則蚊聲如雷。數丈之間。如此之異。何子元云。北京某街蚊多。某坊蚊少。其無蚊處。雖帳幕可無。顧士廉云。松江亦然。又某門外城河中可里餘。絕無一蚊。郡人暑月常移舟避宿其間。余以何顧兩公之言。參之水經注紀李姥浦金樓子紀高齋二事。信有此理。滇水環湖。苦多蚊。而寶珠寺乃絕無影響。其理不可曉也。劉孟熙霏雪錄言會稽徑山夏無蚊。湖州志載馬自然每賒酒于白塔巷。得仙之日。化酒家鐵器皆爲紫金。其橋遂名望仙。江子匯舊多蚊。馬仙泊舟之後。至今不生。夏月多聚舟宿焉。又潼川護聖寺夏無蚊。蠶應泉無蝦。祝天惠詩。蟲蝦敢汚芳池潔。蚊蚋難禁寶地寒。

佛性

有僧問蚯蚓截爲兩段。首尾皆動。佛性在首在尾。古未有答也。伯清舉示余。余曰。薪盡火傳。灰燼猶熱。桴停鼓歇。音響猶繞。

方望賢于范增

方望爲隗囂軍師。後囂不聽其言。望以書謝之曰。范蠡被責勾踐。乘扁舟于五湖。咎犯謝罪文公。亦遂巡于河上。望之無勞。固其宜也。望聞烏氏有龍池之山。徑南通。與漢相屬。其傍有奇人。聊及閒暇。廣求其眞。願將軍勉之。望之見幾亂邦。托迹方外。飄然行遁。邈焉莫追。賢于范增遠矣。

嚴光爲梅福壻

余見故蹟遺文有嚴光碣。略云。光本姓莊。字子陵。本新野人。其妻梅福季女也。少與光武同學。及長。避亂

會稽。又考任延傳曰。天下新定。道路未通。避亂江南者。皆未還中土。會稽頗稱多士。延爲會稽都尉。如董子儀嚴子陵。皆待以師友之禮。以此證之。子陵非餘姚人明矣。范曄失于考也。

周紆築墾

周紆爲勃海太守。免歸。廉潔無資。常築墾自給。劉攽漢書刊誤云。墾非築所成。當作塹。築爲墻。塹爲坑也。此說大謬。攽本南人。不知土墾也。字林。磚未燒曰墾。埤蒼。形土爲方曰墾。今之土磚也。以木爲模。實其中。非築而何。

垦比

朱子作橫渠贊曰。勇撤垦比。按左傳蒙垦比而先犯之。鄭玄曰。樂記倒載干戈。包之以虎皮。名之曰建櫜。櫜韜也。其字或從建垦。服虔引此以解左傳。今人雖知垦比之爲虎皮。而不能說其原。聊記于此。

舟鮫

左傳注。舟鮫。官名。掌澤。澤有水有魚。故以爲名。小說有鮫人泣珠賣綃事。蓋舟鮫之官死而爲澤神。若伐木之匠變爲木客也。

半面

東觀漢記。應奉嘗詣袁賀。賀時將出行。閉門造車。匠于閤內開扇出半面視奉。去後數十年。于路見車匠。識而呼之。今人云半面之識。本此事。

鮥魚

說文。鮥魚出樂浪潘國。有兩乳。葉子奇曰。奔鯨也。一名鰿。非魚非鮫。色如鮎。有兩乳在腹下。雌雄陰陽類人。相傳懶婦所化。佛書謂之饑燈鳴。瑣泛醳則明。披紲辟纑則晴。

活潑潑地

中庸章句引程子語云。活潑潑地。僧家語錄有云。頂門之竅露堂堂。腳根之機活潑潑。又云。圓陀陀。活潑潑。程子之言。未必用僧語。蓋當時有此俗語。故偶同耳。有人問尹和靖曰。伊川語錄載人問鳶飛魚躍。答曰。會得時活潑潑地。會不得時只是弄精魂。不知當時曾有此語否。先生曰。便是學者不善紀錄。伊川教人。多以俗語引之。人便記了此兩句。焞嘗問莫只是順理否。伊川曰。到此吾人只得點頭。今不成書先生教人點頭。嗚呼。和靖親炙伊川。其言若此。蓋恐俗語誤後人。可謂不阿所好矣。朱子乃以入章句。所見何其不同邪。愚嘗評之曰。說文之解字。爾雅之訓詁。上以解經。下以修辭。豈不正大簡易哉。世之有說文爾雅。猶中原人之正音也。外此則侏儒之夷言。商賈之市語矣。漢唐以下解經。率用說文爾雅。匪惟解經爲然也。鳩摩羅什以漢語譯梵書。亦用說文爾雅。可見二書可通行百世矣。至宋時僧徒陋劣。乃作語錄。始有喝棒咄咦之粗態。屎厥狗子之鄙談。今以宋僧語錄。比羅什之經論。不啻玉石。宋之儒者。亦學僧家作語錄。正猶以夷音市語而變中原正音。或一方之語。不可通于他方。一時之言。不可施于後世。如喫緊活潑。便辟近理。今不知爲何物語。欲求易曉。反爲難知。本欲明經適以晦道矣。甚者因陋就簡。以打乖筋斗

入詩章。以開眉合眼入文字曰。我所述程朱之說。道理之談。辭達而已。不求工也。予笑之曰。君以此爲辭達。正所以爲不達也。

丹鉛續錄卷之八

陳子昂詩

陳子昂送客詩云。故人洞庭去。楊柳春風生。相送河洲晚。蒼茫別思盈。白蘋已堪把。綠芷復含滎。江南多桂樹。歸客贈生平。今本作平生。非。書所以貴舊本也。余見新本。疑其誤而思之未得。一見舊本。釋然。

彈文

元人彈燕帖木兒文。或納女呈婦於朱溫。或售妹獻妻于　冑。上句指張全義敬翔。下句指倪僕蘇師旦也。倪蘇事宋史不載。見于小說耳。

湛涔同字

論衡云。旱火變也。湛。水異也。又引天官書正月朝占四方之風。風從南方來者旱。從北方來者湛。又曰。一湛一旱。時氣也。又曰。日月之行。出入三道。出北則湛。出南則旱。淮南子。旱雲煙火。涔雲波水。又曰。國有九年之蓄。雖涔旱災害之殃。民莫困窮流離也。又曰。涔水不能生魚鱉。涔水。行潦也。湛涔音義同。皆古字借用。

泊薄同字

老子道德經薄作泊。王充論衡。酒之泊厚。同一麴糵。人之善惡。同一元氣。又曰。人生于陰陽。有渥有泊。玉

生于石。有純有駁。泊薄同一字也。

宋士子四六

宋處州士子終場者六人。三人與選。謝圭司啓云。同罌圊之觀人。去者半。存者半。類孔門之取友。益者三。損者三。

郝經論書

郝陵川論書云。太嚴則傷意。太放則傷法。又云。心正則氣定。氣定則腕活。腕活則筆端。筆端則墨注。墨注則神凝。神凝則象滋。無意而皆意。不法而皆法。皆名言也。凡元人評書語。皆精當遠勝宋人。

王無競大書

金燕都宮殿寺廟及汴京諸榜。古今第一。皆王無競所書。

行潦

孟子。河海之於行潦。行音杭。潦音勞。謂水潦之年。大道上積水也。淮南子所謂牛蹄之涔。無尺之鯉是也。又曰。丘阜不能生雲雨。涔水不能生魚鱉。

苴有十四音

苴。七閭切。麻也。子閭切。苴杖也。又子旅切。履中麻也。又布交切。天苴地名。在益州。見史記注。又苴與巴同。又子邪切。菜壞也。一曰獵場。又似嗟切。苴咩城。在雲南。又鉏加切。詩傳曰。木中傳草也。水草曰苴。字一作蒩。又

作泳。今作渫。非。又都賈切。土苴。不精細也。又側下切。糞草也。又側魯切。說文曰。酢菜也。酢古醋字。又莊俱切。姓也。漢有苴氏。又則吾切。茅藉祭也。又將預切。糟魄也。又子余切。苞苴。饋貨也。

頤冬

山海經。小陘之山。有草名薷。赤莖白華。如頤冬也。頤冬。天門冬也。

季隨

蕭穎士蒙山詩。子尚捐俗紛。季隨躡遐軌。季隨即周八士中一人也。蒙山有季隨隱跡事。未知所出。亦奇聞也。

桍詣

爾雅注引諺云。上山研檀。楹椽先擇。楹字一作桍。三輔黃圖有桍詣殿。桍詣。木名。即楹也。

簪導

簪導字出隋書。釋名曰。簪建也。所以建冠於髮也。導所以撰髻髮使入巾幘之裏也。導。古者男女皆用之。禮云。笄總拂髦。詩云。象之揥也。拂髦象揥。今之篦子。魏明帝與諸葛恢書云。今送犀導。小物耳。然是情發于中而寄于物。

荁蔧

牡牧之詩。婷婷嫋嫋十三餘。荁蔧梢頭二月初。劉孟熙謂。本草云。荁蔧未開者。謂之含胎花。言少而娠也。

其所引本草。是言少而娠。非也。且牧之詩本詠倡女。言其美而且少。未經事人。如荳蔻花之未開耳。此爲風情言。非爲求嗣言也。若娼而娠。人方厭之。以爲綠葉成陰矣。何足入詠乎。

木綿

唐李商隱詩。木綿花發鷓鴣飛。又王叡詩。紙錢飛出木綿花。南中木綿。樹大盈抱。花紅似山茶而蘧黃。花片極厚。非南江所藝者。張勃吳錄云。交趾安定縣有木綿樹。實如酒杯口。有綿可作布。按此卽今之班枝花。雲南阿迷州有之。嶺南尤多。汪廣洋有斑枝花曲。

闌字

古文孀與嬾同。見後漢書。孀亦借作妍媸之妍。論衡云。形佳骨醜。皮媚色稱。又骨體闌麗。皆妍字之借也。闌乃孀省。東闌又省文。古人用字意勝于法例如此。

梓潼山人

四明梓潼山人評雀。作百忽箴。多衆合前贅。予獨取其危箴云。圍棋制肥水之勝。罣騎人回紇之軍。此宰相之雅量。非將軍之輕身。蓋安危未定。勝負未決。帳中倉皇。則摩下氣懾。正所以觀將相之事業。浮海遇風。色不變於張融。亂兵掠射。容不動于庾公。蓋鯨鯢澎湃。舟楫寄躬。白刃鏦干。節制誰從。正所以試天下之英雄。嘻。可不忍與。

夢英篆

夢英好篆書而無古法。其自敍云。落筆無滯。縱橫得宜。大者偏其勢而漏其白。小者均其勢而伸其畫。此正其病處。而居之不疑。所以不可救藥。沈疴入髓矣。夢英篆傳于今者。有篆書偏傍。亦不工緻。郭忠恕答之書云。見寄偏傍五伯三十九字。按說文字源惟有五百四十部。了字合收在子部。今目錄妄有更改。又隼解中誤收去部在注中。今檢點偏傍。少晶忽至龜弦五字。故知林氏虛誕。誤于後進者小說。見宜焚之。忠恕所稱林氏者林罕。夢英偏傍全依林罕小說。而忠恕謂小說宜焚。深不足于彼也。書末云。何人知之。英公知之。正謂其不知耳。

七政

日月木火土金水。謂之七政。亦曰七曜。今術家增入月孛紫炁羅睺計都四餘星。爲十一曜。計生於天尾。羅生於天首。孛生於月。炁生於閏。蓋日月行道如兩環。兩環相交。一處曰天首。一處曰天尾。天尾爲計。天首爲羅。月之行。遲速有常度。遲之處卽孛也。炁生於閏。二十八年十閏而炁行一周天。炁孛皆有度數。無光象。故與羅計同謂之四餘。今七政曆亦有四餘躔度。

九宮

曆中九宮。天蓬星太乙坎水白。天芮星攝提坤土黑。天衝星軒轅震木碧。天輔星招搖巽木綠。天禽星天符中土黃。天心星青龍乾金白。天柱星咸池兌金赤。天任星太陰艮土白。天英星天乙離火紫。見唐會要。

十日十等

人有十等。左傳申無宇曰。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一曰王。二曰公。三曰大夫。四曰士。五曰皁。六曰輿。七曰隸。八曰僚。九曰僕。十曰臺。日在甲曰早。在乙曰旰。在丙曰昺。在癸曰昊。昊卽終也。（僚音牢。今之牢子也。）

五管

嶺南之地曰五管。管乃統治之名。猶南中之六詔七閩。曰廣管。曰桂管。曰容管。曰邕管。曰瓊管。白玉蟾瓊州人。其文集在瓊曰瓊管集。在閩曰武夷集。今作瓊琯。非也。

勾陳

虛虛呂切。飛廉。天上神獸。鹿頭龍身。卽勾陳也。說文。鐘鼓之柎。飾爲猛獸。釋名。橫曰栒。縱曰虡。

蹇裘

樓櫚一名蹇裘。又曰蒲葵。

六情

申子爲貪狼。寅午爲廉貞。亥卯爲陰賊。巳酉爲寬大。戌丑爲公正。辰未爲奸邪。六情者。甲乙爲本情。丙丁爲合情。戊己爲刑情。庚辛爲冲情。壬癸爲鈎情。陽支後三辰。陰支前三辰。六情者。喜怒好惡哀樂也。好行貪狼。惡行廉貞。喜行寬大。怒行陰賊。哀行公正。樂行奸邪也。此見風角書。可補翼奉傳注之遺。

軋軋鴉

杜牧登九峯樓詩。白頭搔殺倚杜遍。歸棹何時軋軋鴉。軋軋鴉。棹聲也。

俗言

楊慎撰

本館據亟海本排
印初編各叢書僅
有此本

俗言卷一

明 成都 楊 慎 撰

俗字有本

文字指歸云。支財貨契曰卼。今倉庫收帖曰串子。省貝字。或卽券掖袖曰柯袖。滇雲之稱用之。或曰鵊袖。綁音傍。吳人謂繩。音剛。絮曰綁襖。今北方行此音。褓袱今訛作一撒。

孫炎反切

孫炎作反切。語本出於俚俗常言。尙數百種。故謂就爲鄦溜。凡人不慧者卽曰不鄦溜。謂圜曰突欒。謂精曰鄦令。謂孔曰窟籠。不可勝舉。而唐盧同詩云。不鄦溜鈍漢。宋林逋詩曰。圜欒空繞百千回。是不曉俚人反語。逋雖變突爲圜。亦其謬也。

俗語反說

河北得水爲河。塞外得水爲海。少而多之也。滇雲稱山曰長坡。貴竹名雨曰清露。多而少之也。

言有區蓋

荀子言之信者。在乎區蓋之間。○區與邱同見漢書儒林傳注。○區藏物處。蓋覆物器也。凡言可信者如物在區蓋中。不流溢也。○易曰。有孚盈缶。亦區蓋之義。莊子卮言曰出。正與區蓋相反也。韓子人主漏言如玉卮無當。卽流溢之謂也。宋儒語錄云。曾子之言盛水不漏。義蓋如此。

底當

韓子玉厄無當。廣韻云。當底當也。徐鉉云。今俗猶有匡當之言。

利市

俗語利市。古亦有之。易說卦傳。爲近利市三倍。左傳成公十六年。爾有利市寶。賄我勿與知。

掉捨

吳楚謂帆上風曰捨。謂借左右使向前也。楊都賦艇子捨風。榜人逸浪。今舟人曰掉捨是也。〇或作艄。又作捨。

拋堶

宋世寒食有拋堶之戲。兒童飛瓦石之戲。若今之打瓦也。梅都官禁烟詩。窈窕踏歌相把袂。輕浮賭勝各飛堶。堶七禾切。或云起於堯民之擊壤。

撫塵

北堂書抄載東方朔與公孫宏書云。同類之遊。不以遠近爲故。士大夫相知。何必以撫塵而遊。垂髮齊年。假伏以日數哉。撫塵、謂童子之戲。若佛書所謂聚沙也。

拍張

南史王敬則脫朝服袒裼。以縴斜紮奮臂拍張。武帝不悅曰。三公豈宜如此。敬則曰。臣以拍張得三公。不

可忘拍張也。拍張蓋手捭捽胡之戲。又何僄拍張賦曰。東方曼倩發憤於侏儒。遂與火頭食子廩賜不殊。戴籍中說拍張者。惟此二處。人亦罕知。

鈲掜音弧規

謝靈運山居賦。銅陵之奧。卓氏充鈲掜之端。金谷之華。石子致音徽之觀。注引揚雄方言。梁益之間。裁木爲器曰鈲。裂帛爲衣曰掜。

磨鎩

南宋孔覬鑄錢議曰。五銖錢周郭。其上下令不可磨取鎩。鎩音裕。五音譜磨鼈漸銷曰鎩。今俗謂磨光曰磨鎩是也。往年中官問於外庭曰。牙碑磨鎩。鎩字何如寫。予舉此答之。

庫露

皮日休詩。襄陽作鬆器。中有庫露眞。○玲瓏空虛。故曰庫露。今諺呼書格曰庫露格是也。

阿堵

晉書云。王衍口不言錢。晨起見錢堆床前。曰阿堵。近世不解此。遂謂錢曰阿堵。可笑。晉人云。阿堵、猶唐人曰若箇。今曰這箇也。故殷浩看佛經曰。理亦應在阿堵中。顧長康傳神曰。精神妙處。正在阿堵中。謝安謂桓溫曰。明公何用壁後置阿堵輩是也。凡觀一代書。須曉一代語。觀一方書。須通一方之言。不爾不得也。

寧馨

聲字。晉人以爲語助辭。王衍傳。何物老嫗。生此寧馨兒。世說劉眞長語桓溫曰。使君如馨地。寧或鬬戰求勝。王道與何次道語。舉手指地曰。正自爾馨。王朗之掌中詣王蠙。持其臂。蠙撥其手曰。冷如鬼手馨。強求捉人臂。劉惔譏殷浩云。田舍兒強學人作爾馨語。合此觀之。其爲語辭了然。唐劉禹錫詩。幾人猛省得寧馨。得晉人語意矣。

乃滴

滴、王篤作盧觌切。水石聲也。世說劉眞長見王丞相。盛暑之月。丞相以麈拂拂牀。因曰。何如乃滴。劉既出。人問王公何如。曰未見他異。惟聞吳語。程大昌演繁露云。今鄉俗狀涼冷之甚曰冷滴。卽眞長之謂吳語也乎。李涪刊誤云。吳民之言如病暗風而嘆。每啟其口。則語淚嗚吶。

殺音度

白樂天半開花詩。西日憑軒照。東風莫殺吹。自註殺去聲。音度。俗語太甚曰殺。容齋隨筆序殺有好處。元人傳奇武風流感殺思。今京師語猶然。大曰殺大。高曰殺高。此假借字。俗書作傻。半水曰傻。傻俏不仁。一曰不點也。今按韻會又作上聲。注輕點皃。

甡

甡、爲邪切。少也。唐詩一名閑物要甡甡。宋人月詩。露出清光甡。子兒鬬畹詞。東風寒似夜來甡。

重遠

孔叢子載孔子高謂平原君曰。重遠公子盛旨。漢書孔光傳。重遠大臣正議。東坡晁錯論。又重遠其意。重、難也。言難遠其意而勉從之也。近世不達此語。以重爲重大之重。失之矣。

跼蹐

吳越春秋太子友諫曰。黃雀盈綠林。徊徘枝陰。跼蹐微進。欲啄螳螂。按字書及說文無跼蹐字。玉篇有跼蹐字。跼、細行。兩足不相過。蹐、急行而輕也。於義亦合。當音局越。

出舉興生

稱貸取息。一曰出舉興生。見隋書。

謾誣

以言相欺曰謾。以言相誣也誣。佛書空谷傳聲曰。赤諱一作謾。白誣。又偈曰。掉弄花唇取次謾。一有誣字

侏張

莊子南榮侏注。一音疇。通鑑吳賊侏張。遂至于此。注侏、張流反。蓋因書疇張爲幻。爾雅作侜張。類篇作侏張。其義乖也。侜張、其義誕也。

搜牢

董卓傳。卓縱軍士淫略。謂之搜牢。今按傳作縱放兵士。突其廬舍。淫略女子。剽虜資物。謂之搜牢。注牢、漉也。二字皆以去聲。今俗猶有此言。

附近

俗語附近。古作傅近。仲長統昌言。宦豎傳。近房臥之內。交錯婦人之間。

窳咤嘈嗻

俗語急疾頃刻曰窳咤。字一作咄嗟。晉書咄嗟而辦。集韻作咋嗻。古樂府作咄嗻。今俗言詞曲作趯趯。○孫權見呂蒙。病中能小食。則喜顧左右。不然。則咄嗻。○光武紀遙望見春陵城。嗻曰。氣佳哉。○王文考魯靈光殿賦。發棨吐秀。菡萏披敷。綠房紫菂。窳咤垂珠。○潘岳芙蓉賦。押腳韻布。窳咤星羅。

子細

北史源思禮傳。爲政當舉大綱。何必太子細也。杜詩野橋分子細。俗語本此。

了爲

魏明帝使公卿負土修凌雲臺。公卿煩顧其面。了爲其衣。子爲本作了爲。了義部媒。男子之私也。音爲羅之爲。字書作嬀。

舞弄

列子鄧析顧其徒曰。爲若舞。彼來者奚若。注云。世或謂相嘲調爲舞弄。

危險

漢書宣元六王傳。我危得之。注云。危、殆也。我殆得爲天子。猶今之言險不得之也。或云險些。

將牢

晉載記。後秦諸將謂姚萇曰。若值魏武王。不令苻登至今陛下將牢太過耳。魏武王乃姚萇將牢、猶俗言把穩。五代史莊宗紀亦有持牢之語。

媒徒

漢書西南夷傳。西南之夷人。自稱曰媒徒。音陽。方言巴濮之人。自呼曰阿陽。陽之言我也。爾雅引魯詩有美一人。陽如之何。言我柰之何也。子兮子兮。如此良人何。亦此意。李太白詩。芙蓉帳底柰君何。

甓䧿

甓䧿。本夷人服名。上音兜。下音達。今人謂性劣者爲甓䧿。

垂字

垂、在臘切。惡也。音與塔同。今俗云臘垂。又曰。垂八速是也。人姓作垂。音歜。不從非而從韭。蓋病其字惡而改之。以韭無謂也。

惺惺枕

俗諺云。惺惺枕頭。鶻突面盆。○此孟子夜氣清明。旦晝梏亡之說也。

㱿（元作㱿）濁蟲

官有憒憒於臨事。士有藐藐於臨文。世皆目之曰㱿濁蟲。此古語也。周禮有壺涿氏。掌除水蟲。涿音濁。是

其證也。宋史呂端傳作糊塗。朱子語錄作鶻突。

僝𠕋

楊子法言注引呂氏春秋。𠕋𠕋。出放光蟲食物也。今人謂小兒不懂事曰僝𠕋。

殗殜

方言。殗殜。病牛臥牛起。

蹉子

京師里語曰。形容短矮曰蹉。文選有蹉跎之語。唐書王伾傳。形容蹉陋。通鑑音義作七禾切。

惡

惡、盧木切。噩惡、行無廉隅也。俗戲體肥者爲惡子。

艗

艗、竹家切。張貌。俗云艗開。

耵聹

耵聹、耳垢也。耵、都挺切。聹、乃挺切。

牢愁

牢愁、聊懮。離騷楊子。字異而義同。

乾艘

艘、舩莽沙不行也。口簡切。按諺云。乾艘若今小硬物挺足挺背曰艘。亦音屆。義亦通。屆內人作。橫于由上。

伊優亞

漢書伊優亞者。詞未定也。見東方朔說趙古則云。物之岐者曰亞。作丫椏。並非。

跳出

魏晉儀注寫章表。別起行頭者謂之跳出。今曰擡頭。左傳疏。

盪風杯

鄭熊番禺記。廣俗壻未見妻之父母。先飲一大杯。曰盪風杯。今亦有盪風冒雪之語。

另日

俗謂異日曰另日。另字音命令之令。然其字說文玉篇無有也。只當作令日。戰國策趙燕拜武靈王朝服之賜曰。敬循衣服。以待令日。令日卽異日也。注謂令爲善。非。

萬歲夜

姚寬戰國策注。博引諸書以證之。用心亦至矣。然猶有遺也。楚策楚王遊雲夢。謂安陵君曰。樂矣今日之游。寡人千秋萬歲後。誰與樂此矣。安陵君泣下數行曰。萬歲夜願以身試黃泉。蓐螻蟻。夜如左傳注。寃岑厚夜之夜。最見人臣不敢斥言之意。今本改夜作後。不見古人立言之妙矣。

簏蔌

唐李郢詩。滿掌燕蓑紫燕斂。斂垂簏蔌抱香懷。一聲歌罷劉郎醉。脫取明金壓繡鞋。簏蔌、下垂之貌。又作麗蔌。李賀春坊正字劍子歌。挼絲團金懸麗蔌。其義一也。薛君采語予云。

無賴

史記。始大人常以臣無賴。賴、利也。無利入于家也。或曰。江湖之間謂小兒多詐而狡猾爲無賴。

縿線

集韻縫衣曰縿。今俗云。穿針縿線是也。杜詩裨縿繡芙蓉。面字借隱。又瓣卽瓣領字。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丹鉛雜錄及其他二種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六月初版

撰者　楊慎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本書校對者莊呂塵）